

語體文範

民國九年七月

吳清望





A541 212 0010 7165B

語 體 文 範

無錫縣知事楊呈江蘇教育廳長胡國文改授語體擬訂辦法並陳具意見謹祈
鑒核施行文 民國九年二月四日

呈爲國文改授語體擬訂辦法並陳具意見謹祈鑒核施行事竊奉鈞廳轉行部令內開自本年秋季起凡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爲語體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等因仰見國家提倡國語教育之意當飭主管掾屬於二月一日邀集省縣兩師範校長暨附屬主事縣教育會正副會長縣視學勸學所長等特開臨時會議商訂辦法惟語體文質言之卽白話文我國之有白話文由來已舊六經中如尙書後世所稱爲佶屈聱牙者大都皆當時用語此即我國最古之白話文惟我國方言自古不一公羊穀梁中已多齊語魯語之分而左傳亦云一言之不行之不遠一所謂文者普通文也而遠卽遠近之遠蓋是時周失其馭書不同文各國習用方言故孔子以爲不如普通文之行遠也後世如宋明理學諸書及元明以來章回小說亦皆語體文爲多而官廳文告時亦有之但用之不廣且其用語亦不盡同就近世說部論之則水滸之語體文不必卽紅樓夢之語體文以其音有南北之不同也同爲北音而紅樓夢之語體文又不卽兒女英雄傳之語體文以其音又有京旂之不同也故今日教授語體文非有他難也而讀音統一爲難且教授語體文係爲言文一致然必國語普及而後可以言文一

致；又必讀音統一；而後可以國語普及。否則讀音不統一，則教授語體文勢必仍各以方音讀之；而各地習用方言，亦時或攙雜其中。無論國語不能普及，且在今日爲言語不統一者，其後更將爲文字不統一。此等流弊，尤不可不防。然國語不普及，即使讀音統一，而教授語體文用國音，日常言語用方音，是仍文自文，言自言，不能收言文一致之效。現在國語尙未普及，而注音字母，是否可以統一，全國讀音以我中國因南北河流之不同，而有三大語系，宋鄭樵通志已詳論之。今日注音字母，恐多遷就北音，於中部尙近，於南部頗遠。雖今日世界，亦尙有語言不盡統一之國，不得已假定首都語爲一國標準語者，如英日之類。我國注音字母，於京音尙近，但我國首都，將來南北統一以後，是否酌量情勢，有遷地爲良之必要，似亦有可以研究之處。惟今日北中兩部，已有數省，正在設法將注音字母推行，循是以往，或亦可以多數通行，則姑以此爲今日教授語體文讀音統一之標準，亦不得已之辦法也。雖然，有可以研究者，有應行準備者，請更爲縷析陳之，所謂研究者，何也？言語與文字，異用而同功，大部頒定國文要旨，「無論何等學校，均語言與文字並重」。近今學校偏重文字，而於語言未嘗措意，誠未能認爲完善。但就文字需要言之，則察今日社會情勢，無論何等階級，均尙不能盡廢普通文字，不用。蓋社會應用文字，有兩要素：一曰簡易，二曰明瞭。語體文所用助詞太多，且皆筆畫甚繁，較

之普通文，往往費時爲多，可以謂之明瞭，而却不能謂之簡易，故尋常日用文字，如廣告之類，須取其人人易曉，自以語體文爲宜，而函牘之類，則仍宜適用普通文，然人世文字酬酢，廣告之類，少而函牘之類，多現在國文改授語體，近續奉大部規定國民學校，無論年級，將來均一律辦理，是否與今日社會情形不甚相容？其第三學年以後，應否酌量社會情形，仍加普通文，以便應用，此其可爲研究者也。所謂準備者，何也？一曰師範學校，宜注意師資也。現在江蘇各省立師範學校，注音字母，已多傳習，是將來學生畢業之後，教授語體文，其讀音已不患其不統一，但國文教授讀法之外，綴法爲重，讀音統一，僅屬讀法，設綴法仍沿普通文，而語體文不先示之準的，則將來恐致漫無把握，此其一也。一曰師範附屬，宜提前實施也。國文改授語體，社會未能釋然，而施行以後，利害得失，亦難懸斷，且從前教授普通文，歷經研究方法，已漸有進步，今既改授語體，其教授法，應否與爲變革，各師範附屬級數較多，研究亦易，似應設法提前實施，或酌量於本年秋季，定各師範附屬，先爲試行，庶幾成效易著，則地方學校，相觀而善，施行亦較易爲力，此其二也。以上數端，應否酌量呈部辦理，伏候採擇施行，茲謹參酌地方情形，擬訂暫行辦法四條，詢謀僉同，並請邑人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教員錢君基博擔任編輯，語體應用辭典及文範以爲研究之資，據該掾屬報告前來，理合繕具清摺，備文呈送，謹祈核鑒。

備查，並乞指令遵行，實爲公便。

附暫行辦法

無錫國民學校教授語體文暫定施行辦法

一語體文前無師承，近奉廳轉部令，定期施行，應於施行以前，設法先行準備，庶不致漫無把握。茲暫定兩種辦法如下：

(甲)編輯語體應用辭典及範文，擬請通人於語體文夙有研究者擔任之。

(乙)講習國語，由勸學所酌定時期，邀請通人於語學夙有研究者，開講習會，暫定下列三種。

(一)國語會話法

(二)注音字母國音拼切法

(三)語體範文

其會員暫定每市鄉三人，以學務委員及現任國民學校正教員爲合格。俟講習完華後，卽分回各本市鄉，邀集國民學校擔任低年級國文教員，另行開會傳習，以注音字母爲主。

一教授語體文，須注意讀音通一。現在國語尙未普及，應一律暫以教育部讀音統一會編纂國音字典爲準，以期統一而免紛歧。

一國民學校教授語體文，擬暫從一年級起，其已授普通文各級，亦應注意話法，使之練習，以期言文並進。

一國民學校教授語體文，至第三學年，擬酌量社會情形，並參加普通文三分之一；至第四學年，得增加普通文三分之二，以便應用。

江蘇教育廳指令 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據呈及辦法均悉，所陳各節，頗多可採，暫行辦法四條，亦屬扼要，仰候據情呈請省長，咨行教育部，核示飭遵，此令。

江蘇教育廳訓令 九年三月十七日

案奉省長公署第四三一六號指令，本廳轉呈該縣教授語體文暫定施行辦法，并各項意見，祈鑒核由內開：呈件均悉，察核所陳各節，頗足供研究之資，仰飭該縣即照所擬辦法試辦，並錄原呈及辦法，分發各縣及省立師範學校參考，俾共研究而策進行，仍候本公署轉咨教育部查核備案，附件存查，此令等因，奉此，除分行外，合行令仰該知事查照辦理，此令。

教育部發無錫縣知事楊國文改授語體原呈交國語統一籌辦會核議辨正

文九年五月十三日

原呈云：後世如宋明理學諸書，及元明以來章回小說，亦皆語體文爲多。而官廳文告，時亦有之。但用之不廣。

辨正：章回小說以及語體文之文告，卽識字不多之人，亦能通曉。若論效用之廣狹，正恐能解普通文之人，其數決不如解語體文者之多。然則所謂用之不廣者，非其本身之不能廣用，乃狃於舊習者之不可用耳。

原呈云：水滸之語體文，不必卽紅樓夢之語體文；以其音有南北之不同也。同爲北音，而紅樓夢之語體文，不必卽兒女英雄傳之語體文；以其音又有京旂之不同也。

辨正：水滸傳、紅樓夢，雖未確定作者姓名，然一出元人，一出清人，則大致已爲世所公認。其間年代相隔，至少三百年，時代既不同，語言自不能相同。且原呈所舉三種小說，多載方言土語，當然不能用爲國語標準。今當採用之語體文，自以現代能通行於各都會之語爲準。若紅樓夢，若兒女英雄傳，雖其中或亦有可采之處，而其方言土語，則必當淘汰。

原呈云：教授語體文，係爲言文一致；然必國語普及而後可以言文一致；又必讀音統一而

後可以國語普及。

辨正。國民學校改授語體文，此即國語普及方法之一。所謂語體文，即國語也。今乃云國語普及而後可以言文一致；又必讀音統一而後可以國語普及。是於國語之一名詞，尙未了解。自無怪有此倒果爲因，執偏駭全之誤矣。夫所謂國語者，乃包含語音、語法、詞類（又稱詞頭）三者而言。今改授語體文，宜注意於語法之組織，及當採用之詞類。此今日教育家及教員等所當研究者。至於讀音統一，則屬於語音一部分之事。但俟本部將國音字典校定頒布，教員等祇須能讀三十九注音符母及其拚合法，將來教授讀音，一一按照國音字典所定之音，可矣。若僅僅讀音統一而不知語法之組織，詞類之異同，則其效果亦僅讀音統一，而非國語統一也。

茲舉教科書中常見之語爲例，如

日千× 日一廿下

日出 階下

日一千×二 云一弓千××弓

鷄初鳴 天初晚

此等語句，可謂至粗極淺之普通文，且可謂最簡單最易解者矣。然如今僅照國音讀之，則所得之效果，僅爲讀音統一，如階字不至讀爲「一」了。晚字不讀爲「方」，下字不讀爲「山」，「匹」如此而已。其與口語之不同如故，仍須用各地之士語講解，而後其意始明，不得謂之國語統一也。今若將以上各語改爲口語，則當如下：太陽出來了。台階的下面（或下邊）鷄纔叫（或啼）天剛黑。如此則所有詞頭之構造，及語法之組織，均與普通文不同。此種口語，各地之人能解，毋須再用各土語詳講，但令將字音畫一讀法（即統一讀音）則紙上所書，即口中所說，而各地之人，皆通國語矣。由此可知讀音統一，語法組織統一，詞頭構造統一，並無先後可分，必三者具備，始能謂之爲國語。否則僅有國音而已，乃國語之一部，非其全體也。

原呈云：讀音不統一，則教授語體文，勢必仍各以方音讀之，而各地習用方言，亦或攙雜其中；無論國語不能普及，且在今日爲言語不統一者，其後更將爲文字不統一，此等流弊，尤不可不防。

辨正。語體文而仍讀以方音，固尙與統一國語之旨相背。然國音字典頒布以後，此事自可漸改。至各地習用之方言，其不能通行於各處者，當然不能攙入，始得謂之國語。且當知今之改用語體文，正爲普及國語之方法。但使實力推行，盡心研究，決無不能普及之理。東西各國

已有先例；安得謂國語不能普及乎？且既作國體之語體文，自當力避方言，亦安有文字不統一之弊乎？如謂厲行國語教育之後，仍不免有人於作文時攙入方言，令人不解，則試問今日不通文理之人，其所作文字，亂雜無章，不能達意者，不知凡幾；於文字統一上，有何等妨碍乎？語體文而雜以方言，乃不善作語體文者之所爲。然其弊不過不能通行於他處，而本地之人，自尙能解。今文理不通之文字，則並本地而不解。彼此相較，則其弊固在今日之所謂普通文，而不在語體文也。

原呈云：國語不普及；即使讀音統一，而教授語體文用國音；日常言語用方音；是仍文是文，言是言；不能收言文一致之效。

辨正。原呈之所謂國語者，意義殊不明瞭；上節已言之。至所慮國音方音分歧，尙不爲無見。然僅就音一方面立說，終屬含糊。即如所論教授語體文用國音，日常言語用方音，已較今日不知有國音者勝矣。何況廢絕方音，本來萬無此事。日本勵行國語教育數十年矣；今各地方音尙存，其於台灣朝鮮施行國語教育，一則二十餘年，一亦十年以上；今台灣人二十歲以上者，多能操日語，然固有之漳泉語，未嘗忘也。朝鮮人之能操日語者，於朝鮮語亦自若。即在英德法諸國，其全國之語音，亦未全歸一律。此於國語統一，言文一致，均無妨碍，何也？以各地之

人，既皆受國語教育，則於其上語之外，必能操國語；既操國語，則當然不能雜以上語；此之謂統一。而所操之國語，宣之於口者，即可筆之於書；文即是言，言即是文，此所謂一致。

原呈云：注音字母，是否可以統一全國讀音？以我中國，因南北河流之不同，而有三大語系；宋鄭樵通志已詳論之。今日注音字母，恐多遷就北音；於中部尙近；於南部頗遠；雖今日世界尙有語言不盡統一之國，不得已假定首都語爲一國標準語者，如英日之類。我國注音字母於京音尙近。

辨正：注音字母，係由本部於民國二年，召集全國深通韻學之士，與夫研究音標文字者，通習中西文，兼明發音學者，以及各省代表，開讀音統一會於京師，討論三閱月，公同議定。中部、南部，如長江一帶及閩廣，亦各有代表，且頗多績學之士。然而當時固確知此三十字母，爲多數地方能用之音，並無所謂遷就。且當時命名曰國音之意，正爲其不偏於一地方，而對於各地之土音，固有另制閩音之議，以爲學習國音之階梯。至所引通志三大語系之說，亦足見其於國語學有所研究。然此類論述，正不徒鄭樵通志；除古今音韻反切之書，不勝縷舉。不論外，即論語系，亦已不一。近餘杭章氏分爲九種；桐鄉勞氏約爲四系；此事於學理上至可研究。今姑不贅述，注音字母，於京音尙近云云，亦似是而非之論，無論此三十九字母，由讀音統一會

公決；並未偏於一方。即就京音而論，日古ム三母之齊齒呼，京音無之；方母之字，京音與又母相混；兀母則幾乎無用；安得謂偏於京音乎？

原呈云：文字有兩要素：一曰簡易，二曰明瞭。語體文所用助詞太多，且皆筆畫甚繁；較之普通文，往往費時爲多；可以謂之明瞭，而不能謂之簡易。故曰：尋常日用文字，如廣告之類，須取其人之易曉，自以語體文爲宜，而函牘之類，則仍宜適用普通文；然人世文字酬酢，廣告之類少，而函牘之類多。現在國文改授語體，近續奉大部規定國民學校無論何年級，將來均一律辦理。是否與今日社會情形不甚相容？

辨正。簡易明瞭二種要素，欲其兼備，殊非易言。然與其簡易而不明瞭，毋甯明瞭而不簡易；此則無論何種文字，皆當以此爲原則。否則文字之作用，不能完全矣。且簡易二字常有分別。就書寫方面言之，簡則誠易矣；而從學習方面言，簡則反難。如今之普通文，固較語體文爲簡。然兒童學之，甚覺不易。其不易之處，雖非一端；而簡亦其一。蓋不知其當減省者爲何字，當留存者爲何字也。且簡則不易明瞭。凡意思之稍複雜者，欲以極明瞭之言語表之，則必不能簡。其簡而又明者，必其所表之事物，爲至簡單者也。故上古之世，結繩已足，書契初興，文祇象形而已。後世事物日繁，則字以孳乳而益多。逮夫今日寰球大通，事物益繁，交通便利，工商業勃

範

文

體

語

語

興，學術思想皆漸改變；於是語體文之需要，乃相因而至；此社會對於語體文之趨勢，固已日加接近。觀於新出版之書籍報章，用語體文者日多；可以斷定其為與社會情形不特相容；且需之甚急。若謂廣告之類，須取其人易曉，自以語體為宜；而函牘之類，則仍宜適用普通文；則是少數所用廣告等，必使人易曉；而多數所用函牘等，不必使人易曉也。似太無理由矣。

體

茲再就學習語體文者之心理言之；則因語體文組織之次序，及字數之多少，均與口語相近，或完全相同；較之學習普通文，其所費思考記憶等心力，皆為減少。且宣之於口者，即可筆之於書。所誦習之文，即所說之語。口耳手足，聯絡一致；較普通文之需輾轉講解，有類翻譯外國文字者；其難易何啻倍徙。

文

原呈云：日本全國小學教科書第一二年，均用國語。四年以後，酌加文言。我國今日可否略師其意？至國民學校三年級以後，仍酌加普通文，以便社會應用。

辨正。我國學制，雖仿日本；然情形實不相同。日本義務教育，年限已改六年；而我國僅四年；

且向未實行強迫之制；此其不同之至顯者。日本口語體與文言體，所差頗少；而近來社會上

口語體之應用，日以增廣。其學校用文，則不特小學，即中學以上，亦口語體占大多數；此亦不

同之一要點。今本部採用全國教育會聯合會議案；國民學校全用語體文，實與我國今日社

範

同之一要點。今本部採用全國教育會聯合會議案；國民學校全用語體文，實與我國今日社

語

體

文

範

會需要情形相符。使四年之國民學校學生，專習語體文；庶幾畢業以後，能爲足以達意之語言。一致文字，能讀國語報章。若於三年以後，改習普通文，則減少一年之國語教育，於語言上既受損失，於文字外之知識，所得亦減。而此一年內所習之普通文，於實用上所益幾何，不待細究而知其得不償失矣。

範 文 體 語



序

子泉先生近輯語體文範郵示，且索序言。先生之文，爲我所心悅誠服。序何敢當。書中評論，悉用古文文法；是教人不可就白話學白話。用意至善，尤無待贅言。茲就一孔之見，於本書之外，有所敷陳，不知有當於先生之意否也？

人言白話之便利有二：其一無義不遠；其二盡人可解。爲此說者，常藉口紅樓夢；其實未之思也。紅樓寫情於難達處，皆用文言。又紅樓爲小說，叙家庭瑣事，故婦豎皆知。若盡去其詩詞燈虎，雅言雋語，而代以白話，何止有不能達情之處。用紅樓之文，說深邃之哲理，必不能婦豎皆知。宋儒語錄爲白話，新舊約亦白話。今婦女人耶教者，無慮數十百萬，省識耶經精義者，寂焉無聞。講理學者，更曠代未覩。無他，家庭纖屑，事實易知，宗教哲學，理論難明，與白話無涉也。抑文字有美惡，無深淺，真美者，有魔力，與人相迎，真惡者，有魔力，與人相拒。今以史記宋書明之。宋書文字，尤沓無倫，雖在正史之列，畢竟若有若無，讀之不終一卷，令人思臥，不因其文深而思臥也。讀史記廉藺貨殖遊俠諸傳，令人神往，不因其文深而神往也。文字不適於實用者，無過於駢體。胡天游號稱駢文大家，而石笥山房文集，雖包慎伯不能盡解。及讀陸宣公奏議，轉覺非駢文無此委至詳盡，此雖駢儷四六文體不同，亦美惡之辨也。今使太史公陸宣公譯

書，將見古文四六，無乎不可。使沈約胡天游爲之，即爲白話，能求喻於人邪？今求教育普及，欲盡去舊時習用之文，而代以白話，果何所見而云然也？

今畢業於小學者，不能直接入中學。問所以，則英文須補習也。小學校之國文，改用語體教科書矣。他日畢業，將補習國文；然後入中學乎？抑中學亦盡用語體教科書也？各中學亦用語體教科書；則三十年後，今日以前之書籍，當比諸西洋希臘丁文字；然中學之英文，固用彼邦文集爲教本。是三十年後之中國人，能讀西書，不能讀中國書也。藉曰其然，可謂周餘黎民，靡有子遺矣。

天行推宕，自有一定程序；往往事後恍然事前，非人類智力所能逆料。樹性不敏，不敢作老生常談，侈口談保存國粹。然今之提倡白話者，是否理想無誤，實一疑問。願與當代聞人一商權之也。陽湖惲樹旺

語體文範例言

語 體 文 範

我認語體文也是文章的一種；所以輯這部書，和現在一般熱心做語體文的人商量商量。第一要使得現在一般歡喜做語體文的人曉得做語體文也得要有識見，有條理，纔動人看；不是提起筆來，胡亂寫幾句，就可算數。所以要選幾篇很有識見，有條理的語體文來做範式。第二要使得現在一般提倡語體文的人曉得語體文也有缺點，和不便推行的所在，須得要改良；不是純靠着空言提倡，可以推行得。所以每選一篇文章，必得要發表我的愚見，下一番批評工夫。這是我輯這部書的意思：不過這部書開宗明義第一個標題「語體文範例言」六個字，便不是語體；這是我心裏覺得語體文最不便的地方，爲什麼緣故呢？因爲無論什麼文，言改做語體，總得添上許多字，纔興多費了紙和墨，不算寫時，還得賠上許多時候。儻使用經濟學「最小勞費最大效果」的原則來說，真正是不上算。就像這語體文範例言標題的六個字，如果道道地地用語體文來做，便要說「白話體裁的文章的範式體例說明」，頓時加上許多字；不但念在嘴裏，嚼嚙麻煩；而且意義不大顯明；倒不如「語體文範例言」這句文言，來得直截了當。要是碰着一個不通文識字的人呢？就使改做白話，不過從他眼睛裏看去，添上花花綠綠幾個字，到底莫名其妙。儻使是個通文識字的人呢？就用「語體文範例言」這

句。文。言。也。還。容。易。明。白。所。以。不。設。法。推。行。義。務。教。育；但。想。靠。着。文。言。改。做。語。體，便。說「教。育。容。易。普。及；」這。句。話。是。沒。把。柄。的。然。而。世。間。也。有。一。等。老。師。宿。儒，說「白。話。文。行。了，文。章。從。此。掃。地；」這。句。話。也。是。拘。墟。之。見。讀。者。諸。君，須。曉。得。文。章。好。醜，在。意。境。上。分。別，不。在。形。式。意。境。好。就。是。語。體。文，也。儘。有。爽。心。豁。目。動。人。看。的。地。方。意。境。不。好；越。是。文。言，越。覺。得。烏。陣。漲。氣。討。人。厭。這。是。可。斷。言。的。況。且。語。體。文。與。文。言。不。一。樣。的。地。方，不。過。是。句。式；如。果。講。到。作。文。的。層。次，不。能。不。分。個。先。後；詞。氣。不。能。不。有。個。抑。揚。頓。挫；這。是。根。於。語。言。姿。態。自。然。的。需。要；語。體。文。與。文。言。一。樣。的。所。以。我。認。語。體。文。也。是。文。章。的。一。種。既。然。不。是。老。師。宿。儒。深。閉。固。拒。的。態。度，也。就。不。像。現。在。一。般。自。命。新。文。學。家。的。空。想。武。斷。讀。者。諸。君，要。澈。底。明。白。我。的。意。思，請。看。我。這。部。書。的。批。評。意。見。罷。我。批。評。語。體。文，確。是。帶。着。非。難。的。色。彩。然。而。我。的。非。難。却。不。就。是。現。在。一。派。古。文。家。林。琴。南。姚。叔。節。許。多。人。的。非。難。爲。什。麼。緣。故。呢？因。爲。林。琴。南。姚。叔。節。諸。人。的。非。難，是。根。據。他。桐。城。派。古。文。家。的。義。法；而。今。我。非。難。語。體。文，却。是。根。據。着。我。日。常。做。語。體。文。的。經。驗；這。一。點；請。讀。者。諸。君。注。意。

我因爲輯這部書，我就想到湘鄉曾國藩輯經史百家雜鈔，拿古今文章來分做三大門：第一門叫做「著作門」，第二門叫做「告語門」，第三門叫做「記載門」；這個分類法，似乎包括無

遺。所以我輯這部書，只得照曾氏的樣，分做「著作」「告語」「記載」三門，每門再分類：第一門「著作」分做「議論」「序跋」兩類，第二門「告語」分做「告示」「演說」「寫信」三類，第三門「記載」分做「記事」「寫景」兩類。這是我輯這部書的門類。

我以為語體文的句子很長，必得有格外清晰的句讀符號；讀去，方覺眉目爽朗。現在一般新文學家，提倡語體文，併且也提倡中西合璧，更完備的句讀符號。這是相因而至的。所以我輯這部語體文範，句讀符號，也就不嫌繁瑣。(1) 表一句的收束。(2) 表一頓或一讀(3)；表含有幾個小讀的長讀。(4)；表冒下文或總結上文。(5)？表疑問。(6)！表驚歎。這六種是表句讀的符號。(7)「」表引書的起結；有時也表特別提出的名詞或句語。(8)……表引書刪節的處所。這兩種是表引書的符號。(9)字右旁的直線——表一切人名或地名等。(10)字右旁的曲線——表書名及篇名。這兩種是表專名的符號。(11)字右旁的連套圈。表一篇文章中間，特別注意的所在。(12)字左旁的連圓。表一篇精彩的所在。(13)字左的旁連點……表一篇頓挫轉折的所在。這三種是表文法的符號。

中華民國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無錫錢基博序於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

範 文 體 語

例
言



四

語體文範目錄

著述門

議論類

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鈎通劉叔雅

怎麼樣去教授國文周激潘淵

序跋類

中國哲學史大綱導言胡適

題龐生文後錢基博

告語門

公布類

勸辦義務教育白話布告錢基博

調查戶口白話布告錢基博

演說類

何謂科學家任鴻雋

國文之將來蔡元培

寫信類

覆呂澂信陳獨秀

致宗白華信張孝若

記載門

記事類

買寶玉聽曲悟禪記曹雪芹

季遐年王太蓋寬荆元四人合傳吳敬梓

寫景類

大觀園記曹雪芹

紅池別墅記吳敬梓

語

體

文

範

語體文範卷上

無錫錢基博纂

箸述門

議論類

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溝通？

劉叔雅

從前我們中國人，看見西洋人駕了輪船，開起大砲打來，我們共鼓貨狄，剝木爲的舟，偃作的弓，浮游作的矢，是萬萬敵他不過。又看見銅壺不如鐘表，火柴勝似鑽燧，於是不能不承認西洋人有「術」。然而這「術」字裏面還含得有「邪術」「魔術」的意味。折筆後來漸漸曉得輪船鐘表的機括也不過是銅鐵打造，彈藥火柴的原料也不過是硫磺硝磷等物製成，就不能不承認西洋人有「藝術」，不能不承認他的「藝術」比我們高強了。這第一段出術字分作兩層：第一層藝術；第二層藝術。但是却還不曉得西洋人也有「學」，更不曉得他們的「學」比我們的精深從字反跌落學字筆勢不平。

後來漸漸也有人曉得輪船大砲鐘表火柴都不是一個巧工能憑空創造出來的；都是數學物理學化學的產物。於是也就漸漸有人肯去研究那「聲光化電之學」。雖是爲了種種

原因，沒有人真能深造，却也略略嘗着了近世自然科學的滋味。這時候的人士，都以爲西洋人的學，祇有「聲光化電之學」；至於那「修齊治平之道」「身心性命之學」，究非西洋人所能有的。若是有人向他們說：「西洋人除了這些自然科學，還有那極精深的文化科學」，恐怕未必有人肯信哩。頓挫所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這句話，在幾十年前差不多是個不可動搖的原則。當時的所謂「學士大夫」，一面要讀那些什麼洋務彙編西學大全之類，一面還要讀十三經註疏性理大全，用後者去做「體」，用前者去做「用」。若是二者都能熟讀，就是一位體用兼全的鴻儒了。如論語氣，「所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差不多是個不可動搖的原則，「這句話已足夠了」，「當時的所謂」學士大夫……就是一位體用兼全的鴻儒了。這句話似嫌多說，然刪却便減興趣不少。須知語體文有簡興趣，猶之文言有簡詞彩；舍却無以動閱者的目。近二十年來，一般人也漸漸曉得有哲學，有法學，有政治學，有倫理學，甚至於也有考據，也有詞章；此外還有那新生的進步很快功用極大的社會學，並且也曉得我們中國古已有的那些學問；在今日這樣時勢，要專靠他去「修齊治平」，有些靠不住了。所以也狠有一班人去研究西洋的文化科學，也狠有人能研究到精深的地步；思想界也受了極大的影響，引起了極大的變化。社會上政治上也竟然有些變動了。這第二段洗發學字分兩層：第一層自然科學，第二層文化科學。要論自來文明的傳播精神的方面，本比物質的方面遲緩些難些。欲換現在文化科學，既已輸送進來，消化營養，雖然都還是未知之數，總算在張開

口吃了。這本是狠可樂觀的現象。欲抑先揚，頓挫有致。

然而近來却有一個現象，就是常有人要做那「中西學術鉤通」的工夫；開動口，提起筆，總是說西洋學問什麼原理原則，是中國古時已經有的；那位聖賢，那位學者早經說過的；西洋的那一科學問，中國古時已經狠發達的；西洋學者的那一句話，就是中國古書上的那一句話；說到歸結總是中國的古的好，西洋的新的沒甚希罕。這第三段說「怎樣中西學術之鉤通」，就是常常有人要做那「中西學術鉤通」的工夫。這句話明點「中西學術鉤通」六字，開動口……西洋的新的沒甚希罕」這幾句話皆描寫「怎樣」兩字，不用明點。要說這種鉤通之心理的起源，實在是對於本國固有的舊學迷信過深，想利用自己淺嘗來的西洋科學上的一些知識，來反證中國學問的精微奇妙，由這強烈過度的感情，就生出那「對於中學價值之誤算」；這還是那狠有誠意的溝通，至於那無誠意的溝通，老實說一句，就是有心要羅列許多書名，人名，學名，來自炫其「學貫中西」罷了。那無誠意的且不去說他。筆撇就是這種有誠意的溝通，其結果於治中學的，治西學的，都有惡影響於他本身的學業，不消說也有不利了。「要說這種鉤通之心，也有不利了」這幾句話原情立論，抑揚盡致。

我在上一段輕輕的說了一句「對於中學價值之誤算」，語意恐怕不大明瞭，這句是本篇的主旨，不能不說得詳細些，特表而出之，令閱者說明白了，自然也就推出個結論了。這第四段承上

提出「對於中學價值之誤算」這句話來作下數段的提頭；是全篇機杼，綫索在手。

世界上的「文明系」細說起來，爲數不少；然而主要的却祇有三個：就是歐洲的希臘系；亞洲的中國系；印度系。這句話提綱挈領，希臘是西洋的源泉，西洋人的思想，大都是以希臘思想爲基礎的。從一面看來，現代哲學上許多大問題，都是希臘人提出的，並且當日都研究過一番，下過解決的現代，又重新加以現代式的研究，下個現代式的解決罷了。欲說其異，先說其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來，希臘的學術，却自是希臘的學術；近代的學術，却自是近代的學術，各有獨立的精神，特殊的色彩。現代西洋人的思想，源於希臘；然而現代西洋人的學術，尙且不就是希臘時之相去數千餘年的呢。這兩句話正是爲中國式的學士大夫做中西學術夠通工夫的做一反影，並非閒話。印度民族還住在中央亞細亞的時候，已經頗有文化了。後來漸漸南下，一支到了波斯，一支到了印度。波斯這一支的文明，直接與了基督教許多影響；間接使歐洲中古和近世初期的文化生了許多的變化。印度這一支，因爲地土的關係，文化思想發達的極高極快，成了婆羅門教和佛教；使中國日本的思想文化起了重大的變更。中國系的文明，中國人大致曉得，無待我細說的了。撇不過有幾句話，我却要鄭重聲明；就是中國這民族，縱然是如何優秀，究竟也是一般的人類，其文明的發達，也要和其他民族循同一的程序，守同一的法則，備同樣的條件。換言之，就是也要循序漸進，也有盤旋曲

折；也要文化到了某點，社會狀態到了某樣，纔得有某種學說發生。譬如幾個學生，內中這一個，無論他是怎樣的「天縱之聖」，他的學問也要循序漸進。縱是比別人進步得快些，也決不能未學算術就能懂微分積分，未學過無機化學就能曉得生物化學。天體化學罕譬而喻，語帶諧謔。這是個普遍的定理：中國的「古人」也不得而獨外的。這正是申說中國古代的學術，決不會同西洋中學價值之誤算者腦後一針。綜觀各系文明的發達，時間上雖難免有些參差，那路徑却都是一致的。地理

上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的條件齊備了；那自從原人時代積累來的文化，必然要大起發酵作用，發起一種光輝燦爛的文明。那希臘的文明，印度的古文明，中國晚周的文明，就是在這種條件法則之下產生出來的。後來不久因為民族精神上的惰性，加之條件的欠缺，就一定要衰歇了；久後新得了有利的條件，民族精神復原，就一定又要重興，比從先更有光彩；要是沒有再備具條件的機會，也就會一蹶不振；像那埃及巴比倫就是證例。

要以公平的眼光，觀察這大、三、文明系，可以發見這三系的古代文明有許多處是一致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太古的民族，都是狠新鮮、狠活潑的；其頭腦裏前人的傳說印得不多；縱然有些，也沒得多大的威權；思想狠能自由；而生活狀態相差得又不遠；所以各民族之看自然，看人生，眼光都大略相同。縱然因為地理上的關係，某民族對於某種現象特別注意，下

特殊的解釋；然而這也祇是程度上的差異，並非根本上的不同。所以兩個古文明有些一致的地方，這也是件當然的事，毫無什麼奇怪。別人家同我一致，我同別人家一致，也並沒有什麼可誇耀的地方。說得雪淡故妙我的朋友胡適之著了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這部書我尤喜歡的。

就是他這書的第一篇裏的幾句話。他道：「我所用的比較參證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學。但是我雖用西洋哲學作參考資料，並不以為中國古代也有某學說，便可以自誇自喜做歷史的人，千萬不可存一毫主觀的成見；須知東西的學術思想的互相印證，互相發明，至多不過可以見得類人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異的境地時勢，便會產出大同小異的思想學派；東家所有，西家所無，只因爲時勢境地不同；西家未必不如東家，東家也不配誇炫於西家；何況東西所同有，誰也不配誇張自豪。」這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識見；我看他有這樣的學問識見，就勸他再用幾年的心力，做一部需要最切的西洋學者都還想不到做不出的「比較哲學史」；把世界各系的古文明，做個大大的比較研究。我以為除了這種比較研究之外，再沒有什麼中西學術的鈎通了。在作者意思；除了把世界各系的古文明，做個大大的比較研究以外；再沒有什麼中西學術的鈎通了。然而中國的所謂「學士大夫」，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鈎通？却是把中國古代的學術，看做與西洋現代的一樣；這便是「對於中學價值之誤算」了。自此以下，便評定中學價值，令讀者有一個明瞭的觀念。

把中國固有的思想學派，和其他的文明系做一個比較說一句公平的話，縱不敢自誇是

比人高些；却不能說一定就比人低些。歷史上的價值是狠重的；然而其價值却也祇限於歷史上的。因為中國的思想學派，自從嵌入鐵鑄的模子以來，雖然不能說是絕無變遷，絕未進化；畢竟未曾有過根本的改革，產生過新文明來。中國近代的學派思想，和古代的學派思想，雖然不一樣；然而畢竟是經過幾番變遷的舊思想舊學術，決不能算脫過胎換過骨的新思想新學術。我固然不敢妄自菲薄，說他毫無價值；却也不敢過分恭維，說他在歷史上的價值以外，還有和近世學術同等的價值。中學價值如是如是；這段文字可謂抑揚盡致。這第七段評定中學的價值。

現在那許多「鉤通家」，要是把中國古代的思想學術，祇和西洋古代的思想學術鉤通，研求當中的一致點，互相發明參證；這本是一件極好的事，我們那敢反對；祇有歡迎。中西學術之是；在作者所說的「當中的一致點」，便是宋儒所謂「此心同，此理同，推諸東海而準，推諸西海而準」的意思了。此可以証見人類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無奈他們大多數都是誤

算了中國學術的眞價值，始終把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看得和西洋近代的學術思想，是個對峙的，匹敵的；硬要把兩個不相干的東西，一起拉攏；既忘却本國學術的價值，把別國學術的價值，又沒有看清楚；所以費了老大的氣力，其結果還是一場毫無意義的徒勞；或竟是許多令人發笑的喜劇。這句話交代過「中學價值的誤算」，便說「把別國學術的價值又沒有看清楚」，另生發一層意思。須曉得西洋近代的學術，不但和中國古代的學術不同，就和西洋古代的學術也不是一樣。這句話一方面承明「把別國學術的價值又沒有看清楚」，一方面回映第

五段「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來，希臘的學術……特殊色彩」數句話；真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妙。要細論西洋近代科學的方法性質價值，就成了一科學之哲學」一個專科，非專門名家著一部大書說不清楚的。單是粗粗的說來，先要把所經驗的對象，各從其類，聚在一個「類概念」之下；這第一步的工夫就叫做分類。再把各類所有的特徵分析開來，作以其類概念為主部命題的賓部說出來。這第二步的工夫就叫做記述；做到第二步工夫，纔算略具科學的雛形。這種記述的科學的價值還沒多大；要再進一步，求得其中的原理，能加合理的說明，纔算得真正說明的科學。還更要能「利用厚生」其價值纔算高貴。不論自然科學精神科學都是如此的。近世「學」這個名詞的定義，雖然是各家各派都有不同；然而至少總要是一「有系統有組織的智識」纔能當得起的。從這種嚴密的意味說來，中國學術在今日科學界的位置和價值，也就可以略略見得了。這第八段說明西

值，正所以證明「現在那許多鈞通家對於中學價值之誤算；何以故呢？因為現在那許多鈞通家，不誤算西學的價，決不會把中學價值誤算的。惟其把西學的價值誤算作低價，纔把中學誤算作高價。這與第七段為全篇最精警吃緊的處所，讀者不可不注意的。」

中國古來許多學者，那種敏銳的思路，透澈的觀察力，綿密的組織力，本來不在西洋學者之下。近世科學上的許多大問題，真難為他早經見到，早經提出；欲抑先揚，頓挫之筆。然而見到提出，不就算能研究，能解決；零零碎碎的知識，比不得有統系組織的學問。提例如希臘的辨者才濃，

說「極小的距離都是無限的，那終點是達不到的。那絕塵超影的 Achilles 和一個烏龜，無論距離怎樣近；Achilles 都追不上他；因為要追上他，先要走過這距離的一半，再要走一半之一半，以至無窮，還是追不上。」中國的辨者惠施說：「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司馬彪解得最當，說：「若其可析，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存。」這一中一西的兩位大辨者的話，都是一個理，然而惠施的話永遠顛撲不破，才濃却犯了一個大錯，不該把 Achilles 純一不可分的運動，當做個可以分割的直線，被柏格森駁倒了。照這樣看來，惠施似乎比才濃高明些，其實也不然。惠施說：「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和才濃犯的是一個毛病。無論那國的辨者論師，都是羅輯，或是因明的先驅，都有相當的功績相當的價值。要是以為中國出了辨者，就是莫大的光榮，硬說他比別國的辨者高些，甚至於說他比亞里斯多德，比陳那，比密爾多還高些，那就是大錯了。近世羅輯說到最高處，有認識論的羅輯。中國古代，墨子的經下，已經講到了「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的話。荀子的正名篇，也提到了「緣天官」的話頭。這自然是墨子荀子高處。欲抑先揚
頓挫之筆然而却不能說西洋羅輯，印度因明，都是拾我們先秦諸子的唾餘，或是說荀子墨子的學問，和西洋近世學者的學問，有同等的價值。這便大謬不然了。因為他們二位不過是提及這句話，見到這一層，並未能

有精密的研究，下正確的解決。這第九段舉羅輯一例，於中西學術一樣的中間，求出不一樣之處所；正所以證明中國古學的價值，不同西洋近代的一樣。

又例如莊子一書，說生物進化的地方頗有幾處，寓言篇道：「萬物皆種也，以不同情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這「種」字，據我看來，恐怕不是種類的種，好像是種子的種。至樂篇說「種有幾」，可見不是說種類。天均好像是現在生物學上所謂自然界之均平。）至樂篇說得更詳細些，說「種有幾，得水則爲繼，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鳥，陵鳥得鬱棲則爲鳥足，鳥足之根爲蟻蟻，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窻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鵠掇，鵠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頤生乎九猷，督生芮乎腐蠶，羊奚比乎不筍，子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這一段明明說最高等生物中的人類是從下等的原生動物進化出來的。鼃和鼃蟻之衣，陵鳥，究竟是什麼？我們現在實在指不出他的學名來。但就文意推測，可以說是原生植物。中的原藻，原菌，鳥足既有根，當然是「後生植物」了。由鳥足進化成蟲，成鳥，更進化成「哺乳類」的馬，「狹鼻門」的人。莊子當日要不是經了許多細心的觀察，絕說不出這一段話來。我們當然要承認莊子是曾經見到了生物進化的現象。二千多年前的，人，就能到見這一層，說出這番話，本也是難能可貴的。

欲抑先揚，頓挫之筆。

但是現在「鈎通派」的學者，看見莊子這些話，就同拾着了寶貝一般，要把他拾來和西洋的達爾文赫凱爾對壘。這就未免有些差了。在莊子的二三百年之前，希臘的哲學家亞拿克西曼德爾，也就說「自化」說「無動而不變」說「無時而不移」說「第一個生物是生在水裏」說「人是由魚類進化出來的」。其詳細的學說，我雖不通希臘文，沒有能讀他的著作，曉得不清楚；單就希臘哲學史上看來，有些處似乎比莊子上說得還更微妙些。西洋二千多年前就有了這樣的大學者！豈不光彩麼！何以不但希臘人未聞把他拾出來，和英國達爾文德國赫凱爾對抗別國的學者對於希臘哲學狠下工夫研究極其看得重；也沒有人說亞氏就算進化論的發明家呢？因為要說進化論不僅是見到生物進化的現象就能了事；一定要推求出原理來，建立成系統來，提得出確實的證據，下得了不移的結論，纔能算的。近世的進化論者，都是仗著理化科學的助力（像那物理學產物顯微鏡化學產物染色法等類）應用最新的研究法（像比較研究法之類）根據解剖學，組織學，形態學，生理學，心理學，地質學，古生物學等確切不移的自然科學，從最下等的摩內拉，到最高等的人類，從身體以至精神；從個體發生以至系統發生；尋出來一個一貫的系統；然後纔敢倡進化論。他這進化論也纔有價值。若是僅僅看得出生物進化的現象，在古時固狠可貴，在今日算得什麼呢？所以我們祇能把莊

子在哲學史上的地位，看得和亞拿克西曼德爾一般高，因他們兩位的話，曉得生物進化，這個現象，是自古就有人注目的罷了。要是想把莊子的話來和近世進化論鉤通，這豈不是一場喜劇嗎？這第十段又舉進化論一例；於中西學術一樣的中間，求出不一樣的處所；證明中國古學的價值，不同西洋近代的一樣。與第九段一樣用意。

僅僅說一句話，縱然說得十分對勁，也祇能說這句話不錯，不能說有學術上的價值。我去年夏天遊京西的香山，在路旁一株大樹下歇涼，聽見兩個驢夫在談輪迴，說「什麼樣的人死後就投胎做驢」，傍邊有個賣甜瓜的人說道：「那有這些話，世間萬物都是自然而生。」我笑向同遊的朋友說道：「好一位生物哲學家！不料我在這裏遇見一位主張「自然發生說」Autogeny Hypothesis的！」我這句話不過是一時的戲言，賣甜瓜的人所說的「自然」也未必就是Autogeny的意義，他這一句話如何能合赫凱爾的學說？不料「鉤通家」却正色莊語的道：「這種的戲言，祇要看見中國古書上有人說過科學上那個現象，提出過科學上那個問題，就想把這部古書來和近世的那科學問鉤通，全不曉得看見現象提出問題，是一件事，解決問題建立系統，又是一件事，現象是聰明人都看得見的，問題是有點思想的，人就能提出的，所難的就是下正確的解決組織成系統。」這第十一段是第九段第十段的結穴。這一件難的事……所難的是下正確的解決組成系統「兩句話，又是這第十一段的結穴語。而這全不曉得看見現象提出問題是一件事……比不得有統系

組織的學問」這句語作一結六，所以第九段第十段第十一段三段只是一大段而；第九段開首的「然而見到提出……比不得有統系組織的學問」這句語便是這三段的骨子。然而第九段開首的「然而見到提出……比不得有統系組織的學問」這句語，只是跟定第八段末尾「近世學」這個名辭的定義：「至少總要是有系統有組織的智識」這句語說來，這「有系統有組織」六字便是「西洋近代學術」的價值不同中學一樣；看他「千里來龍只是一脈」。近世科學也是經了極長的發達階級，受了別科學問的補助，纔得成立的。中國古人生在這發達階級之前，又沒有別科學問的助力，如何能得近世科學所得的結果呢？他的話更如何能和近世科學鉤通呢？至於「社會的科學」更是要等社會組織到了某點，纔會發生某種學說。例如中古的經濟組織之下，亞丹斯密的學說不會發生。機器還未通行，怎能會有馬克斯的學說呢？然而今日的「鉤通家」却會把封建時代經濟組織之下發生的孔氏學說，和現在這樣時世的經濟學鉤通，說他的學說很適於二十世紀的經濟組織。一筆掉轉有力。

此外還有那當然相合的。一波甫平，一波又起筆，力矯健之至。例如管子水地篇說：「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希臘的塔里斯所說的和他大致不差。這是由於上古的思想家都覺得這萬彙紛紜的世界，總有個共通的本原，看那一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的水，是一切生物所少不了的，當然都先把水看做「萬物之本原，諸生之宗室」了。又例如中國古人講五行，西洋古人也講四行，這是因為思想家把這統一

的宇宙要分析爲幾種相異的構成原質，當然就都會想到那些形質最特異的土、水、火、風、木、金等類了。這種的相合處，祇能互相參證，無所用其鈎通的。至於那偶然的巧合，隨手敲起餘波像莊子養生主篇有庖丁解牛的話，卜拉圖的 Phaedrus 上也有這樣的話，那就更算不了什麼，絕沒有希罕處，不過是一樣的比喻罷了。

要是中國古人有一兩條說頭，經了西洋近世科學的確實證明，固然是很可喜的；欲抑先揚，頓挫之筆。然而其價值也畢竟有限度的，也不該就自誇自豪，甚至於把他來電光放大，像墨子的經裏說：「圓一中同長也。」這是說圓心祇有一個，圓周上無論那一點和圓心的距離都是相等的。墨子這一條和近世幾何學無絲毫差異。又說：「辨或謂之牛，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這明明是近世羅輯裏五大根本原理裏的「拒中原理」（或譯不容間位原理，或譯排中律）其他光學羅輯幾何學的定理，狠是不少的。我們讀了祇能據以推定當時科學的程度已經很高，對他表相當的崇敬。要是因此就說中國古代的科學高過西洋的今日，這就和那些妄人看見有書上說：「墨子造過飛鳶，」說他會造飛機，都是一般的說夢話。

照這樣說，中西的學術，就絕對的不可鈎通嗎？這也不然，要有那好學深思之士，具有綜觀

世界各系文明的眼光，去了好虛體面的客氣，曉得了近世科學的方法性質價值，明白了學術之歷史的發達路徑，把中西學術作個比較的研究，求兩系文明的化合，這到是學界一種絕大的勝業。要照這樣的鈎通，中國的玄學心學政治哲學人生哲學，可以與西洋學術鈎通的處所多着哩。結醒「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鈎通」的本旨

批評的意見

這篇文章的議論識見，不消說自然是好的了。不過有幾句話，我須得要鄭重聲明。這篇文章是「語體文」；現在人一說到「語體文」，便好像是「語體文」可隨隨便便，不似「文言」有系統有組織的；所以一握管做「語體文」，必定比「文言」容易許多。然而這個不過是主張「語體文」的人，一片空想，並非事實。讀者諸君，須曉得「語體文」與「文言」不一樣的處所，不過是句式講到代「言」的作用，是一樣的，所以不論是「語體文」是「文言」，既然叫到「文」，必定是個「有系統有組織」的文字，也是一樣的。怎樣能「有系統有組織」呢？古人說：「言有物」，又說：「言有序」。這兩句說得最好；儻使「言之無物」，譬如燒菜必先有魚肉醬醋等物，做作料，巧新婦難煮無米的飯，一個空架子，是搭不起來的。所以必定要「言有物」，方纔能組織成個系統「序」，便是把這個「物」來組

織系統。這兩條例是不論「語體文」「文言」都顛撲不破的：怎樣叫做「言有物」呢？我們開口說一番話，下筆著一篇文章，意思中間必先有所欲說的一個對象。這個對象便叫做「物」。「一物不知」的人，開口不得；雖非「一物不知」而於這個「物」認不清，看不真的人，雖然開口，也是勿着勿落，勿能着要。所以必先於這個「物」認得清，看得真，方纔開口來，話說得亮。這是一定的道理；換句話說，便是要認清題目。驟然聽來，這認題目一件事有什麼大了不得呢？却不曉得認題目這件事，便是做文章的第一個難關。就像這個題目「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鈎通」，作者須先有銳利的思路，透徹的觀察力，把「怎樣叫做術」「怎樣叫做學」「怎樣叫做中學」「怎樣叫做西學」「怎樣是中學和西學的關係」「認得清清楚楚；方纔可以開口動筆講究」。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鈎通，這個不是撐腸萬卷；有學問，有研究的人，決然辦不到的。然而世間也儘有許多「萬卷撐腸」的人，却沒中用；開口動出筆來，七不搭八，事理全不明白。這個人不是胸中無「物」；好像一口樹，枉是藏着許多「物」，却無聰明去識認的。俗語就叫稱「兩腳書櫥」。所以單是「萬卷撐腸」也還徒然。怎樣叫做「言有序」呢？便是把這個「物」各方面觀察所得的對象和作者的意見，分個先後層次，有條有理的說來。讀者諸君，看小子這篇文章的雙行夾註，便可曉

得此中也有一番講究。劉才甫（名大樾號海峯桐城人）說得好：「曉得文章撥頭千緒萬端，文字就可做了。」又說：「作文如畫，全要界畫。」又說：「起頭交接處，謂之起伏撥頭。」又說：「起頭處斷而不斷。」這篇文章各段的界畫極清楚，起伏撥頭極得竅，所以千頭萬緒條理秩如，這個「序」難道可不講究的嗎？然而「言有序」還不過是作文的工夫，研究講到「言有物」，却不但是作文的工夫，研究不是「讀書多，積理富，辦不到的，這個在讀者諸君的自勉了。讀者諸君切勿誤會是「語體文」便可拔起筆來，胡亂寫滿一張紙，就算數的。劉先生這篇文章中間有句話說得最好：『近世「學」這個名詞的定義……至少總要是「有系統有組織的智識」，纔能當得起的。』民國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午後八時，錢基博記。

一樣一句話，有人說來動聽；有人說來不動聽，這個全看說話的是會家，不是會家。是會家，決不平鋪直叙；中間必有個「提撥」「頓挫」怎樣叫做「提撥」呢？一篇文章中間緊要的處所，總要着意的提出來，振起讀者精神，喚起注意。劉才甫批史記有個比喻最好，說道：如今人說平話者，然一拍手，又說起，只管任意說去，如說平話者有興頭處，就歌唱起來，如

水平平流去，忽然遇石激起來。」這個就叫做「提掇」。怎樣叫做「頓挫」呢？古人說：「欲抑先揚」又說：「有往必收，無垂不縮。」細玩這兩句的意味，便可明白「頓挫」的作用。劉先生這篇文章的喚起注意，全在「提掇」「頓挫」處得力。古人說得好：「提得起，放得下。」沒有「頓挫」也不見「提掇」的精神。好像水的「波」一般，沒有「波谷」的凹，也不見「波山」的凸。這兩件事是互相爲用的。同日午後十時，錢基博又記：

怎麼樣去教授國文？

周澗潘

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第一句就是改用白話。他的理由，很是簡單。我們止須問「學國文這件事，究竟是目的，還是方法？」方法是容易使用的好，還是周轉不靈的好？「文言和白話，是那一樣容易使用？」「文言」的周轉不靈，教授困難；我們皆及身試驗過，不消說得的了。然而「白話」究竟是否比「文言」容易使用？教授上能減少幾許困難？正在試驗中，未容武斷得。恐怕現在未使用「白話文」教授的時候，覺得「白話文」教授便利。——到真正使用「白話文」教授；又能發見「文言」教授比較便易的處所，亦未可知。就可以明白他的理由了。不過講到改用白話，就有兩個問題發生。第一將來學生要看古書，怎麼會懂？第二上級學校還沒有改用白話，畢業生去投考，能不能合格？（除此以外，就找不出別的問題了。有人說：「文言雅，白話俗。文言優美，白話觸目。」我以為這是他自己文言教育的影響過深了。我們試看人的說話，也有雅不雅，優美不優美，不同的。就可以明白雅不雅，優美不優美，完全是從句

中所含的意義上分別了。這話說來很長，此地不便多講。第一個問題實在是不成立的。因為中國古書，不外乎經史子集的四類。這四類書不是屬於文學的，就是屬於哲學的，都是專門的學問。要去，看他的，應該專門去研究，不能拿他和在普通教育裏一氣來講。這句話是不錯的。不過據小子愚見，普通學校的文言教育，目的本不在看古書。如果欲看古書，單靠普通學校一些子文言教育，是萬萬不夠的。把這個來做「文言不能改用白話」的理由，世儒之見，煞是可笑。換句話講來，改用白話可以得到普通教育上的便利，大多數人的便利。這句話是沒把柄的。小子的輕輕之見，武斷得看古書是極少數人的事。從前許多秀才舉人，總算受文言教育極深就是說改了白話，看古書是不便利。我們也不能爲了少數人的不便，去犧牲大多數人的許多便利。明爽况且這個不便利，也只是比較的，不是絕對的呢。所以看古書這一層，在此地是不成問題的。是那第二個問題，到實在爲難呀。這個問題一日不解決，白話就一日不能用。這也不消慮得，現在上級學校雖白話文能做得清清楚楚，斷無落選的道理。我們現在當這個問題沒有解決的時候，只好把用白話這句話，丟了不談。然而這個問題就是解決了，我們校裏恐怕也不會改用白話。因我們校裏的學生，是讀書門第的多，家屬是信仰文言的多，我們也就不能硬反衆意去改用白話了。暫且把我們現在教授國文的態度，寫在下面。醒出本旨，總冒下文。

(一) 揀選範文時候的態度。因爲白話不能採用，不得已而選授文言。那所選的，自然是淺

顯的了。文詞主淺顯，內容主樸實，通套的不選，如「旅行修學記」（中華新式國文第二冊）、「觀運動會記」（高等小學論說文範）等類，章法呆板的，不選，如「獨立」（商務新式國文第二冊）報章（中華新式國文第二冊）等類，句式嚴整的，不選，如「圖書館」（中華新式國文第二冊）等類，膚廓的，不選，如「擇業」（商務新式國文第六冊）等類。

（二）講解時候的態度：話法固然要緊，我們以為「提綱挈領」更爲要緊。一篇的綱領，只有一二段一段，只有一二節一節，只有一二句，把這個綱領得到之後，方才有把握去領會這篇文章的意旨，研究這篇文章的結構，講到結構，學生能明白前後（一篇的一段的一節的）呼應的所在就是了；不一定拿起承轉合四個字去講，還有句讀的分辨，句法的解剖（起詞語詞止詞等）也是注意的。

（三）命題時候的態度：題目的內容，要和學生的經驗親切，這是不用說的了。題目的範圍，我們主張要廣，這廣字不是指他的內涵，說是指他的外舉，說不是說他所包括的內容多，是說他所指示的對象多，例如「與我關係最大之一人」的一個題，他所包的內容是「一人」；他所指示的對象，只有一與我有關之人的一個，現在把「與我」二字除去了，那就他的內容雖然仍是「一人」；他的對象却不拘定那一個了，或是「與我有關之一人」，或是一

與國有關之一人，都可以指得做「一人」，似乎可以自由一點。至於作法的指導，不過把題目的命意解剖解剖，他的材料，是讓學生自己去搜尋的。

(四) 改削時候的態度：止改文詞，不改意思。改文詞也止改文法上的謬誤；那修詞上（如聲調字面氣勢等等）的欠缺，除了幾個優等生之外，是都不去改他的。

但是照這樣的態度做去，自己感受的困難就不少了。這句承上冒下，一篇機振。

選文的困難：當國文教員的，因為用書局裏編輯的教科書，自己應用起來有多種的不方便；想到教授上的活用，就改用選授的一個法子來。可是選的時候，實在有點困難：選近人的文字，屬於記述一類，不愁沒有篇段可尋；逐段逐節，文法的形式，狠是中正，不過呆板一點，意趣薄弱一點，還不打緊。屬於論說的方面，就大不興，大半的文章，多是從洋洋千言的中間，截一段，拿來做小學生的讀本。試問這種「才氣橫溢」「上天下地」的氣勢，怎樣模仿得來，真是要叫人莫名其妙了。這一類的文字，據我個人所見，大都是從飲冰室主人報章體的長篇中，剽竊來的。編書的人偷懶，隨意一抄，還要說是大名的議論文字，正是不可不讀，不願小學生的頭腦弄不清楚，更不願沾染着「縱橫家」的臭味，「詭辨派」的繁穰。求其「文質相稱」「語無旁溢」，可是萬萬不能。我於是既不能得之今人，就只好再問問古人，或者有

可以合用的，也未可知。但是記事體，還不乏「輕淺合度」「質而不俚」的文章；可是議論總尋不出好給小學生讀着做模範的來。我常常恨自己讀書不多，藏書更不必說，所以會得生在從來文勝的中國，尋不出可教小學生的文章；真是把古人冤枉煞，被現今的通人要好笑煞了。情願現在的一般通人，好好從小學生的國文讀本上，從長計算，子細研究一番，做就或選出適合的讀本來，幫助我們當教員的栽培栽培後來的英秀，也是「功德無量」「陶育國民」的盛事。

作文的困難：講到這一句話，無論什麼人，多是要說「真正爲難」。現在姑且把我所感受的情景，寫點出來，同大家商商；或者逢著前輩的博彥，高明的同志，可有什麼救濟的方法？也未可知。第一種是「做」：說到做，似乎是學生的事。但是好文章，要教師先做得好題目，方才能夠產生。所以我不叫他出題，要叫他做題。我們合着眼想，可是各科學的溝通環境偶發的事項？多是好命他一個題目，來試試學生的觀察力和判斷力。但是把這個題目出了之後，假如先同學生問答一番，做出來的，就是千篇一律，好像把他們的思路塞住了。不同他問答，又是大半搔不着癢處；除了一二優秀的學生，尙還想出點道理，發表點意思，餘下多是把題面的文字，顛來倒去，如果遇着記事體，就一五一十的笨算起來，有人說，這是不懂做法的毛病。我

就想做法不能憑空講的；還是讀國文的時候，把他細細的考究，講得十分明白；告訴學生，以後遇着這類題目，便可以如此如此。那麼，無論讀的國文，有使學生學不來的困難，就是學得來；還要曉得，教同類的文章，出同類的題目，也有困難。學生做這種題目，思路上不是和範文相差就是一樣一樣的，想不出好的意思，就要抄不一樣的，把意思配合到方法上去，更是難呢。第二是「改」改文比作文難，這句話，凡是當過國文教員的，想來是大公家認改小學生的文字，終當順着他原文的意思，把他接不來的接好，欠的補好，謬誤的換好；這種改法，我想也沒甚不對。不過要實做這件事，却有兩樁難事：第一是教師改的時間，第二是教學生看的時間。照無錫現在縣立高小各教員的情形論起來，因為經濟困難，當級任教員的，須訓練管理，擔任修身國文外，還要兼別的功課，四五小時八九小時，方才薪金能夠用。試問一日通算，須上課三小時外，其餘的時候，看書報，整理別的功課，或者用功的，尚須對於個人喜歡的科學，做一、二小時的研究，有時寫信，有時會友，有時對於級任所應當做的事，去趕著學生一同勞作，還要偷閒一、二小時，同同伴談談，互相增些經驗，或是弄弄樂器，散散步，休養我們做教員不可一日不康健的身體。照此說來，可以安心坐定改文的時間，能有幾何？而且每班的學生，至少有四十人左右，可是費時不費時呢？有人說：時間費不費，對於教師自己改文能力的

強弱，是反比例。所以不能盡怪着時間不夠；還該應怪自己改文的能力不够。我說甚是。這改
 的、時、間、姑、且、算、他、儘、夠、這、教、學、生、看、的、時、間、又、在、何、處、呢？東上起下。依我個人的意見：教師倘是把
 一期改好的作文，給了學生，說道：你們不懂可以問，你們須子細玩索我的改筆，怎樣比你原
 作好呵？那是不消十分鐘，個個可以了事。他們並非不看，並非不理會；但是只知其然，不知其
 所以然。這所以然既沒有明白，怎樣會叫學生得益呢？要明白這個，所以然，倘使叫學生自己
 去理會，不聽教師講講，這個所以然莫說質地中下等的學生，教師不講給他聽，他是但看批
 的甲乙丙丁，不管教師改文的一番意思，就是優秀的學生，不對他們講，他們非但不能夠理
 會，還要現出不高興的態度，以爲一向是好，這次把他抹了許多，改了許多，在那裏暗暗不平，
 自歎自贊呢？做教師的，目擊這種情形，想到自己汗澄澄的暑天，俯着頭替他改，冰結結的寒
 夜，縮着頸替他這一番苦心！現在盡付東流！真有無限的苦痛哪！但是轉一個念頭，想
 起教師是教導學生的人，我不去一個個的教導他們，他們那裏肯想那裏會懂？照這樣說來，
 對這一個個學生，把他作的與我改的，彼此比較，說明這個所以然，這些時間，就很費了。再要
 顧到所擔任的課，分配時間上，終嫌不夠，但我們現在是怎樣的呢？可以告訴大家，是在一個
 自修（我們校裏每天飯後有一小時的專讀國文）時候；或者碰着上國文課湊巧的機會，把

大家普通犯着的大毛病略略寫出，又把大家好的意思，或章法，又略略講一講，也就算是無法的法了。

上面已經把我們的態度和困難都說過，現在要回到這個問題。「怎麼去教授國文」來請教大家了。題點「深究內容」「認明段落」「表解大意」「做造」「簡約」「敷暢」多是教授國文的方法，不錯，是的，不過這許方法都是枝節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們這個問題，怎麼叫根本解決呢？就是要找出適當而可以行的一個人手的途徑，我們曾經想了兩個途徑，但多是不行的：第一，在形式方面，想從文法入手，以為文章是一句一句堆積成功的，文章的不通，實在是句子的不通，句子的不通，就是文法有錯誤，把怎麼樣構造句子的文法辨清了，文章就容易做了。這句話，想來也沒有什麼不對，但是要在中國文字上講文法，非常困難，他的變例太多了；出入太大了；講的人固是左支右絀，聽的人也是莫名其妙。這是不行的。第二，在實質方面，想從叫學生多看課外書入手，文章是發表意思的，勿先有要發表的意思，文章自然勿會產生這個道理，不但是論說文是如此，就是記述文也是如此，因為記述文不是要記一件事，一件物，一番話的；是要記事物話的意趣的。若把這個意趣除掉，就是事物話的自身，也不能存在，不要說記述他的文字了，學生做記述文，所以要一五一十的算死帳（一五一十

還算好有的還要亂七八糟的瞎記）就是他們沒有領會得這個意思就會豐富；就有文章產生。這個想頭，想來也不是完全空想。但是要搜尋可以給小學生看的書本，又是難事。不是陳言滿紙，就是乾燥無味。不是鄙陋，就是太深。有益於學生的身心，而可以叫他們看得懂的，真是「魯靈光」「廣陵散」。這又是不行。我們自己在沒有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提出來請教大家。希望讀者諸君，不吝賜教。那就非但我們自己感激，還要替一般小學生感激不盡咧。懇切動人。

批評的意見

這篇文章的篇法好極了。通體分做四截；看他開宗明義第一句，便說：「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第一句就是改用白話。」先為「怎麼樣去教授國文」。這個問題，下一答案文勢逆折而入，然後說「現在不能用白話」，輕輕把答案撇去；不得不重新去商量到「怎麼樣去教授國文」。這是第一截；現在教授國文的態度怎麼樣，是第二截。這第二截又分做四小截：怎麼樣選文；怎麼樣講文；怎麼樣命題及改文；無不頭頭是道。照這樣說來，明明有法子「去教授國文」，講不到商量「怎麼樣」。這便是「怎麼樣」三字的反跌文章。這是第二截；更進一步，便講照現在這樣態度的教授，感受着怎樣的「困難」。這困難又分

「選文的困難」「作文的困難」作兩截說。既然說到「困難」自然要設法想解除；便令讀者不得不重新想到「怎麼樣去教授國文」了。照這樣說來，「困難」兩字明明是「怎麼樣」三字的正逼文章。這是第三截；到末一截，方纔「圖窮而匕首見」；說道：「上面已經把我們的態度和困難都說過，現在要回到「怎麼去教授國文」這個問題來請教大家了。」說到這句話，似乎沒有再騰挪的餘地，却又偏說出許多「去教授國文」的方法。既然如此，似乎無用再商量到「怎麼去教授國文」了，却又把「枝節的」三字輕輕撇去。所說的許多方法，逼出「根本解決」的兩個方法。既有「根本解決」的方法，更無庸再商量「怎麼去教授國文」却偏又說出兩個「不行」的緣故；「根本解決」還是不解決，千迴百折，無非爲「怎麼樣」三字作勢，層逼層緊，到這個地步，已像「穀滿待發」，不得不說出「我們自己實在沒有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提出來請教大家」這句話，把題目緊緊扣住，做個結穴。要而言之，無論做什麼文章，總須把題目緊扣，方纔議論有個歸宿。這篇文章是如此，就是前篇也如此。不過前篇的題目「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鉤通」，這個題目「怎麼樣去教授國文」，題目明明是一個樣式作法，却不一樣。前篇是把作者「中西學術鉤通」的方法，批駁「中國所謂「學士大夫」「中西學術鉤通」的方法，「怎樣」二字

是促中國式的「學士大夫」反省的這篇是作者到底沒有方法「怎麼樣」三字是一懷疑的前篇的「怎樣」二字是有解決有答案的這篇的「怎麼樣」三字雖然作者有解決有答案然而到底不能自信不得不提出來請教人的所以還是沒解決的這是兩篇「同而不同」的地方讀者不可不曉得民國九年三月一日午後七時三十分錢基博記

這篇文章說的國文教授種種「困難」就是小子也曾親身經歷過不過「怎麼樣去教授國文」作者劈頭第一句便說「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第一句就是改用白話」好像下文說的種種困難一「改用白話」就不生祇因為他起頭來勢來得凶猛好像「迅雷的不及掩耳」便是小子沒頭沒腦的讀這一句也覺耳聾腦震恨不得立刻「改用白話」省去許多麻煩困難而這不過是作者提倡「改用白話」措詞的巧妙儻使作者是個「笨伯」把許多「困難」先陳說出來然後提出「改用白話」這個意見一「去解除是解除不來的怎樣見得呢？作者說選文的困難『大半的文章……是從飲冰室主人報章體長篇中剽竊來的……沾染着『縱橫家』的臭味『詭辨派』的繁穰』這是「求之今人」儻使求之古人「可是議論總尋不出好給小學生讀着做模範的來」這是「文言」的「選文困難」情形固然不錯然而一「改用白話」這個「困難」就能解除了。

嗎？然而還是不能爲什麼緣故呢？因爲中國數千年習慣用「文言」，這個「文言」做的文章，雖沒有幾多可選，然而也還有幾篇。如果「改用白話」，好把給小學生讀着做模範的「白話文」，除了幾部「語錄」「小說」「簡直沒有不是」「陳腐不合時宜」，就是描寫「中國舊社會」的種種「勢利」「奸淫」「邪盜」情形，小學生意志沒有定，恐怕沒有能體會文字的好處，讀了，却先養成一個「奸邪」的心地，「陳腐」的頭腦，難道不是一件極危險的事嗎？這是「求之古人」，儻使「求之今人」，現在幾個「鼎鼎大名」的「白話文家」，「沾染着」「縱橫家」的臭味，「詭辨家」的繁穰，「更比飲冰室主人利害得多」，是第一個「選文困難」的問題，「改用白話」解決不了的，這是一；二作者說「作文的困難」，分做「做」「改」兩種，「做」是「出題」的難，教學生知道「做法」的難，「改」是「時間不夠」的難，讀者諸君想想，種種困難，難道是「改用白話」解決得了的嗎？小子却不敢相信，這是二；「怎麼樣去教授國文」？作者又說：「兩個根本解決的方法」，「第一在形式方面，想從文法入手……；但是要在中國文字上講文法，非常困難，他的變例太多了……；左支右絀……；這是不行」，這話的確不錯，但是中國「文言」的文章，雖沒有一定的文法，然而數千年來，「沿襲爲故」，沒法中間，還有法子可講，從古到今，講究文法，可以參考的書，也還不少，如果「改用白話」

這個「不成文」的「語法」「變例」恐怕更多，講來更是「左支右絀」。是這個「文法難講」的問題；也不是「改用白話」解決得了。這是三：作者又說：「根本解決的方法」在實質方面，從叫學生多看課外書本入手……但是要搜尋可以給小學生看的書本……有益於學生的身心而可以叫他們看得懂的，真是「魯靈光」「廣陵散」。讀者諸君想想，中國「文言」著的書，真可算得「汗牛充棟」；尚且說『可以搜尋給小學生看的書本……真是「魯靈光」「廣陵散」』何況「白話」著的書，本來不多；如果『要搜尋可以給小學生看的書本』豈不更加是「魯靈光」「廣陵散」了嗎？這是四：要而言之：作者祇是把「改用白話」這個意見，劈頭提起；蓋住下文說的許多「困難」；叫讀者覺得不會發生，並沒有說「改用白話」怎樣能够解除「困難」；這便叫做「武斷」。是這篇文章的弱點；也是作者的取巧；作者周君，我是極要好的朋友，就是潘君雖然不認得；然而讀這篇文章，也知道決然是個有心人，所以敢說幾句不中聽的話，做兩君的諍友；「文字革新」這個問題，不是靠幾個大學學者，一感情願的「放言高論」可以成功；還要靠着我們中學以下的多數國文教員，實施國文教授的人，實地的試驗；虛心的商榷；或者有些希望我們也不要學他們大學學者，大言不慙，一味的武斷；須要曉得他們大學學者，學閥很高；雖然豎

着。一。塊。一。平。民。文。學。的。招。牌。做。一。個。一。護。身。符。一。與。主。義。不。同。的。人。宣。戰。然。而。他。們。大。學。學。者。的。地。位。天。然。與。普。通。一。般。平。民。是。不。切。近。的。主。張。的。適。合。不。適。合。普。通。一。般。平。民。是。不。去。留。心。的。由。他。一。橫。七。豎。八。一。的。去。說。罷。了。如。果。我。們。也。跟。着。一。橫。七。豎。八。一。的。去。說。普。通。一。般。平。民。便。不。肯。容。恕。我。們。什。麼。緣。故。呢？因。為。我。們。是。實。施。普。通。國。文。教。育。的。人。主。張。的。適。合。不。適。合。立。刻。試。驗。得。出。來。試。驗。失。敗。學。生。家。屬。的。非。難。立。刻。就。到。他。們。大。學。學。者。可。以。把。一。平。民。文。學。一。四。個。字。去。哄。嚇。着。一。個。做。北。京。城。裏。的。教。育。總。長。（不。是。全。國。的。教。育。總。長）冒。冒。失。失。的。下。一。個。一。語。體。文。實。施。一。的。令。（也。僅。能。下。一。個。一。語。體。文。實。施。一。的。令）我。們。却。不。能。拿。來。搪。塞。學。生。家。屬。的。責。備。儻。使。沒。有。十。分。把。握。如。何。可。以。一。大。言。不。慙。一。一。味。一。武。斷。一。得。民。國。九。年。三。月。二。日。午。後。二。十。五。分。錢。基。博。又。記。

序 跋 類

中國哲學史大綱導言

胡 適

哲。學。的。定。義。： 哲。學。的。定。義。從。來。沒。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暫。下。一。個。定。義。：「凡。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着。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例。如。行。爲。的。善。惡。乃。是。人。生。一。個。切。要。問。題。平。常。人。對。著。這。問。題。或。勸。人。行。善。去。惡。或。實。行。賞。善。罰。惡。這。都。算。不。得。

根本的解決。哲學家遇著這問題，便去研究什麼叫做善，什麼叫做惡；人的善惡還是天生的呢，還是學得來的呢；我們何以能知道善惡的分別，還是生來有這種觀念，還是從閱歷經驗上學得來的呢。善何以當爲，惡何以不當爲，還是因爲善事有利所以當爲，惡事有害所以不當爲呢；還是只論善惡，不論利害呢；這些都是善惡問題的根本方面，必須從這些方面著想，方可希望有一個根本的解決。

因爲人生切要的問題不止一個，所以哲學的門類也有許多種。例如

一 天地萬物怎樣來的？（宇宙論）

二 知識思想的範圍，作用及方法。（名學及知識論）

三 人生在世，應該如何行爲？（人生哲學舊一倫理學）

四 怎樣纔可使人有知識，能思想，行善去惡呢？（教育哲學）

五 社會國家應該如何組織，如何管理？（政治哲學）

六 人生究竟有何歸宿？（宗教哲學）

哲學史。這種種人生切要問題，自古以來，經過了許多哲學家的研究，往往有一個問題發生以後，各人有各人的見解；各人有各人的解決方法；遂致互相辨論。有時一種問題過了

幾千百年，還沒有一定的解決法。例如孟子說人性是善的，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荀子說性是惡的，到了後世，又有人說性有上中下三品；又有人說性是無善無惡，可善可惡的。若有人把種種哲學問題的種種研究法，和種種解決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後，和學派的系統，一一記敘下來，便成了哲學史。

哲學史的種類也有許多：

一 通史 例如中國哲學史西洋哲學史之類

二 專史 (一) 專治一個時代的，例如希臘哲學史明儒學案 (二) 專治一個學派的

例如禪學史斯多亞派哲學史 (三) 專治一人的學說的，例如王陽明哲學康德哲學

(四) 專講哲學的一部分的歷史，例如名學史人生哲學史心理學史

哲學史有三個目的：

(一) 明變 哲學史第一要務，在於使學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變遷的線索。例如孟子荀

子同是儒家，但是孟子荀子的學說，和孔子不同。孟子又和荀子不同，又如宋儒明儒也都自稱孔氏，但是宋明的儒學，並不是孔子的儒學，也不是孟子荀子的儒學，但是這個不同之中，却也有個相同的所在，又有個一綫相承的所在。這種同異沿革的綫索，非有哲學，不能明白。

寫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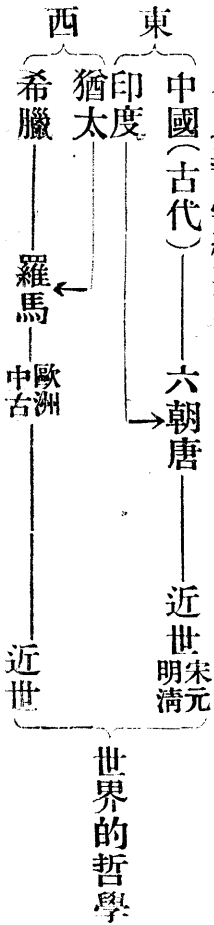
(二)求因。哲學史目的，不但要指出哲學思想沿革變遷的綫索，還須要尋出這些沿革變遷的原因。例如程子朱子的哲學，何以不同於孔子孟子的哲學？陸象山王陽明的哲學，又何以不同於程子朱子呢？這些原因，約有三種：(甲)個人才性不同。(乙)所處的時勢不同。(丙)所受的思想學術不同。

(三)評判。既知思想的變遷，和所以變遷的原因了；哲學史的责任還沒有完；還須要使學者知道各家學說的價值。這便叫做評判。但是我說的評判，並不是把做哲學史的人自己的眼光來評判古人的是非得失。那種主觀的一評判，沒有什麼大用處。如今所說，乃是客觀的『評判』。這種評判法，要把每一家學說所發生的效果表示出來。這些效果的價值，便是那種學說的價值。這些效果，大概可分爲三種：(甲)要看一家學說在當時的思想，和後來思想上，發生何種影響。(乙)要看一家學說在風俗政治上，發生何種影響。(丙)要看一家學說的結果，可造出什麼樣的人格。例如古代的『命定主義』，說得最痛切的，莫如莊子。莊子把天道看作無所不在，無所不包；故說『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因此他有『乘化以待盡』的學說。這種學說，在當時遇着荀子，便發生一種反動力。荀子說『莊子

蔽於天而不知人；』所以荀子的天論極力主張征服天行以利人事。但是後來莊子這種學說的影響，養成一種樂天安命的思想，牢不可破。在社會上，好的效果，便是一種達觀主義；不好的效果，便是懶惰不肯進取的心理。造成的人才，好的便是陶淵明蘇東坡；不好的便是劉伶一類達觀的廢物了。

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史上的位置。世界上的哲學，大概可分為東西兩支；東支又分印度中國兩系。西支也分希臘猶太兩系。初起的時候，這四系都可算作獨立發生的。到了漢以後，猶太系加入希臘系，成了歐洲中古的哲學。印度系加入中國系，成了中國中古的哲學。到了近代，印度系勢力漸衰；儒家復起，遂產生了中國近世的哲學。歷宋元明清直到於今。歐洲的思想，漸漸脫離了猶太系的勢力；遂產生歐洲的近世哲學。到了今日，這兩大支的哲學，互相接觸，互相影響；五十年後，一百年後，或竟能發生一種世界的哲學，也未可知。

附世界哲學系統圖



中國哲學史的區分 中國哲學史，可分三個時代：

(一) 古代哲學 自老子至韓非，爲古代哲學。這個時代，又名『諸子哲學』。

(二) 中世哲學 自漢至北宋，爲中世哲學。這個時代，大略又可分作兩個時期：(甲) 中世第一時期 自漢至晉，爲中世第一時期。這時期的學派，無論如何不同，都還是以古代諸子的哲學作起點的。例如淮南子是折衷古代各家的，董仲舒是儒家的一支，王充的天論得力於道家，性論折衷於各家。魏晉的老莊之學，更不用說了。(乙) 中世第二時期 自東晉以後，直到北宋，這幾百年中間，是印度哲學在中國最盛的時代。印度的經典，次第輸入中國。印度的宇宙論，人生觀，知識論，名學，宗教哲學，都能於諸子哲學之外，別開生面，別放光彩。此時凡是中國第一流的思想家，如智顛、玄奘、宗密、窺基，多用全副精力，發揮印度哲學。那時的中國系的學者，如王通、韓愈、李翱諸人，全是第二流以下的人物。他們所有的學說，浮泛淺陋，全無精闢獨到的見解。故這個時期的哲學，完全以印度系爲主體。

(三) 近世哲學 唐以後，印度哲學，已漸漸成爲中國思想文明的一部份。譬如吃美味，中古第二時期，是仔細咀嚼的時候。唐以後，便是胃裏的消化時候了。喫的東西消化時，與人身本有的種種質料結合，別成一些新質料。印度哲學在中國，到了消化的時代，與中國

固有的思想結合，所發生的新質料，便是中國近世的哲學。我這話初聽了好像近於武斷。平心而論，宋明的哲學，或是程朱，或是陸王，表面上雖都不承認和佛家禪宗有何關係，其實沒有一派不會受印度學說的影響的。這種影響，約有兩方面：一面是直接的，如由佛家的『觀心』，回到孔子的『操心』，到孟子的『養心』，『盡心』，到大學的『正心』，是直接的影響；一面是反動的，佛家見解儘管玄妙，終究是出世的，是『非倫理的』。宋明的儒家，攻擊佛家的出世主義，故極力提倡『倫理的』入世主義。明心見性，以成佛果，終是自私自利，正心誠意，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便是倫理人生哲學了。這是反動的影響。

明代以後，中國近世哲學完全成立。佛家已衰，儒家成爲一尊。於是又生反動力，遂有漢學宋學之分。清初的漢學家嫌宋儒用主觀的見解來解古代經典；有『望文生義』，『增字解經』種種流弊。故漢學的方法，只是用古訓古音古本等等客觀的根據來求經典的原意。故嘉慶以前的漢學宋學之爭，還只是儒家的內鬩。但是漢學家既重古訓古義，不得不研究與古代儒家同時的子書，用來作參考互證的材料。故清初的諸子學，不過是經學的一種附屬品，一種參考書。不料後來的學者，越研究子書，越覺得子書有價值。故孫星衍、王念孫、王引之、顧廣圻、俞樾諸人，對於經書與子書，檢直沒有上下輕重，和正道異端的分別。

了。到了最近世，如孫詒讓、章炳麟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發明諸子學。於是從前作經學附屬品的諸子學，到此時代，竟成專門學。一般普通學者，崇拜子書，也往往過於儒書。豈代是「附庸蔚爲大國」，「檢直是一婢作夫人」了。

綜觀清代學術變遷的大勢，可稱爲古學昌明時代。自從有了那些漢學家考據、校勘、訓話的工夫，那些經書子書，方纔勉強可以讀得這個時代。有點像歐洲的「再生時代」。舊譯復興文藝時代歐洲到了「再生時代」，舊譯復興昌明古希臘的文學哲學，故能推翻中古「經院哲學」。舊譯復興勢力產出近世的歐洲文化。我們中國到了這個古學昌明的時代，不但有古書可讀，又恰當西洋學術思想輸入的時代，有西洋的新舊學說，可供我們的參考研究。我們今日的學術思想，有這兩個大源頭：一方面是漢學家傳給我們的古書，一方面是西洋的新舊學說。這兩大潮流滙合以後，中國若不能產生一種中國的新哲學，那真是辜負這個好機會了。

哲學史的史料 上文說哲學史有三個目的：一是明變，二是求因，三是評判。但是哲學史先須做了一番根本工夫，方才可望達到這三個目的。這個根本工夫，叫做述學。述學是用正確的手段，科學的方法，精密的心思，從所有的史料裏面，求出各位哲學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淵源沿革和學說的真面目。爲什麼說「學說的真面目」呢？因爲古人讀書編書最不細心；往

往把不相干的人的學說，併入某人的學說；例如韓非子的第一篇是張儀說秦王的書，又如墨子假書作爲眞書；如管子闢尹子，或把後人加入的篇章，作爲原有的篇章，此弊諸子書皆不能免。中僞篇最多，世人竟有認說劍漁父諸篇爲眞者，其他諸篇，更無論矣。或不懂古人的學說，遂致埋沒了上諸篇，或把古書解錯了，遂失原意；如漢人用分野爻辰卦氣說易經；宋人顛倒大學，任意補增；皆是其例。或各用己意解古書，鬧得後來衆說紛紛，糊塗混亂；如大學中「格物」兩字，解者多至七十餘家。有此種種障礙，遂把各家學說的眞面目大半失掉了。至於哲學家的一生行事，和所居的時代，古人也最不留意。老子可見楊朱莊周，可見魯哀公，管子能說毛嬙西施，墨子能見吳起之死，和中山之滅，商鞅能知長平之戰，韓非能說荆齊燕魏之亡，此類笑柄，不一而足；史記說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歲，或言二百餘歲；又說孔子死後一百二十九年，老子還不曾死，那種神話，更不足論了。哲學家的時代，既不明，如何能知道他們思想的傳授沿革？最荒謬的是漢朝的劉歆班固說諸子的學說都出於王官，又說『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諸子既多出於王官與六經，還有什麼別的淵源傳授可說。

以上所說，可見『述學』之難。述學的所以難，正爲史料或不完備，或不可靠。哲學史的史料，大概可分爲兩種：一爲原料，一爲副料。今分說於下。

一原料。哲學史的原料，即是各哲學家的著作。近世哲學史，大概對於這一層，還沒有什麼困難。因為近世哲學發生在印書術通行以後，重要的哲學家的著作，都有刻板流傳；偶有散失埋沒的書，終究不多。但近世哲學史的史料，也不能完全沒有疑竇。如謝良佐的上蔡語錄裏，是否有江民表的書？如朱熹的家禮，是否可信為他自己的主張？這都是可疑的問題。又宋儒以來，各家都有語錄，都是門弟子筆記的，這些語錄，是否無誤記誤解之處？也是一個疑問。但是大致看來，近世哲學史的史料，還不至有大困難。到了中世哲學史，便有些困難了。漢代的書如賈誼的新書、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有後人增加的痕跡。又如王充的論衡，是漢代一部奇書，但其中如亂龍篇，極力為董仲舒作土龍求雨一事辨護，與全書的宗旨恰相反；篇末又有『論衡終之，故曰亂龍，亂者終也』的話，全無道理；明是後人假造的。此外重複的話極多，偽造的書定不止這一篇。又如仲長統的昌言，乃是中國政治哲學史上有數的書；如今已失，僅存三篇。魏晉人的書，散失更多。三國志、晉書、世說新語所稱各書，今所存的，不過幾部書。如世說新語、說魏晉、注莊子的有幾十家，今但有郭象注完全存在。晉書、說魯勝、有墨辨、注，今看其序，可見那注定有價值；可惜現在不傳了。後人所編的漢魏六朝人的集子，大抵多係東鈔西摘成的；那原本的集子，大半多散失了。故中古哲學史料，便不完全。我們不能完全恢復

魏晉人的哲學著作，是中古哲學史最不幸的事。到了古代，哲學史，這個史料問題更困難了。表面上看來，古代哲學史的重要材料如孔老墨莊韓非的書，都還存在。仔細研究起來，這些書差不多沒有一部是完全可靠的。大概老子裏假的最少，孟子或是全真，或是全假；宋人疑孟子者甚多依我看來，大約是真的。孔子或孔子的書極多，但是真可靠的實在不多。墨子荀子兩部書裏，很多後人雜湊僞造的文字。莊子一書大概十分之八九是僞造的。韓非子也只有十分之一二靠得住。此外如管子列子晏子春秋諸書，是後人雜湊成的。關尹子鶻冠子商君書，是後人僞造的。鄧析子也是假書。尹文子似乎是真書，但不無後人加入的材料。公孫龍子有真有假，又多錯誤。這是我們所有的原料。更想到莊子天下篇和荀子非十二子篇天論篇解蔽篇中所舉它囂魏牟即孟子之陳仲子宋鈞即孟子之宋輕彭蒙田駢慎到今所傳慎子五篇是佚文惠施申不害和王充論衡所舉的世碩漆雕開宓子賤公孫尼子都沒有著作遺傳下來。更想到孔門一派的儒家所著書籍，何止大小戴禮記裏所採的幾篇？如此一想，可知中國古代哲學的史料，於今所存不過十分之一二。其餘的十分之八九都不曾保存下來。古人稱「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於今惠施的學說，只賸得一百多個字。若依此比例，恐怕現存的古代史料，還沒有十分之一二呢！原著的書既散失了，這許多於今又無發見古書的希望；於是有一班學者，把古書所記

各人的斷章殘句，一一搜集成書，如汪繼培或孫星衍的尸子，如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這種書可名爲『史料鉤沉』。在哲學史上也極爲重要，如惠施的五車書都失掉了；幸虧有莊子天下篇所記的十事，還可以考見他的學說的性質。又如告子與宋鉞的書都不傳了；今幸虧有孟子的告子篇和荀子的正論篇，還可以考見他們的學說的大概。又如歷代歷史的列傳裏，也往往保存了許多中古和近世的學說。例如後漢書的仲長統傳保存了三篇昌言；梁書的范縝傳保存了他的神滅論。這都是哲學史的原料的一部份。

二副料 原料之外，還有一些副料，也極重要。凡古人所作關於哲學家的傳記軼事評論學案書目，都是哲學史的副料。例如禮記中的檀弓，論語中的十八十九兩篇，莊子中的天下篇，荀子中的正論篇，呂氏春秋，韓非子的顯學篇，史記中各哲學家列傳，皆屬於此類。近世文集裏有許多傳狀序跋，也往往可供參考。至於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及黃宗羲黃白家全祖望的宋元學案，更爲重要的哲學史副料。若古代中世的哲學，都有這一類的學案；我們今日編哲學史，便不至如此困難了。副料的重要，約有三端：第一各哲學家的年代家世事蹟，未必在各家著作之中，往往須靠這種副料，方才可以考見。第二各家哲學的學派系統傳授源流，幾乎全靠這種副料作根據。例如莊子天下篇與韓非子顯學篇論墨家派別，爲他書所無。天下

篇說墨家的後人『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可考證後世俗儒所分別的『名家』，原不過是墨家的一派。不但『名家出於禮官之說』不能成立，還可證明古代本無所謂『名家』。第三有許多學派的原著已失，全靠這種副料裏面論及這種散佚的學派，借此可以考見他們的學說大旨。如莊子『天下篇』所論宋鉞、彭蒙、田駢、慎到、惠施、公孫龍、桓團及其他辨者的學說，如荀子『正論篇』所稱宋鉞的學說，都是此例。上節所說的『史料鉤沈』也都全靠這些副料裏所引的各家學說。

史料的審定。中國人作史，最不講究史料。神話官書，都可作史料；全不問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歷史，便無信史的價值。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何等崇拜孔子，但他對於孔子手定之書，還持懷疑態度；何況我們生在今日，去古已遠，豈可一味迷信古書，甘心受古代作偽之人的欺騙？哲學史最重學說的真相，先後的次序，和沿革的線索，若把那些不可靠的材料信為真書，必致（一）失了各家學說的真相，（二）亂了學說先後的次序，（三）亂了學派相承的系統。我且舉管子一部書為例。管子這書，定非管仲所作，乃是後人把戰國末年一些法家的議論，和一些儒家的議論，如內業篇、弟子職篇和如白心、心術等篇一些道家的議論，還有許多夾七夾八的話，併作一書，又偽造了一些桓公與管仲問答諸篇，又

語 體 文 範 卷 上

雜湊了一些紀管仲功業的幾篇，遂附會爲管仲所作。今定此書爲假造的，證據甚多，單舉三條：（一）小稱篇記管仲將死之言，又記桓公之死。管仲死於西歷前六四三年，小稱篇又稱毛嬙西施，西施當吳亡時還在，吳亡在西歷前四七二年，管仲已死百七十年了。此外如形勢解說『五伯』，七臣七主說『吳王好劍，楚王好細腰』，皆可見此書爲後人僞作。（二）立政篇說『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立政九敗解說『兼愛』道：『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人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這明指墨子的學說，遠在管仲以後了。（三）左傳紀子產鑄刑書，西歷前五三六，叔向極力反對，過了二十幾年，晉國也作刑鼎，鑄刑書，西歷前五。三孔子也極不贊成。這都在管仲死後一百多年。若管仲生時已有了那樣完備的法治學說，何以百餘年後，賢如叔向孔子，竟無一毫法治觀念？何以子產答叔向書，也只能說『吾以救世而已？』爲什麼不能利用百餘年前已發揮盡致的法治學說？這可見管子書中的法治學說，乃是戰國末年的出產物，決不是管仲時代所能突然發生的。全書的文法筆勢，也都不是老子孔子以前能產生的。即以論法治諸篇看來，如法治篇兩次說『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可見是後人僞作的了。照這樣看來，管子一書既不是真書，若用作管仲時代的哲學史料，便生出上文所說的三弊：（一）管仲本無這些學說，今說他有，便是張冠李

戴；便是無中生有。(一)老子之前，忽然有心術白心諸篇那樣詳細的道家學說；孟子荀子之前數百年，忽然有內業那樣深密的儒家心理學；法家之前數百年，忽然有法治明法禁藏諸篇那樣發達的法治主義。若果然如此，哲學史便無學說先後演進的次序，竟變成靈異記，神祕記了。(二)管子生當老子孔子之前一百多年，已有那樣規模廣大的哲學；這與老子以後一步一步循序漸進的思想發達史，完全不合。故認管子爲真書，便把諸子學直接間接的淵源系統，一齊推翻。

以上用管子作例，表示史料的不可不審定。讀古書的人，須知古書有種種作偽的理由：第一，有一種人實有一種主張，却恐怕自己人微言輕，不見信用，故往往借用古人的名字。莊子所說的『重言』即是說這一種借重古人的主張。康有爲稱這一種爲『托古改制』，極有道理。古人『言必稱堯舜』，只因爲堯舜年代久遠，可以由我們任意把我們理想中的制度一概推到堯舜的時代。即如黃帝內經假托黃帝；周髀算經假托周公；都是這個道理。韓非說得好：『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顯學篇正爲古人死無對證，故人多可隨意『托古改制』。這是作偽書的第一類。第二，有一種人爲了錢財，有意僞作古書。試看漢代求遺書的令，和諸王貴族求遺書的競爭心，便知作假書在

當時定可發財。這一類造假書的，與造假古董的一樣心理。他們爲的是銀錢；故東拉西扯，篇幅愈多，愈可多賣錢。故管子晏子春秋諸書，篇幅都極長。有時得了真本古書，因爲篇幅短了，不能多得錢，故又東拉西扯，增加許多卷數；如莊子韓非子都屬於此類。但他們的買主，大半是一些假充內行的收藏家，沒有真正的賞鑒本領。故這一類的假書，於書中年代事實，往往不曾考校正碁。因此莊子可以見魯哀公；管子可以說西施。這是第二類的偽書。大概這兩類之中，第一類『托古改制』的書，往往有第一流的思想家在內。第二類『托古發財』的書，全是下流人才；思想既不高尙，心思又不精密，故最容易露出馬脚來。如周禮一書，是一種『托古改制』的國家組織法。我們雖可斷定他不是『周公致太平』之書，却不容易定他是什麼時代的人假造的。至於管子一類的書，說了作者死後的許多事，便容易斷定了。

審定史料之法 審定史料，乃是史學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來史學大進步，大半都由於審定史料的方法更嚴密了。凡審定史料的真偽，須要有證據，方能使人心服。這種證據，大概可分五種：此專指哲學史料（一）史事書中的史事，是否與作書的人的年代相符。如不相符，即可證那一書或那一篇是假的。如莊子見魯哀公，便太前了；如管仲說西施，便太後了。這都是作偽之證。（二）文字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字，不致亂用作偽書的人，多不懂這個道理。

故往。往。露。出。作。僞。的。形。迹。來。如關尹子中所用字，如『澹咒』、『誦咒』、『役神』、『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是道士的話』，『石火』，『想』，『識』，『五識並馳』，『尙自不見我，將何爲我所』，是佛家的話，這都是作僞之證。（三）文體不但文字可作證，文體也可作證。如管子那種長篇大論的文體，決不是孔子前一百多年所能作的。後人儘管仿古，古人決不仿今。如關尹子中『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眞月，初不在角』，又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這決不是佛經輸入以前的文體，不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體，一個人也有一個人的文體。如莊子中說劍讓王漁父盜跖等篇，決不是莊周的文體。韓非子中主道揚摧今作揚權等篇和五蠹、顯學等篇，明是兩個人的文體。（四）思想凡能著書立說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學說，總有一個系統可尋，決不致有大相矛盾衝突之處。故看一部書裏的學說，是否能連絡貫串，也可幫助證明那書是否眞的。最淺近的例子，如韓非子的第一篇勸秦王攻韓，第二篇勸秦王存韓，這是絕對不相容的。司馬光不仔細考察，便罵韓非請人滅他自己的祖國，死有餘辜，豈不是冤煞韓非了！大凡思想進化有一定的次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即有那個時代的思想。如墨子裏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等篇所討論的問題，乃是墨翟死後百餘年纔發生的。

語體文範卷上

決非墨子時代所能提出。因此可知這六篇書決不是墨子自己做的。不但如此。大凡一種重要的新學說發生以後，決不會完全沒有影響的。若管仲時代已有管子書中的法治學說，決不會二三百年中沒有法治觀念的影響。又如關尹子說：『即吾心中，可作萬物。』又說：『雨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熟；內想大水，久之覺冷。』這是極端的萬物惟心論。若老子關尹子時代，已有這種唯心論，決無毫不發生影響之理。周秦諸子竟無人受這種學說的影響。可見關尹子完全是佛學輸入以後的書。決不是周秦的書。這都是用思想來考證古書的方法。『五』旁證。以上所說四種證據；史事、文字、文體、思想，皆可叫做內證。因這四種都是從本書裏尋出來的。還有一些證據，是從別書裏尋出的，故名爲旁證。旁證的重要有時竟與內證等。如西洋哲學史家，考定柏拉圖的著作，凡是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書中所曾稱引的書，都定爲真是柏拉圖的書。又如清代惠棟闕若璩諸人考證梅氏古文尙書之僞，所用方法，幾乎全是旁證。又如荀子正論篇引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又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是過也。』尹文子說：『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鬪。』莊子天下篇合論宋鉞尹文的學說道：『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息兵，救世之戰。』又說：『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小爲內。』又孟子記宋輕聽見秦楚交戰，便要去勸他。

們息兵。以上四條互相印證，即互爲旁證，證明宋鉞尹文實有這種學說。

以上說審定史料方法的大概。今人談古代哲學，不但根據管子、列子、鬻子、晏子、春秋、鷓冠子等書，認爲史料，甚至於高談『邃古哲學』、『唐虞哲學』，全不問用何史料。最可怪的是竟有人引列子天瑞篇『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一段，及淮南子『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一段，用作『邃古哲學』的材料。說這都是『古說而諸子述之，吾國哲學思想初萌之時，大抵其說即如此』。謝無量中國哲學史 第一篇第一章頁六這種辦法，似乎不合作史的方法。韓非說得好：『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即誣也。』參驗即是我所說的證據。以現在中國考古學的程度看來，我們對於東周以前的中國古史，只可存一個懷疑的態度。至於『邃古』的哲學，更難憑信了。唐虞夏商的事實，今所根據，止有一部尚書，但尚書是否可作史料？正難決定。梅賾僞古文，固不用說。即二十八篇真古文，依我看來，也沒有信史的價值。如臯陶謨的『鳳皇來儀』，『百獸率舞』，如金縢的『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這豈可用作史料？我以為尚書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的書，或是古代歌功頌德的官書，無論如何，沒有史料的價值。古代的書，只有一部詩經，可算得最古的史料。詩經小雅說：十月之交，

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後來的歷學家，如梁虞、隋張胄元、唐傅仁均、僧一行、元郭守敬，都推定此次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入食限。清朝閻若璩、阮元推算此次日食也在幽王六年。近來西洋學者也說詩經所記月日，西歷紀元前七七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國北部可見日蝕，這不是偶然相合的事，乃是科學上的鐵証。詩經有此一種鐵証，便使詩經中所說的國政、民情、風俗、思想，一一都有史料的價值了。至於易經更不能用作上古哲學史料。易經除去十翼，止賸得六十四個卦，六十四條卦辭，三百八十四條爻辭，乃是一部卜筮之書，全無哲學史料可說。故我以為我們現在作哲學史，只可從老子、孔子說起。用詩經作當日時勢的參考資料，其餘一切『無徵則不信』的材料，一概闕疑。這個辦法，雖比不上別的史家淹博，或可免『非愚即誣』譏評了。

整理史料之法

哲學史料既經審定，還須整理。無論古今哲學史料，都有須整理之處。但

古代哲學書籍，更不能不加整理的工夫。今說整理史料的方法，約有三端：（一）校勘古書。經了多少次傳寫，遭了多少兵火蟲魚之劫，往往有脫誤損壞種種缺點。校勘之學，便是補救這些缺點的方法。這種學問，從古以來，多有人研究，但總不如清朝王念孫、王引之、盧文弨、孫星衍、顧廣圻、俞樾、孫詒讓諸人的完密謹嚴。合科學的方法。孫詒讓論諸家校書的方法道：『綜

論厥善，大抵以舊刊精校爲據，依而究其微指，通其大例，精研博考，不參成見，其謬正文字，譌舛或求之於本書，或旁證之他籍，及援引之類書，而以聲類通轉爲之。鎖鑰序 札遂 大抵校書有三種根據：第一是舊刊精校的古本，例如荀子解蔽篇『不以己所臧，害所將受』，宋錢佃本元刻本明世德堂本皆作『所已臧』，可據以改正。第二是他書或類書所援引，例如荀子天論篇『脩道而不貳』，王念孫校曰：『脩當爲循，貳當爲貳，字之誤也。貳與貳同……羣書治要作循道而不貳，第三是本書通用的義例，例如墨子小取篇『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畢沅刪第二『也』字，便無意思。王念孫說：『也與他同，舉他物以明此物，謂之譬……墨子書通以也爲他，說見備城門篇。』這是以本書的通例作根據。又如小取篇說：『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王引之曰：『無故也焉，當作無也故焉。』文正與此同。他故下文云：『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無也故焉。』文正與此同。『這是先用本篇構造相同的文句來證『故也』當作『也故』，又用全書以也爲他的通例來證『也故』即『他故』。』(二)訓詁古書年代久遠，書中的字義古今不同。宋儒解書，往往妄用己意，故常失古義。清代的訓話學，所以超過前代，正因爲戴震以下的漢學家，註釋古書都有法度，都用客觀的佐證，不用主觀的推測。三百年來，周秦兩漢的古書所以可讀，不單靠

校。勘。的。精。細。還。靠。訓。話。的。謹。嚴。今。述。訓。話。學。的。大。要。約。有。三。端。第。一。根。據。古。義。或。用。古。代。的。字。典。如。爾。雅。說。文。或。用。古。代。箋。註。如。詩。的。毛。鄭。如。淮。南。子。的。許。高。作。根。據。或。用。古。書。中。相。同。的。字。句。作。印。證。今。引。王。念。孫。讀。書。雜。記。餘。編。上。一。條。爲。例。『老。子。五。十。三。章。』行。於。大。道。唯。施。是。畏。』王。弼。曰。『唯。施。爲。之。是。畏。也。』河。上。公。註。略。同。念。孫。按。二。家。以。『施。爲』釋。施。字。非。也。施。讀。爲。池。池。邪。也。言。行。於。大。道。之。中。唯。懼。其。入。於。邪。道。也。……說。文。『池。衰。行。也。』引。禹。貢。『東。池。北。會。於。匯。』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逸。淮。南。齊。俗。篇。『去。非。者。非。批。邪。施。也。』高。注。『施。微。曲。也。』要。略。篇。『接。徑。直。施。』高。注。『施。邪。也。』是。施。與。池。通。史。記。賈。生。傳。『庚。子。日。施。兮。』漢。書。施。作。斜。斜。亦。邪。也。韓。子。解。老。篇。釋。此。章。之。義。曰。『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此。尤。其。明。證。矣。』這一。則。中。引。古。字。典。一。條。古。書。類。似。之。例。五。條。古。註。四。條。這。都。是。根。據。古。義。的。註。書。法。第。二。根。據。文。字。假。借。聲。類。通。轉。的。道。理。古。字。通。用。全。由。聲。音。但。古。今。聲。韻。有。異。若。不。懂。音。韻。變。遷。的。道。理。便。不。能。領。會。古。字。的。意。義。自。顧。炎。武。江。永。錢。大。昕。孔。廣。森。諸。人。以。來。音。韻。學。大。興。應。用。於。訓。話。學。收。效。更。大。今。舉。二。例。易。繫。辭。傳。『旁。行。而。不。流。』又。乾。文。言。『旁。通。情。也。』舊。注。多。解。旁。爲。邊。旁。王。引。之。說。『旁。之。言。溥。也。徧。也。』說。文。『旁。溥。也。』『旁。溥。徧。一。聲。之。轉。』周。官。男。巫。曰。『旁。招。以。茅。』謂。徧。招。於。四。方。也。月。令。曰。『命。有。司。大。難。旁。磔。』亦。謂。徧。

磔於四方也……楚語曰「武丁使以夢象旁求四方之賢，謂徧求四方之賢也。」又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微子「小民方興，相爲敵讎」，立政「方行天下，至於海表」，呂刑方告無辜於上，舊說方字都作四方解。王念孫說：「方皆讀爲旁，旁之言溥也，徧也。說文「旁溥也」，旁與方古字通。商頌「方命厥后」，鄭箋「謂徧告諸侯，是方爲徧也」……「方告無辜於上」，論衡變動篇引此，方作旁，旁亦徧也。」以上兩例，說方旁兩字皆作溥徧解。今音讀方爲輕唇音，旁爲重唇音，不知古無輕唇音，故兩字同音相通，與溥字徧字皆爲同紐之字。這是音韻學幫助訓話字的例。第三，根據文法的研究，古人講書最不講究文法上的構造，往往把助字，介字，連字，狀字等都解作名字，代字等實字。清朝訓話學家最講究文法的，是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兩人，他們的經傳釋詞用歸納的方法比較同類的例句，尋出各字的文法上的作用，可算得馬氏文通之前的一部文法學要書。這種研究法，在訓話學上，別開一新天地。今舉一例：「老子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釋文「佳，善也」，河上云「飾也」。念孫案善飾二訓，皆於義未安……今案佳字當作佳，字之誤也。佳，古唯字也。唯兵爲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處。上言「夫唯」，下言「故」，文義正相承也。八章云「夫唯不爭，故無尤」，十五章云「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又云「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二十二章云「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皆其證也。古鐘鼎文，唯字作佳。石鼓文亦然。又夏竦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唯字作厓。据此則今本作唯者，皆後人所改。此佳字若不誤爲佳，則後人亦必改爲唯矣。玉念孫讀書雜誌餘篇上（二）貫通校勘是書的本子上的整理。訓詁是書的字義上的整理。沒有校勘，我們定讀誤書。沒有訓詁，我們便不能懂得書的真意義。這兩層雖極重要，但是作哲學史還須有第三層整理的方法。這第三層，可叫做「貫通」。貫通便是把每一部書的內容要旨融會貫串，尋出一個脈絡條理，演成一家有頭緒有條理的學說。宋儒注重貫通，漢學家注重校勘。訓詁，但是宋儒不明校勘。訓詁之學，故流於空疏，流於臆說。清代的漢學家最精校勘。訓詁，但多不肯做貫通的工夫，故流於支離碎瑣。校勘訓詁的工夫，到了孫詒讓的墨子閒詁，可謂最完備了。此亦比較之詞但終不能貫通全書，述墨學的大旨。到章太炎方纔於校勘訓詁的諸子學之外，別出一種有條理系統的諸子學。太炎的原道原名明見原墨訂孔原法齊物論釋都屬於貫通的一類。原名明見齊物論釋三篇，更爲空前的著作。今細看這三篇，所以能如此精到，正因太炎精於佛學，先有佛家的因明學，心理學，純粹哲學作爲比較印証的材料，故能融會貫通於墨翟莊周惠施荀卿的學說裏面，尋出一個條理系統。於此可見整理哲學史料的第三步，必須於校勘訓詁之外，還要有比較參考的哲學資料爲什麼呢？因爲古代哲學去今太遠，久成了絕學。當時發生

那些學說的特別時勢，特別原因，現在都沒有了。當時討論最激烈的問題，現在都不成問題了。當時通行的學術名詞，現在也都失了原意了。但是別國的哲學史上，有時也會發生那些問題，也會用過那些名詞，也會產出大同小異，或小同大異的學說。我們有了這種比較參考的材料，往往能互相印証，互相發明。今舉一個極顯明的例：墨子的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從魯勝以後，幾乎無人研究。到了近幾十年之中，有些人懂得幾何算學了，方纔知道那幾篇裏有幾何算學的道理。後來有些人懂得光學力學了，方纔知道那幾篇裏有光學力學的道理。後來有些人懂得印度的名學心理學了，方纔知道這幾篇裏又有名學知識論的道理。到了今日，這幾篇二千年沒人過問的書，竟成中國古代的第一部奇書了。我做這部哲學史的最大希望，在於把各家的哲學融會貫通，要使他們各成有頭緒條理的學說。釀出主意我用的比較參證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學。但是我雖用西洋哲學作參考資料，並不以為中國古代也有某種學說，可以自夸自喜。做歷史的人，千萬不可存一毫主觀的成見。須知東西的學術思想的互相引證，互相發明；至多不過可以見得類人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著大同小異的境地時勢，便會產出大同小異的思想學派。東家所有，西家所無，只因爲時勢境地不同；西家未必不如東家，東家也不配誇炫於西家。何況東西所同有，誰也不配誇張自豪。

故本書的主張，但以爲我們若想貫通整理中國哲學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別系的哲學，作一種解釋演述的工具。此外別無他種穿鑿附會，發揚國光，自己誇耀的心。

史料結論

以上論哲學史料：先論史料爲何；次論史料所以必須審定；次論審定的方法；

次論整理史料的方法；前後差不多說了一萬字。我的理想中以爲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國哲學史，必須要用這幾條方法：第一步須搜集史料，第二步須審定史料的眞假，第三步須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須把可靠的史料仔細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釋明白；最後又把各家的書貫串領會，使一家一家的學說，都成有條理有統系的哲學。做到這個地位方纔做到『述學』兩個字。然後還須把各家的學說，攏統研究一番，依時代的先後，看他們傳授的淵源，交互的影響，變遷的次序。這便叫做『明變』。然後研究各家學派興廢沿革變遷的原故。這便叫做『求因』。然後用完全中立的眼光，歷史的觀念，一一尋求各家學說的效果影響，再用這種種影響效果來批評各家學說的價值。這便叫做『評判』。該括全篇的大意，總說一番，喚起注意。這是我理想中的中國哲學史，我自己深知道當此初次嘗試的時代，我這部書定有許多未能做到這個目的，和未能謹守這些方法之處。所以我特地把這些做哲學史的方法詳細寫出一來呢。我希望國中學者用這些方法來評判我的書。二來

呢，我更希望將來的學者用這些方法來做一部更完備更精密的中國哲學史。
批評的意見

這篇「中國哲學史大綱導言」和第一篇選劉先生的「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鉤通」皆是指導我們一個「整理國故」的方法。我們應該表相當的感謝，自然不消說得。小子而今就文論文。漢朝孔安國尚書序說：「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這篇文章，乃是胡先生說明自己作「中國哲學史大綱」這部書的意思，和方正和孔安國說「序作者之意」的一句話相合，叫做「導言」，不過換個名目，所以也是「序」的一類文字。全篇分做「哲學」「哲學史」「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四截。因為「中國哲學史」是個主題，所以說得格外詳細；先論怎樣「區分」次論怎樣「搜集史料」；次論「史料必須審定」；次論「審定史料」的方法；次論整理史料的方法；洋洋灑灑，差不多寫了一萬多字。然而有條有理，說來頭頭是道，真可稱得「言有序」了。我從前曾經說：「言有物」，方纔能組織成系統；「序」便是把這個「物」來組織系統。見第一篇「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鉤通」後的批評意見中這句話固然自信不錯，而今想到，唐朝的韓愈，是中國當日一個文學革命家。蘇東坡說他「文起八代之衰」，然而他說許多作文的方法，我只佩服他一句話是「文從字順，各識職」。這句話便是「序」字絕

好一個註脚。怎樣叫做「文從字順」呢？就是下文的一字一句，跟定上文的一字一句下去。下一段意思順着上一段意思說去，一絲不走，不論頂橫倒豎，總教他節節相銜。這便叫做「識職」，便不愧「有序」。倘使不是如此，俗語叫做「不通」。韓文公就喚做「不職」。我便呼作「無序」。不論做長篇的文章，讀長篇的文章，最要注意他的「序」。他的下段怎樣的與上段銜接，方纔有個頭緒。例如胡先生這篇「中國哲學史大綱導言」，第一截「哲學的定義」，提出「人生切要的問題」這句話。第二截「哲學史」，開頭便跟着說「這種種人生切要問題……各人有各人的解決……解決方法……有時一種問題過了幾千百年，還沒有一定的解決……若有人……一一記叙下來，便成了哲學史」。又如第二截「哲學史」，提出「明變」「求因」「評判」三個目的。第四截「中國哲學史」講到「史料」，便不得不重新提一句，說「上文說哲學史有三個目的……但是哲學史先須做了一番根本工夫，方才可望達到這三個目的，這個根本工夫，叫做述學。又如「哲學史的史料」一段，說「述學的所以難，正為史料或不完備，或不可靠」，不完備，所以要搜集；不可靠，所以要審定；這句話便是承上文挈起下文。所以「史料的審定」一段，便跟着說「中國人作史，全不問這些材料是否可靠」。又如「整理史料之法」一段，開頭說「哲學史料，既經審定，還須整

「理」處處跟着上文，一線貫下；這個便叫做「文從字順」。「文從字順」便是「序」胡先生這篇文章的結構，直正周密極了。但是胡先生中國哲學史大綱凡例說：「本書全用白話；但引用古書，還用原文。」既然說到「全用白話」，當然無一字一句不是白話。然而胡先生這部書，和這篇導言，不但「引用古書」，「還用原文」的文言；就是胡先生自己發表意見，也着實帶文言的色彩。有些是胡先生自己的文言功夫，從前做得過深，「之」「乎」「者」「也」的習慣成自然了，一時改不過來。然而也有些竟是不能用白話寫出來，不能不夾着文言。所以不但是胡先生如此，現在大名鼎鼎幾個提倡白話文的作家，我讀他的文章，幾乎無一不如此。所以「文言一致」還是一句話；要真實做到，却是難！民國九年三月十六日午後九時四十三分，錢基博記。

題龐生文後

錢基博

這篇文章的標題，是『儒家智識階級的「同盟罷業」』。作者引許多孔孟的學說來作証。說道：『這種「同盟罷業」的名詞，都以爲中國向來沒有的，仿造歐美罷了。實在勞動階級的「同盟罷業」，因爲中國向來是老大帝國，重勞心而不重勞力，自然沒有這種舉動。這種名詞，若然智識階級的「同盟罷業」，中國向來本有的，不過換個名目不叫做「同盟罷業」。』

然則什麼人說的？什麼人做的呢？就是儒家了；就是孔子孟子了。『我讀這篇文，很佩服作者讀書有見，然而作者引現在中國的學生罷學和教師罷教來做例，却錯極了。爲什麼緣故呢？因爲孔子說：「天下無道則隱。」孟子說：「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不過是勸我們智識階級的人，不要誤用聰明，去幫扶着惡政府和惡社會。』助紂爲虐，罷了。換句話說，便是消極的不爲惡。現在中國的學生罷學和教師罷教，不學不教，却是消極的不爲善。怎樣可拿來相提並論？倘使社會上，個個人消極的不爲惡，這個社會便成個好社會。然而倘使個個人都要消極的不爲善起來，作者想想，這個社會還成個什麼現象呢？况且我們智識階級的人，所以要「隱」「去」「徙」，不肯幫助惡政府和惡社會去做事，便是要減損惡政府和惡社會作惡的勢力。現在中國的學生罷學，受損失的，是學生自己的學業。教師罷教，受損失的，是受教學生的課業。在學生一方面說，自己罷學，是「自暴自欺」；在教師一方面說，既然不能制止學生罷學，自己反要罷教，是「怠廢職務」，是「誤人子弟」。照這樣說，究竟還是減損惡政府和惡社會作惡的勢力呢？還是墮損我們自己在社會上作善的能力和信用呢？我却莫名其妙；還望作者細細的想一想。善惡的兩條路，如何可不認清。近時巴黎通信社，發表全歐智識界的宣言，大旨說：「這番大戰，完全是我智識界的思想家和藝術家，把腦

力去助政客軍人演成的。」這句話，意思中間也勸「智識界不要把腦力去助作惡的政客軍人。不但如此；而且進一步，要主張「正誼人道」，竭力引導普天下的人，嚮善的一條路走去。而今我中國的智識界，既然不能教人不作惡；自己又不肯嚮善，拚命的鬧罷學罷教，當作一件驚天動地大事業做，你道可歎不可歎呢！我們勸阻他還來不及，如何還可以「有書爲證」去作興他。我常常說：現在我們中國，爲什麼弄不好呢？就是因爲小人肆無忌憚的作惡。社會上有一兩個好人，却只是一副「憂國憂民」的面孔，勿高勿興，總不曉得打起精神去做。所以一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我說到這句話，真正覺得傷心。我想天地中間，祇有虎狼一般凶的動物，天然是「敢於作惡而不勇於爲善」，而今眼見我們中國人，作惡是肆無忌憚的；作善是勿高勿興的，是沒有精神打起來的；難道天生是一種「敢於作惡而不勇於爲善的人類麼！這還有點人味兒嗎！我是要做人的，要爲善的。我併且要勸作者同着我做人爲善的。」作者試把我的話想一想。

作者附記

徐師曾文體明辨說：一題跋者，編簡之後語……覽者或……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於末簡……一曰題，二曰跋，三曰書，某四曰讀，某夫題者，諦也，審諦其義也，跋者，本也，因文

而見本也。書者，書其語也。讀者，因於讀也。……題跋者，舉類以賅之也。其詞考古證今，釋疑訂謬焉。我這篇因爲讀龐生的文，審諦他的意義，心裏有贊可的，有不贊可的，贊可的，因「書其語」不贊可的，因發表我的意見「考古證今」「釋疑訂謬」正合文體明辨所說「題跋」的一種文字。因爲龐生的原文，但曉得「儒家智識階級的「同盟罷業」」有書爲證，却沒有知道儒家孔子孟子的用心所在，所以特提出「善」「惡」兩個字，做討論的前提。中間「善惡的兩條路，如何可不認清」一句話，當頭作一棒喝，是通篇的點眼。直說到的意思，喚起注意，作一結穴。民國九年三月十九日午後七時

作者自記

語體文範卷中

無錫錢基博纂

告語門

公布類

勸辦義務教育白話布告

錢基厚

這義務教育不是別樣，就是要我們家的小孩子，不分貧富，無論男女，多少總要識幾個字，讀幾句書，懂些做人的道理。這種教育，又叫做國民教育，因為是人人不可少的，差不多國民應盡之義務，所以就叫他義務教育。點題，這是第一段，說明義務教育的意旨；最是明爽動人。近來奉到省裏一角公文，就是

說「這件事，我們江蘇也要辦了。但是我們江蘇的地方，不見得都有錢辦這件事，可以設法從各處開熱地方辦起。」這就是省裏公文大致的意思。這就是第二段，敘明省裏公文的意思；乾淨之至。但是，要大家的小孩子讀書，承第一段意思轉必先要籌劃讀書的地方，這就是學堂。這是第三段學堂不是輕輕容易隨便可以辦的，跟手必先要曉得應該讀書的小孩子有多少，纔有個把握；這應該讀書的小孩子，就叫做學齡兒童。這學齡兒童的年紀，最小滿六週歲，就是舊說的七歲；最大滿十三歲，就是舊說的十四歲。現在調查，就是要曉得這學齡兒童有多少。繳這還是第一步。這句束上起

第四段，說明學齡兒童的意旨；清楚。將來那一處學堂不夠，還要設法多開學堂；這句話，一方面承明第二步，一方面呼應第三段。務必要大家的小孩子，都有讀書的地方；這句話，呼應第三段。將來大了，都懂道理；這句話，呼應第一段。然後這件事纔算辦完結。這是第五段，歸宿前文，因為這種道理不見得大家都懂，所以就用淺近的白話，講給你們聽。這是與你們狠有關係的事，你們將來總要依着辦法走，切不可自己弄壞了；至要。這是第六段，說明布告的用途。丁寧一番。特此布告。

批評的意見

這類布告的文字，是曉諭大眾的；最要是清楚，簡截，清楚，方纔容易懂；簡截，方纔容易記。話說得勿多，愈短愈妙，叫做簡，勿拖泥帶水，句句如斬釘截鐵一般，叫做截。從前官府勸辦保甲，完錢糧，往往用四言或六言的白話韻文告示，便是要清楚，簡截，人人懂得記得的。意思然而清楚，還容易簡截，卻難簡截的文字，決然清楚，清楚的文字，未必能簡，然而斷沒有不截，就像這篇布告，差不多有四百字，雖不算「簡」，然而句句斬釘截鐵，却當得一個「截」字。開頭第一層，先說明「義務教育」的意義，叫人人曉得「什麼叫做「義務教育」；這一個「義務教育」，便是要叫「我們家的小孩子讀書」，狠有益的，有個樂於從事的意思。然後說到「義務教育」的辦法，第一步，調查學齡兒童，第二步，設法添開學堂，清楚自不消說。

民國九年三月二十日午後八時 錢基博記

調查戶口白話布告

錢基厚

我們中國地方的戶口，向來沒有明確的統計，就是從前，要辦保甲，編查門牌，也不過假手吏役，虛應故事，所以就有官廳，意思要想替地方做一兩件事，也苦無從下手，爲什麼呢？因爲戶口是地方一切的根本，譬如我們數說人家的興衰，必先說是那一家，的丁，子孫多；其餘的那幾家是衰落，能近取譬，最是親切有味。所以古人就有借各地戶口的多少，看當時國家的強弱，就是此理。什麼叫做戶？就是一家人口結合的代名詞。什麼叫做口？就是人民在家裏的代名詞。地方一切事業，本是爲人民辦的。現在地方戶口的多少，尙沒有知道；還想做什麼事？兩語這一回，奉省長行下公文來，說「要切實辦這件事，還要派員到各縣覆查，決不可如從前保甲門牌，隨便填寫，毫無用處」。回應起處究竟這調查戶口，於人民有什麼利益？就再從眼前幾件事說說罷。這一筆總領起下文譬如現在要辦義務教育，意思就要替大家子弟設法都讀書。這一來，就要添辦學堂。現在我們地方，究竟大家共有多少子弟，應該進學堂讀書，還沒有曉得。這添辦學堂一層，一時就無從設起。省長發下來的簡章第三條說明，也說道：「兒童不論男女，都應註明已入學或未入學」，正是此意。利還有一件我們從前無錫，本來是狠太平的。這幾年，不論什麼

語體文範卷中

時候，亦就有一二出人意外的打劫重案出來了。這固是外來強盜居多，要曉得我們地方沒有內盜，這外盜就不知底細；怎麼我們地方那幾家有錢都曉得的，這豈不是有內盜作引綫麼？本知事從前辦案，亦審出都有本地人引綫。這調查戶口如辦得好，便能使壞人無從躲匿；這地方盜案也可以細微減些。這回省長發下來的簡章第三條，亦狠注意容留外人居住；就是此意。利二·這兩件事，一件是戶口調查清楚後，可以添辦學堂；大家的子弟，不愁沒有讀書的地方。一件是戶口調查清楚，可以不怕強盜來打劫。是兩件實實在在的利益；然後下文再虛說一句，令人想望無窮，便不知不覺的高興去做了。真是善於措詞。其餘還有多少，一時亦數說不盡。以上說「調查戶口」的利，益，欲動大家要辦的心。現在還

有一件事，是大家狠疑心的，就是調查戶口，爲什麼要牽涉大家的動產不動產？提筆，喚起注意。這是本知事也曾細細想過。現在地方自治，將要恢復縣自治法，已奉大總統令公布，記得第三條第四條內有幾款，說選舉被選舉的資格，都是與財產狠有關係。還有一層，將來最下級的地方自治，仍是市鄉從前市鄉選舉，須分甲乙級，是大家知道的；這尤其與各人財產多少發生關係。現在調查牽涉財產一層，就是爲將來恢復自治張本。斷一句了當，這又說「人民渴望的，狠有關係。」一方面解釋大家「調查戶口，爲什麼要牽涉財產」的這個疑問。一方面引起大家必欲辦的心。我們地方的人民，從前於地方自治狠熱心，獎飾一句，尤其使人高興。這一層明白了，將來就可以不必再遮遮掩掩了。更有一層，可以反證一波甫平，現在調查經費，奉省長發下來的簡章第一條，還說要叫縣設法另籌，不肯破費民間一錢。豈

有因此反令將來大家財產受損的道理。眼前指點，最是親切。這麼一想，就可以放心了。以上是解釋大家
的疑慮，不但減少他的阻撓，更叫讀者覺得有益無損。但是有一層亦不可因為有選舉的關係，就大家隨便將財產多
寫些，為將來佔選舉的地步。轉一隨手又要知道各家財產的多少，與現在完納錢糧的數目，也
可以比例得出的。如果將來地方財產總數比較錢糧數目太多，豈不惹人笑話。一句或者
也要多出事來。一句警告。杜這也是狠要注意的。一句丁寧。以上是。以上幾件都明白了，這調查
就要實行了一。總交代現在擬定施行細則幾條，連同省長發下來的簡章，也摘錄狠要緊的幾
條，一同粘在後面，大家細細看去罷。將來調查員到門，務要老老實實聽其一一按冊調查，不
可稍有虛誑切切。重行丁寧特此布告。

批評的意見

我從前曾經說：「布告是曉諭大眾的。」既然是曉諭大眾，最好是能體貼大眾人民的意
思說去。這篇布告就是絕好的例。曉得大眾人民的意思，最希望的是「自家子弟能讀書」
最怕的是「強盜來打劫」。所以「說調查戶口」的利第一件，可以「添辦學堂」；第二件，可
以「滅除盜劫」；有利無害，自然高興去辦。又曉得我們地方的人民，狠熱心的，是「地方自
治」；狠怕的，是「加征錢糧」。而今調查戶口，要牽涉大家的動產不動產，便要疑心到是

「加征錢糧」的張本。所以引縣自治制來說「現在調查涉及財產一層，就是爲將來恢復自治的張本。」叫大衆曉得是「地方自治」的張本，不是「加征錢糧」的張本，是好意，不是惡意。自然沒有阻撓。然而大衆既然曉得「有選舉的關係，就隨便多寫財產，爲將來佔選舉的地步」，也是不可不慮的。所以又丁甯告戒一番。句句是體貼大衆人民意思說的，所以格外覺得親切動人。民國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午後二時，錢基博記。

演說類

何謂科學家在上海寰球學生會演說

任鴻雋

我同了幾位朋友，從美國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看見了幾家報紙，在本埠新聞欄中，大書特書的道：「科學家回滬」我看了這個題目，就非常的惶惑起來。你道爲什麼原故呢？因爲我離中國久了，不曉得我們國人的思想學問，造到了甚麼程度。這一科學家一三個字，若是認真說起來，我是不敢當的。若是照傍的意思講起來，我是不願意承受的。所以我今天倒得同大家講講。扼定這科學家三個字，一反一正，說出兩層意思；定一篇的結構。可謂筆大如椽。

我所說的傍的意思，大約有三種。一種是說科學這東西，是一種玩把戲，變戲法，無中可以生有，不可能的變做可能。講起來是五花八門，但是於我們生活是沒有關係的。有的說你們

天天講空氣是生活上一刻不可少的，爲什麼我沒看見什麼空氣，也活了這麼大年紀呢？有的說：用了機械，就會起機心，我們還是抱甕灌園，何必去用桔槔呢？有的說：用化學精製過的鹽和糖，倒沒有未經精製過的鹹甜得有味，有的說：不乾不淨，吃了不生毛病，何必講究什麼給水工程，考驗水中的微生物呢？總而言之，這種見解，看得科學既是神秘莫測，又是了無實用，所以他們也就用了一個「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拿來當把戲看，還可以要當一件正經事體去做，就怕有點不穩當。這種人心中的科學，既是如此，他們心中的科學家，也就和上海新世界的卓柏林、北京新世界的左天勝差不多。這種科學家，我們自然是沒有本領，敢冒充的。這是不願承受的一種意思。第二種是說科學這個東西，是一個文章上的特別題目，沒有什麼實際作用。這話說來，也有來歷。諸君年長一點的，大約還記得科舉時代，我們全國的讀書人，一天埋頭用功的，就是那「代聖賢立言」的八股，那時候我們所用的書，自然是那四書、味根錄、五經備旨等，過了幾年之後，八股廢了，改爲考試策論經義，於是我們所用的書，除了四書五經之外，再添上幾部通鑑輯覽、三通考輯要、和西學大成、時務通考等，那能使用西學大成、時務通考中間的事實或字句的，不是叫做講實學、通時務嗎？那西學大成、時務通考裏面，不是也講得有重學力學以及聲光電化種種學問嗎？現在科學家講的，還是重學力學以及聲

語體文範卷中

光電化那種玩意兒；只少了四書五經通鑑三通等書。所以他們想想，二五還是一十；你們講科學的，就和從前講實學的是一樣；不過做起文章來，拿那化學物理中的名詞公式，去代那子曰詩云張良韓信等字眼罷了。這種人的意思，是把科學家仍舊當一種文章家，只會鈔襲，就不會發明；只會拿筆，就不會拿試驗管。這是他們由歷史傳下來的一種誤會。我們自然也是不能承認的。這又是不願承第三種是說科學這個東西，就是物質主義，就是功利主義。所以要講究興實業的，不可不講求科學；你看現在的大實業如輪船、鐵路、電車、電燈、電報、電話、機械製造、化學工業，那一樣不靠科學呢？要講究強兵的，也不可不講求科學；你看軍事上用的大砲、毒氣、潛水艇、飛行機，那一樣不是科學發明的？但是這物質主義、功利主義大發達了；也有點不好，就像我們乘用的代步，到了磨託車，可比人力車快上十倍，好上十倍了。但是這磨託車不過供給那些總長督軍們出來，在大街上耀武揚威，橫衝直撞罷了。真正能夠享受他們的好處的，有幾個呢？所以這物質的進步，到了現在，簡直要停止一停止纔是。再說：「那科學的發達，和那武器的完備，如現在的德國，可謂登峯造極了；但是終不免於一敗。所以那功利主義，也不可過於發達的。現在德國的失敗，就是科學要倒霉的朕兆。」照這種人的意思，科學既是物質功利主義；那科學家也不過是一種貪財好利，爭權名狗的人物。這種見解的

錯處是由於但看見科學的末利，不會看見科學的根源；但看見科學的應用，不會看見科學的本體。他們看見的科學既錯了，自然他們意思的科學家也是沒有不錯的。這又是不願承受的一種意思

現在我們要曉得科學家是個什麼人物，須先曉得是個什麼東西。以上是說一中國人所謂科學家，是不願承受的一

自此以下，便要說「怎樣的一種科學家，是不敢當的了」。這兩句承上起下，作一機杼，第一我們要曉得科學是學問，不是一種藝術。這學術兩個字，今人拿來混用，其實是有分別的。古人云：「不學無術」，可見學是根本，術是學的應用。我們中國人，現在聽慣了那「形而上」「形而下」的話頭，只說「外國人曉得的，都是一點藝術。我們雖然形而下的藝術，趕不上他們；這形而上的學問，是我們獨有的，未嘗不可抗衡西方，毫無愧色。」我現在要大家看清楚的就是我們所謂「形而下」的藝術，都是科學的應用，并非科學的本體。科學的本體，還是和那「形而上」的學，同出一源的。這句話我不詳細解釋，諸君大約還有一點不大明白。諸君曉得哲學上有個大問題，就是我們人類的智識，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對於這個問題，各哲學家的見解不同，所以他們的學派，就指不勝屈了。其中有兩派絕對不相容的：一個是理性派。這派人說：「我們的智識，全是由心中的推理力得來的。譬如那算術和幾何，都是由心裏生出來的條理；但是他們的公理定例，皆是真確切實，可以說是亘古不變的。至於靠耳目五官來求智識，那就有些靠不住了。例如我們看見的

電影，居然是人物風景，活動如生；其實還是一張一張的像片在那裏遞換。又如在山前放一個砲仗，我們就聽得一陣雷聲；其實還是那個砲仗的回響。所以要靠耳目五官去求真智識，就每每被他們騙了。還有一個是實驗派。這派人的主張，說「天地間有兩種學問：一種是推理得出的；一種是推理不出的。譬如上面所說算術和幾何，是推理得出的。設如我們要曉得水熱到了一百度，是個什麼情形；冷到了零度，又是個什麼情形；那就憑你什麼天縱之聖，也推理不出來了。要得這種智識，只有一個法子；就是把水拿來實實在在的熱到一百度或冷到零度；舉眼一看，就立見分曉。」所以這實驗派的人的主張，要講求自然界的道理，非從實驗入手不行。這種從實驗入手的辦法，就是科學起點（算術幾何也是科學的一部分；但是若無實驗學派，斷無現今的科學。）我現在講的是科學，却把哲學的派別叙了一大篇；意思是要大家曉得這理性派的主張，就成了現今的玄學，或形而上學（玄學也是哲學的一部分）實驗派的主張，就成了現今的科學。他們兩個正如兩兄弟，雖是形象不同，却是同出一父。現在硬要把大哥叫做「形而上」的，把小弟叫做「形而下」的，意存輕重，顯生分別；在一家裏，就要起鬩牆之爭；在學術上，就不免偏枯之慮。所以我要大家注意這一點，不要把科學看得太輕太易了。

這一層歸結到「不要把科學看得太輕太易」了。這一句，就是反挑「不敢當」的意思。第二，我們要曉得科學的本質，是事實，不是文

字這句話看似平常，實在非常重要。有人說：「近世文明的特點，就是這事實之學，戰勝文字之學。」據我看來，我們東方的文化，所以不及西方的所在，也是因為一個在文字上做工夫，一個在事實上做工夫的原故。諸君想想，我們舊時的學者，從少至老，那一天不是在故紙堆中討生活呢？小的時候，讀那四書五經子史古文等書，不消說了，就是到了那「學有心得」「閉戶著書」的時候，也不過把古人的書來重新解釋一遍，或把古人的解釋來重新解釋一遍；倒過去一桶水，倒過來一桶水，倒過去，倒過來，終是那一桶水；何嘗有一點新物質加進去呢？既沒有新物質加進去，請問這學術的進步從何處得來？這科學所研究的，既是自然界的現象，他們就有兩個大前提：第一，他們以為自然界的現象，是無窮的；天地間的真理，也是無窮的。所以只管拚命的向前去鑽研，發明那未發明的事實與秘藏。第二，他們所注意的，是未發明的事實；自然不僅僅讀古人書，知道古人的發明，便以為滿足。所以他們的工夫，都由研究文字移到研究事實上去了。惟其要研究事實，所以科學家要講究觀察和實驗；要成年累月的，在那天文台上，農田裏邊，轟聲震耳的機械工場，和那奇臭撲鼻的化學試驗室裏面做工夫。那驚天動地，使現今的世界，非復三百年前的世界的各樣大發明，也是由研究事實這幾個字生出來的。就是我們現在辦學校的，也得設幾個試驗室，買點物理化學的儀器，才算

得一個近世的學校，要是專靠文字，就可以算科學；我們也只要買幾本書就夠了；又何必費許多事呢？這一層是針對「不願承受」的第二種意思說的。說到「要是專靠文字」；講了這兩層，我們可以曉得科學大概是個什麼東西了。曉得科學是個什麼東西，我們可以曉得科學家是個什麼人。呼應本段開首「現在我們要曉得科學家是個什麼人」，須先曉得科學是個什麼東西。這句話，照上面的話講起來，我們可以說：科學家是個講事實的學問，以發明未知之理為目的的人。斷一有了這個定義，那前面所說的三種誤會，可以不煩言而解了。呼應上一段「不願承受」的三種意思但是對於第三種說「科學就是實業」的，我還有幾句話說。隨手蹴起一波來，補足餘意。科學與實業，雖然不是一物，却實在有相倚的關係。就像法勒

第發明電磁關係的道理，愛迭生就用電來點燈。瓦特完成蒸汽機關，史荻芬生就用來作火車頭。我們現在承認法勒第、瓦特是科學家，也一樣承認愛迭生、史荻芬生是科學家。但是沒有法勒第、瓦特兩個科學家，能否有愛迭生、史荻芬生這兩個科學家，還是一個問題。而且要是人人都從應用上去着想，科學就不會有發達的希望。所以我們不要買櫝還珠，因為崇拜實業，就把科學擱在腦後了。「何謂科學家」這個問題至此已得個結論了。

現在大家可以明白，科學家是個什麼樣的人物了，但是這科學家如何養成的，一波甫平，這個問題也狠重要，不可不向大家說說。我們曉得學文學的，未做文章以前，須要先學文字。

和文法；因爲文字和文法，是表示思想的一種器具。學科學的也是如此。他們還沒有研究科學以前，就要先學觀察、試驗和那記錄、計算、判斷的種種方法，因爲這幾種方法，也是研究科學的器具。又因現今各科科學，造詣愈加深，分科愈加細密，一個初入門的學生，要走到那登峯造極的地方，却已不容易。除非有特別教授，照美國大學的辦法，要造成一個科學家，至少也得十來年。等我把這十年分配的大概說來，大家聽聽：才進大學的兩三年，所學者無非是剛纔所說的研究科學的器具，和關於某科的普通學理。至第四年第五年，可以擇定一科，專門研究，盡到前人所已到的境界，並應該盡閱他人關於某科已發表的著作。（大概在雜誌裏面）如由研究的結果，知道某科中間還有未解決的問題，或未盡發的底蘊，就可以同自己的先生商量，用第六第七兩年，想一個解決的方法來研究他。如其這層工夫成了功，在美國大學，就可以得博士學位了。但是，得了博士的，未必就是科學家。一波又起，如其人立意做一個學者，他大約仍舊在大學做一個助教，一面仍然研究他的學問，等他隨後的結果，果然是發前人所未發，於世界人類的智識上，有了的確的貢獻，我們方可把這科學家的徽號奉送與他。送層轉層深，這個「科學家」的徽號，非可輕易奉送；正是見得「科學家」三字，真不容易當。這最後一層，因爲是獨立研究，很難定其所需的日月，我們暫且說一個三年五年，也不過舉其最短限罷了。要做成功一個「科學家」，真不容易。這樣的科

學家雖然不_○就_○是_○牛頓法勒第達爾文_○；也有_○做_○牛頓法勒第達爾文的_○希望_○。這樣的_○科學家_○，我_○們_○雖然_○不_○敢_○當_○，却_○也_○不_○敢_○不_○勉_○。惟其不敢當，所以不敢不勉。呼應起筆。

批評的意見

這篇文章的題目是「何謂科學家」作者開口便說：「若是認真說起來，我是不敢當的；若是照傍的意思講，我是不願意承受的。」扼重「何謂」二字，定全篇一開一合之局。直說到「我們可以說，科學家是個講事實學問，以發明未知之理爲目的的人。」一句話，這個

「何謂」二字，方纔得個確實的解答。我常說：做題目有個題眼；這個眼，決然不在實處，須得嚮虛處尋；猶之人的眼，決然是嵌空靈瓏而不可塞實質的。做文章的人，最要注_○定_○他_○的_○眼_○點_○去_○，方纔說話能中要害。就像「何謂科學家」這個題，有一等人，往往羅列着許多科學家姓名，鋪張科學家許多功績做去，雖然也是一種做法，然而到底沒有教讀者得到「科學家是個講事實學問，以發明未知之理爲目的的人」這一種明確觀念。文章也沒有波瀾，沒有意趣，就是因爲他沒有曉得「何謂科學家」這個題的題眼，不在「科學家」而在「何謂」兩個虛字上。上卷第一篇「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鈎通」，劉先生扼重「怎樣」二字做；第二篇「怎麼樣去教授國文」，周潘二君扼重「怎麼樣」三字做；也是因爲兩

個題的題眼，在一怎樣，二怎麼樣。幾個虛字。民國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午後二時錢基博記。

國文之將來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演說

蔡元培

今日是貴校毛校長與國文部主任代表國文部諸君要我演說。我願意把國文的問題提出來討論，尤願意把高等師範學校應當注意那一種國文的問題提出來討論，所以預擬了「國文之將來」的題目。出題

國文的問題，最重要的，就是白話與文言的競爭。我想將來白話派一定占優勝的。先斷後案白話是用今人的話，來傳達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話，來傳達今人的意思；是間接的。間接的傳達，寫的人與讀的人，都要費一番繙繹的工夫；這是何苦來。我們偶然看見幾個留學外國的人，寫給本國人的信，都用外國文，覺得很好笑。要是寫給今人看的，偏用古人的話，不覺得好笑麼？妙語解人頤

從前的人，除了國文，可算是沒有別的功課。從六歲起，到二十歲，讀的寫的，都是古人的話；所以學得狠像。現在應學的科學，狠多了；要不是把學國文的時間騰出來，怎麼來得及呢？而且從前學國文的人，是少數的；他的境遇，就多費一點時間，還不要緊。現在要全國的人，都能

寫能讀，那能叫人都費這許多時間呢？歐洲十六世紀以前，寫的是拉丁文，後來學問的內容複雜了，文化的範圍擴張了，沒有許多時間來摹仿古人的話，漸漸兒都用本國文了。他們的中學校，本來用希臘文，拉丁文作主要科目的，後來創設了一種中學校，不用希臘文；後來又創設了一種中學，不用拉丁文了。日本維新的初年，出版的書，多用漢文。到近來，幾乎沒有不是言文一致的。可見由間接的，趨向直接的，應呼是無可抵抗的。我們怎能抵抗他呢？無

抵抗，就是一定占優勝的意思。

有人說：文言比白話；有一種長處，就是簡短，可以省寫讀的時間。但是腦子裏繙譯的時間，可以不算麼？一難

有人說：文言是統一中國的利器。換了白話，就怕各地方用他本地的話，中國就分裂了。但是提倡白話的人，是要大家公用一種普通話；借着寫的白話，來統一各地方的話，並且用讀音統一會所定的注音字母，來幫助他；那裏會分裂呢？要說是靠文言來統一中國，那些大多數不通文的人，豈不屏斥在統一以外麼？又是一難一解

所以我敢斷定白話派一定占優勝。一筆但文言是否絕對的被排斥，還是一個問題。這數語轉，開出下半篇文章。照我的觀察，將來應用文一定全用白話，但美術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抑揚

致盡

應用文，不過記載與說明兩種作用。前的是要把所見的自然現象或社會經歷給別人看。後的是要把所見的眞僞善惡美醜的道理與別人討論。都正要明白與確實，不必加別的色彩。所以宜於白話。譬如司馬遷的史記，不是最有名的著作麼？他記唐虞的事，把欽字都改作敬字，克字都改作能字，其餘改的字很多；記古人的事，還要改用今字。難道記今人的事，反要用古字麼？又如六朝人喜作駢體文；但是譯佛經的人，別創一種近似白話的文體；不過直譯印度文，與普通話不同罷了。後來禪宗的語錄，就全用白話。宋儒也是如此。可見記載與說明，應用白話，古人已經見到。將來的人，自然更知道了。這一段，是說應用文一定全用白話。

美術文，大約可分爲詩歌、小說、劇本三類。小說從元朝起，多用白話。劇本元時也有用白話的；現在新流行的白話劇，更不必說了。詩歌如擊壤集等，古人也用白話。現在有幾個人，能做得很好的白話詩，可以料到將來，是統統可以用白話的。照這樣說，明明是美術文也可完全不用文言，反剔一部分三字。但是美術有兼重內容的，如圖畫、造象等，也有專重形式的，如音樂、舞蹈、圖畫等，專重形式的美術，在乎支配均齊、節奏、調適、舊式的五七言律詩與駢文、音調鏗鏘、合乎調適的原則；對仗工整、合乎均齊的原則；在美術上，不能說毫無價值。就是白話文盛行的時候，也許有特別傳習的，譬如

我們現在通行的是楷書行書，但是寫八分的寫小篆的，寫石鼓文或鐘鼎文的，也未嘗沒有將來文言的位置，也是這個樣子。這一段，是說「美術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至於高等師範的學生，是預備畢業後，作師範學校與中學校的教習的。中學校的學生，雖然也許讀幾篇美術文，但練習的文，不外記載與說明兩種。師範學校的學生，是小學校教習的預備，小學校當然用白話文。照這麼看起來，高等師範學校的國文，應該把白話文作為主要。至於文言的美術文，應作為隨意科，就不必人人都學了。這末一段，是交代明白開首一段說的話。

批評的意見

蔡先生所以敢於一口斷定「白話派一定占優勝」最着要的幾句話，就是說：「白話是用今人的話，來傳達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話，來傳達今人的意思，是間接的。間接的傳達，寫的人與讀的人，都要費一番繙譯的工夫，這是何苦來……寫給今人看的，偏用古人的話……歐洲……日本……到近來，幾乎沒有不是言文一致的。可見由間接的，趨向直接的，是無可抵抗的。我們怎麼能抵抗他呢……但是提倡白話的人，是要大家公用一種普通話，借着寫的白話，來統一各地方的話。」文章的趨勢，「從間接嚮直

的接，無可抵抗；「這句話確是不錯，但是現在我們中國通用的文言，果然就是古人的話」和希臘文拉丁文在歐洲一樣嗎？白話文寫和讀，果然是「直接」比較，文言容易得多嗎？我用白話來寫這篇的批評意見，果然是振筆直寫，不用腦來做一番繙譯的功夫嗎？倘使我宣讀蔡先生這篇白話的演說文，與大眾聽，現在中國二十餘省的人，不用繙譯，就能聽得懂的，果有幾多省嗎？「文言一致」「國語統一」這兩塊招牌，在我們偌大的中國，果然可以同時豎得起來，「並行不背」的嗎？通俗的平民文學，果然是幾個學閥很高貴的大學學者產生得出來的嗎？我不是不能做白話文的，（自信白話文的程度決然不在蔡先生之下）并且也不是桐城派的古文家，不肯做白話文的，然而做白話文的結果，對於這幾層疑難，終究心裏沒有委決得下，所以要說來，請教請教。

(1) 現在我們中國通用的文言，果然就是「古人的話」和希臘文拉丁文在歐洲一樣嗎？這個問題，可分做兩層解答：第一，中國現在通用的文言，不就是古人的語，爲什麼緣故呢？蔡先生說：「六朝……譯佛經的人，別創一種近似白話的文體……後來禪宗的語錄，就全用白話。」好像白話文是從六朝學佛的人起，這句話是不對的。我常常說：我中國最古的十三經，便也有白話文，有文言文，這個派別，是從古就有，不是六朝時候起的。十三經中，

像尙書詩經兩部書的文字；便都夾雜着當日的語。因爲語是要隨時變遷的，所以後來人讀就不大容易懂。爾雅一部書中間，有釋詁釋言釋訓三篇，便是把從古到今通用的文言；來解釋書詩的古語。所以蔡先生說：「司馬遷的史記……記唐虞的事，把欽字都改作敬字，克字都改作能字；——是把從古到今通用的文言；改去唐虞時候的語，不是一記古人的事，改用今字。」這是最古的白話文。此外如周禮春秋左氏傳孝經論語孟子禮記之類，都是文言。所以字句之間，後來人讀容易懂。這便可見得中國現在通用的文言，是古人的文言，不是古人的話。我更有一證：孔夫子做易經乾坤兩卦的文言，明明題做「文言」，不叫做話；然而句法字法，却和現在通用的文言一般，沒有分別。這更可見得古人的話，是另外一種，不就是現在通用的文言。春秋時第一個會做文言的，就是孔夫子自己著易十翼，是文言，不消說；就是他的門弟子，記老師的話，做成論語孝經兩書；左丘明受經仲尼，著春秋傳，也是文言。可見仲尼之徒，做文章，沒有一個不用文言的。爲什麼緣故呢？因爲春秋百二十國；那孔老夫子門下，三千弟子，七十二賢，占的國籍，便就不少；當日國語既沒有統一，如果各操着自己的國語著書，那麼就魯國人著的書，齊國人可以不懂；齊國人著的書，晉國人可以不懂；南方吳楚諸國，更是不消說；要照這樣做，孔夫子的道就傳不成了。所以孔

夫子說：「辭達而已；」一達就是。要人人懂得的意思，怎樣能够人人懂呢？就是用文言。孔夫子說：「今天下，書同文。」又說：「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這個「遠」字，是橫說，不是豎說，是「縱橫九萬里」「廣遠」的遠，不是「上下五千年」「久遠」的遠；孔老夫子的意思，就是說：「當今的天下，各國的國語，就或不一樣；然而寫出來的文字，還是一樣；所以我們著書立說，總要是文言，不是白話；儻使是白話，祇可限於方隅，傳到遠處就不行。」猶之現在廣東福建兩省的人，做白話文，中間夾雜着許多廣東福建老土；我們要懂他的意思，好比猜謎還難；怎樣能行遠呢？所以孔老夫子也不是不曉得白話文的便利，說得就寫得；然而說得就寫得的白話文，決然沒有不是老土；祇可土人懂得，不能行遠。如果要行遠，決然是用文言。這個文言，便是從古到今通用的一種文言。古人的話，是另外一種。這是可斷言的。第二，中國現在通用的文言，和白話的區別，也不像希臘文拉丁文和現在的歐文，相差得遠。爲什麼緣故呢？現在白話文的字，還是從前做文言用的字；然而現在歐文的字，却不就是希臘文拉丁文的字。所以我們中國人，看得懂白話文的，就能看得懂文言。現在歐洲的英俄德法各國人，人人懂得本國文；却不是人人懂得希臘文拉丁文。怎樣可拿來相提並論呢。真正可謂擬不於倫了。

(2) 白話文，寫和讀，果然是直接，比較文言容易得許多嗎？我從前曾經說：「語體文和文言不一樣的處所，不過是句式……不論是語體文，是文言，既然叫到文，必定是個有系統有組織的文字。」換句話說，就是白話文比較文言的便利，也不過是句式，就算便利，也是有限。然而這個便利，究竟在那兒呢？據蔡先生說：「白話是用今人的話，來傳達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不像「文言……間接的傳達，寫的人與讀的人，都要費一番繙譯的工夫。」這句話何嘗不是；然而可惜祇限於北幾省（或者也祇限於北京城）爲什麼緣故呢？因爲提倡白話的幾個文學大家，面子上是說：「要大家公用一種普通話，借着寫的白話，來統一各地方的話；」骨子裏還是用政治勢力集中的北京話，來統一南北。據我們南方人的眼光，却不道白話是用北人的話，來傳達南人的意思，還是間接的。從前做文言，是把要說的話，合着文言的句式繙譯去；現在是合着北方的話法繙譯去；何嘗不要費一番繙譯的工夫呢？何嘗是直接的呢？既然不是直接；這個便利，究竟在那兒呢？如果北方人做白話文；好算是直接，不要費一點兒繙譯工夫，便利的了。（恐怕除却北京人總不能不費點兒繙譯工夫）然而白話文，無論怎麼樣做，總得比文言添上許多字；多費了紙和墨，不算寫時還得賠上許多時候。蔡先生說：「有人說：「文言比白話……可以省寫讀的時間；」但是腦

子裏繙譯時間，可以不算麼？」這句話不錯，然而做白話文，難道寫讀多費的時間，也可以不算麼？就算省點兒繙譯時間，也祇扯個直。

(3)「文言一致，國語統一」這兩塊招牌，在我們中國，果然可以同時豎得起來，「並行不背」的嗎？蔡先生說：「白話」是「文言一致」；我不知道蔡先生的意思，還是指部分的「言文一致」說呢？還是全國的「言文一致」呢？這個白話文，我們南省人做，如果照我們說慣的話寫去，言文是一致的了；然而國語不能統一，儻使合着北方的話法做，「國語統一」這個目的，或者是能達到；然而我們南省人看，還是文自文，言自言，這是事實如此，並不是我的村落思想。蔡先生也是南省人，總應該曉得我們南省，除了幾個出過仕的鄉宦，交接官吏的士紳，或者還能說兩句藍青的官話；此外大多數人民，是不需要的，所以能說北話的人，是很少。蔡先生說：「要是靠文言來統一中國，那些大多數不通文言的人，豈不屏斥在統一一以外麼？」我說：「要把變相的北話來一致言文，那麼我們大多數不通北話的南省人，豈不屏斥在言文一致以外麼？」

(4)通俗的平民文學，果然是幾個學閥很高貴的大學學者產生得出來的嗎？我說：這幾個鼎鼎大名的北京大學學者，他們學閥很高，真正的平民不容易見到；他們接觸着做文

言的人，不過是林琴南姚叔節一輩。然而沒有想到全中國四萬萬人，普通能够提筆寫文
 言的人，何祇幾千百萬；難道個個人是林琴南姚叔節，考究桐城派的古文義法，不想通俗
 應用的嗎？他們說：「文言是貴族的文字」，因為這個大學，恰恰落在北京城裏；接見的人，不
 論上中下三等，一口的北京話，所以就來做「平民文學」，然而沒有知道我們南省人，
 人人曉得這種變相的北京話，現在幾個教育家，雖然美其名曰「國語」，然而換湯不換
 藥，還是從前叫做「官話」的一種；這個「官話」二字的意味，就是「官說的話」，沒有
 一點兒平民臭味。普通平民學着說了玩笑，一般人就要指着笑，說「官迷」了。這個雖是
 僻見，不見得北方人個個是官；然而既然說「平民文學」，這個平民二字，當然是指最大多
 數的平民，不但指北京大學所在地平民，這種平民的心理，怎樣可不合理會得，然而這幾
 個大學學者，在京裏與一班王公大人交接，也狠佔着一點兒貴人臭味；高譚大論，祇許自
 己主張；如若有人貢獻一點兒意見，簡直不肯虛懷下納；逞着他的利口長舌，一味謾罵，好
 像主人揮斥奴才一般。這種「學閥」，高沽着貴人臭味的大學學者，怎樣能理會得大
 多數平民心理，產生出平民文學來？

到末了蔡先生說：「小學校當然用白話文」，這件事，現在已經教育部部令實施；然而

實施的結果，也很難說。我曾經看見錢玄同有一封信說：「去年蔡子民先生在北京辦了一個孔德學校，先把那國民學校第一年級改用國語教授；由我們幾個人編了一本國語讀本第一冊，據教的人說：『比用坊間出版的國文教科書，學生要容易領會得多了。』教了兩個月，叫學生把讀本上的句子改換幾個，居然能夠；譬如『我有一枝筆』改爲『他有一本書』之類，這就因爲國語的本身既容易了解，他的句法又是很活潑，所以就容易領會了。『照這樣說，豈不是白話文教授，小學實施的結果，很好了麼？然而這句話，那教的人，祇可去騙蔡元培、錢玄同那班大學學者，沒有當過小學國文教師的人，我們是當過的，這裏頭的情形，是曉得的，就是用坊間出版的國文教科書教小學生，教了幾個月，叫學生把讀本上的句子改換幾個字，也是能夠；這不算白話文教授的特殊成績，不配誇張。如果講到『國語的本身容易了解』這句話，恐怕祇能在北京城裏說。我們南省六七歲的孩子，就是把錢先生編的國語讀本第一冊教他，恐怕不會比文言容易了解；或者還要難些，也未可知。爲什麼緣故呢？因爲國語讀本的字，大半還是同文言一樣，有幾個不一樣的字，却是筆畫很繁，認識很不容易；也有文言識一個字，現在國語要識兩個字，三個字，纔能當文言一個字用。如果這個小孩，生在北京城裏，國語是日常時間嘴裏說慣，耳中聽慣，也還識

認容易然而我們生長南方這些小孩慣聽慣說的話却絕對的與國語不一樣所以錢先生說「國語的本身」容易了解「這句話祇能在北京城裏講然而這個北京大學是中國全國的大學不過地位落在北京城裏所以我希望大學裏幾個鼎鼎大名狠熱心研究的學者說「平民文學」咧「言文一致」咧眼光要放遠一點兒不要局在北京城一個城圈子裏纔得這是小子的一番忠告民國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午後十時錢基博記

寫信類

覆呂激信

陳獨秀

本誌對於醫學和藝術久欲詳論只因爲沒有專門家擔任至今還未說到實在是大大的缺點抱歉一層現在得了足下的來函對於美術——特於繪畫一項——議論透關極了不勝大喜歡

迎之至欽佩一層足下能將對於中國現在制作的美術品詳加評論寄贈本誌發表引起社會的

討論那就越發感謝了希望一層以上是我發來信的話說起美術革命來鄙人對於繪畫也有點

意見早就想說了如今藉着這個機會正好發表出來以供國內畫家的討論

我以為想把中國畫改良第一要革王畫的命認定王書攻擊因爲改良中國畫斷不能不採用洋書寫實的精神這是什麼理由呢譬如文學家必用寫實主義才能夠採古人的技術發揮自

己的天才；做自己的文章，不是鈔古人的文章。畫家也必須用寫實主義，才能夠發揮自己的天才；畫自己的畫，不落古人的窠臼。這幾句話，是一篇的骨子；也是新文藝的命脈。這種精神，狠該敬佩。中國畫，上文提清主意；接入中國畫來發揮。

在南北宋及元初時代，却描摹刻畫人物禽獸樓臺花木的工夫，還有點和寫實主義相近。應呼

句自從學士派鄙薄院畫，專重寫意，不尙肖物，這種風氣，一倡於元末的倪黃，倪瓚黃公望再倡於

明代的文沈，文徵明到了清朝的三王，王時敏王翬王翬更是變本加厲。接入人家說：「王石谷的畫

是中國畫的集大成。」石谷我說：「王石谷的畫是倪黃文沈一派中國惡畫的總結束。」

斷定譚叫天的京調，王石谷的山水是北京城裏人的兩大迷信；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不許

人說半句不好的。頓挫然而繪畫，雖然是純藝術的作品，總也要有創作的天才，和描寫的技能，

能表現一種藝術的美，才算是好。我家所藏和見過的王畫，不下二百件，內中有畫題的不到

十分之一，大概都用「臨」「摹」「仿」「撫」四大本領，複寫古畫；自家創作的，簡直可以說沒

有。實這就是王派留在畫界最大的惡影響。再斷到是以後的揚州八怪，鄭燮·金農·高鳳翰·

李方膺，李鱣還有自由描寫的天才；社會上却看不起他們。筆却要王畫當做畫學正宗說起。描

寫的技能來，王派畫不但遠不及宋元，映帶并趕不上同時的吳墨井。吳歷，號漁山，又號墨井道人；與石谷俱出王時敏

告語門

若不打倒，實是輸入寫實主義，改良中國畫的最大障礙。反跌出王畫革命的意思。以上是自己發表文章餘至於上海新流行的仕女畫，他那幼稚和荒謬的地方，意見自此以下，再就來信的話發慨；是概叙來信和男女拆白黨演的新劇，輒和不懂西文的桐城派古文宗譯的新小說，輒好像是一母所生的三個怪物，要把這三個怪物當作新文藝，不禁爲新文藝放聲一哭。此覆還求賜教。

批評的意見

陳先生的論畫，我很佩服。但是這個「寫實主義」論畫，該如此論文章，也該如此論畫。我不曉得論文章，從來中國的文章家，也不是沒有發見「寫實主義」的。唐朝劉知幾史通言語篇說：「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直僞由是相亂。」清朝章學誠文史通義古文十弊篇說：「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人者也。」又說：「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之所能自主也……甚至備嫗鬻婢……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闡修皆如板印，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真也……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又說：「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曾國藩

若柯文編序說「文章之變多矣；高才者……敘述朋舊，狀其事蹟，動稱卓絕；若合古來名德至行，備於一身，譬之畫師寫真，衆美畢具，偉則偉矣，而於其所圖之人，固不肖也……」臬聞先生……平生師友，多超特不世之才；而下筆稱述，適如其量；若帝天神鬼之監臨，褒譏不敢少溢；何其慎歟！又復陳寶箴信說「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甚焉。」諸如此類，一時也數說不盡，可見文章重在「寫實」，不重在「仿古」；從來中國的文章家，也是見到，不過沒有標出「寫實主義」四字罷了，然而這個「寫實主義」到底怎麼樣，實現從前的人，終究沒有澈底的討論，所以做出文章來，還是一「仿古」是真，「寫實」是假。要叫這寫實主義能夠實現，胡適之先生說得好：(1)不用典，(2)不用陳套語，(3)不講對仗，(4)不避俗字俗語，(5)不作無病之呻吟，(6)不摹仿古人。見胡先生著文
學改良芻議我們生在今日，可以不努力嗎？民國九年四月一日午後八時二十五分錢基博記。

致宗白華信

張孝若

白華同學：吾們在青島同學，離今已八年了。全篇從此
句生根這八年之中；吾是東奔西走，沒有一定的住處；所以也沒有和你通信，但是吾想起生平的好朋友，每每就想到了你，遇着了青島或

同濟的同學，每每就說到了你。渴想去年你曾寫給吾一信，信上的話，叫我又喜歡，又感激，又佩服。白華呀！你這八年中學問和思想的進步，可是高吾百倍了！吾接了那封信，當時就想復你一信；無奈吾現在任的事太多，酬應又忙，所以直到如今，才復你。吾的疏懶，就是吾的退步了。這是致抱這意思吾還記得在青島的時候，和你同房住，同案食，到了沒有課的時光，還同到海邊散步。那海風吹得有條有理，海邊的亂石，東一塊，西一塊，好像人家花園裏的假山石。那野花紅得似鮮血一般，野草綠得比海波還綠，高高下下，點綴起來，更加美麗。有一天，吾記得同你二人坐山石上，看海水來得好慢，一層一層的高起來。吾二人就脫了鞋襪，下水先坐在石頭上洗脚，洗得有味，就提起了褲脚管，在水裏去大跑，一直跑到肚子裏餓，才穿起鞋襪來。這個事你可記得嗎？我們同住的房，恰好對着海口，睡在床上，可以看見海浪翻騰。月明的時候，那萬頃的海波，都似銀鋪的一樣。這個景你還記得嗎？現在想起來，都好像隔世的事。就是吾和你再到了青島，恐怕就再有這個事。這個景，那心裏的感想，就大大的不同了。撫今追昔，陣陣往這段文字最覺悽惻動人。吾聽說你現在在時事新報學燈爛內當筆政，這是極可喜的事。時事新報裏邊的學燈，目下歡喜看的人很多，因許多有興味，有條理，啟發人的思想，改換人的腦經的東西，都在那裏面。吾也天天想讀讀書，研究研究新近的學說，無奈事情太多，分不出時間來，不曉得

今生今世，可有這個福氣！你在上海，除了做文章外，還拿什麼當消遣。暑假的時期，你能到南通住幾天嗎？吾和你今日以後，須恢復八年以前小朋友親熱的友誼。起呼應你也可以時常拿哲學的思潮，灌溉吾的腦經，吾就萬幸了。吾要和你說的話，十張紙也寫不完，盼你常有信來。吾有事到上海，一定就來看你。張孝若白。

批評的意見

我十四五歲時，讀文選，最歡喜讀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是追叙南皮之遊的）一首。文選中間，魏文帝與吳質書，共有兩首：一標題「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一標題「魏文帝與吳質書一首」。我常常說：這首書，撫今追昔，一往情深，而蘊藉風流，自是晉魏間人本色。後來人辦不到唐宋八大家文集中間的書，都是有意豎起筆，做文章，洋洋灑灑，發了一大篇議論，却沒有一點兒悱惻動人。甚至蘇老泉上田樞密書，開口便說「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一竟是作論，不料二千年以後，白話文中間，又有張君這封信，令我神往，宛然當年讀「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般。可見文章好醜，在意境上分別，不在「文言」和「白話」。民國九年四月三日午前十時，錢基博記。

中 卷 範 文 體 語

告 語 門



三十二

語體文範卷下

無錫錢基博纂

記載門

記事類

賈寶玉聽曲悟禪記

曹雪芹

話說正月二十一日，是薛寶釵生日。賈母自見寶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正值他纔過第一
 個生辰；到了十八日，便自己蠲資二十兩，喚了鳳姐來交與他備酒戲。鳳姐湊趣笑道：「一個老
 祖宗，給孩子們做生日，不拘怎樣，誰還敢爭？又辦什麼酒席，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己花
 費幾兩老庫裏的體己。這早晚找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來做東，意思還叫我們賠上，果然
 拿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累指我們舉眼看看，誰不是你老
 人家的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你老人家上五臺山不成？」借鳳姐口中，有意無意伏一筆。那些東西，只
 留與他。我們如今雖不配使，也別苦了我們。這個穀酒的穀戲的，說的滿屋裏都笑起來。賈母
 亦笑道：「你們聽聽這嘴，我也算會說的了，怎麼說不過只猴兒你婆婆，也不敢強嘴；你就和我
 哪阿哪的。」上一句，是對衆人說；這一句，是嚮鳳姐說；活畫一老婆婆指東畫西光景，真是善於寫生。鳳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玉；我

語體文範卷下

也沒處出訴冤，倒說我強嘴。說著又引賈母笑了一會。賈母十分喜悅，到晚上，衆人都在賈母

前定省之餘，大家娘兒姊妹等說笑。賈母因問寶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寶釵深知賈母老年

人喜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物，便總依賈母素喜者說了一遍。賈母更加歡喜。寫賈母許多喜字，反跌出寶

玉許多不快活來。次日，先送過衣服玩物去。王夫人鳳姐黛玉等人，皆有隨分的，不消細說。乾淨至二十

一日，就賈母院中搭了家常的小巧戲臺，定了一班新出小戲，崑弋兩腔俱有。就在賈母上房

擺了幾席家宴酒席，并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雲寶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己人。這日早

起，寶玉因不見林黛玉，到他房中來尋，只見黛玉歪在枕上。寶玉笑道：「起來吃飯去，就開戲了。」

你愛聽那一齣，我好點。黛玉冷笑道：「你既這樣說，你就特叫一班戲，揀我愛的唱與我聽。這會

子犯不上借著光兒問我。寫寶玉開口就碰釘子，悟機已伏在聽戲之先。寶玉笑道：「這有什麼難的，明兒就這樣行，也叫

他們借著偕們的光兒，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攜手出去，吃了飯，點戲時，賈母一面先叫寶釵

點寶釵推讓一遍，無法，只點了一齣西遊記。西遊記一齣，爲五臺山一齣作襯，伏寶玉說「你只好點這些戲」一句。賈母自是歡喜

然後便命鳳姐點。鳳姐雖有王夫人在前，但因賈母之命，不敢違拗，且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諛

笑科譚，便先點了一齣，却是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又喜歡。然後命黛玉點。黛玉又讓王夫人

等先點。賈母道：「今兒原是我特帶著你們取樂，偕們只管學們的，別理他們。我巴巴的唱戲擺

酒，為他們不成？他們在這裏白聽白吃，已經便宜了，還讓他們點戲呢？說著，大家都笑。黛玉方點了一齣，然後寶玉史湘雲迎春探春惜春李紈等俱各點了，按齣扮演。總括一筆，乾淨之至。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寶釵點寶釵點了一齣魯智深大鬧五臺山。方出正戲。寶玉道：「你只好點這些戲。」寶釵道：「你白聽了這幾年戲，那裏知道這齣戲的好處？排場又好，詞藻更好。寶玉道：「我從來怕這些熱鬧戲。」波折，只為要跌出曲文。寶釵笑道：「說這一齣熱鬧還算你不知戲呢！你過來，我告訴你這齣戲，是一套北點絳唇鏗鏘頓挫，那音律不用說是好的了。只那詞藻有一隻寄生草填得極妙；你何曾知道？」未念詞，先出曲名；曲名，搖曳而出之，好極。寶玉見說的這般好，便湊近來央告道：「好姐姐，念與我聽聽。」寶釵便念道：

漫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臺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裏討烟蓑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

寶玉聽了，喜的拍膝搖頭稱賞不已。曲已聽，然而拍膝搖頭尚非真悟，反跌出下文大哭。又讚寶釵無書不知。林黛玉道：

安靜看戲罷，還沒有唱山門，你就裝瘋了。拍合寶玉尤妙。說的湘雲也笑了。於是大家看戲，到晚方散。

賈母深愛那做小旦的和一個做小丑的，因命人帶進來，細看時，一發可憐兒。因問年紀，那小旦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大家歎息了一回，賈母令人拏些肉菓與他兩個，又另賞錢兩吊。鳳

姐笑道：「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看不出。寶釵心內也知道，只點點頭不說。寶玉也

點了點頭，不敢說。史湘雲便接口道：「接口，是接鳳姐的口；便字下得好，寫湘雲心直口快，神情如繪。倒像林姐姐的模樣。寶玉聽

了，忙把湘雲瞅了一眼，使個眼色。衆人聽了這話，留神細看，都笑起來。說果然像得狠。寫鳳姐寶

雲四個人，各有各神氣。衆人有衆人的神氣。獨黛玉著惱神情，此處不提一字。直至人散後，方說破。而黛玉著惱光景，已活現紙上。此文章於事後追神法。一時散了。晚間湘雲使

命翠縷把衣包收拾了。波瀾突起翠縷道：「忙什麼？等去的那日包也不遲。」湘雲道：「明早就走，還在這

裏做什麼？看人家的嘴臉。」寶玉討湘雲一個沒趣，就從「把」寶玉聽了這話，忙近前說道：「好妹妹，你

錯怪了我。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防頭

就說了出來，他豈不惱？怕林妹妹我怕你得罪了人，怕你得罪所以纔使眼色。你這會子惱了

我，豈不辜負了我？說來，委若是別個，那怕他得罪了十個人，與我何干呢？反跌一筆，更見親切。

真；怕湘雲得罪人是假。然而湘雲擰手道：「你那些花言巧語，別望著我說。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妹，別

人拏他取笑，都使得，只我說了就有不是。湘雲所我原不配說他，他是主子小姐，我是奴才丫

頭，得罪了他。負氣聲口；真是畫也寶玉急的說道：「我倒是爲你，爲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壞心，立

刻化成灰，教萬人踐踏。湘雲道：「大正月裏，少信口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惡誓散語。歪話說給那

些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真是筆別教我啐你，說著至賈母裏間屋裏，忿忿

的躺著去了。寶玉沒趣，真是討個大沒趣，只得又來尋黛玉，誰知纔進門，便被黛玉推出來，將門關上了。

奇，又討一個沒趣。寶玉又不解何故，在窗外，只是低聲喚好妹妹。黛玉總不理他，寶玉悶悶的垂頭不

語。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再不能勸。那寶玉只呆呆的站著，黛玉只當他回去了，卻開了門，只

見寶玉還站在那裏。黛玉不好再閉門，寶玉因隨進來問道：「凡事都有個緣故，說來人也好不

委曲，好好的就惱了，到底是為什麼起？」黛玉冷笑道：「問的我倒好，反跌筆，話說得更凶，我也不知為什麼？」

我原是給你們取笑的，拏著我比戲子給眾人取笑。黛玉著惱，是為大眾取笑；不是單惱湘雲。這句話是真心，不過因為寶玉把湘雲厭了一眼；

所以單提湘雲，借題發揮。寶玉道：「我並沒有比你，也並沒有笑你，為什麼惱我呢？」黛玉道：「你還要比你還要

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還利害呢。」這是什麼理由，全是女兒家使心弄性的口吻；真叫寶

玉聽說，無可分辨。黛玉又道：「這一節還可想你為什麼又和雲兒使眼色。」寶玉討黛玉老大沒趣，也是為一把湘雲厭了一眼；

眼；真是兩面不討好。這安的是什麼心，莫不是他和我頑，就自輕自賤了？他是公侯的小姐，我們原是

貧民的丫頭，他和我頑說，如我回了口，豈不是他白惹輕賤你？是這個主意，不是你卻也是好

心；只是那一個不領你的情，一般也惱了你，又拏我作情，倒說我小性兒行動肯惱人，你又怕

他得罪了我，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雙管齊下，真叫寶玉無地自容。寶玉聽了，方知纔與

湘雲私談，他也聽見了，細想自己原為怕他二人，生隙故在中間調停，不料自己反落了兩處

的貶謗根悟正是前日所看南華經內說「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蔬食而遨遊汎若

不繫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盜」等句寫寶玉悟禪，却先寫寶玉悟南華；不但為悟禪，觸處都能會心。因此越

想越無趣再細想來如今不過這幾人尚不能應酬妥協將來猶欲何為根悟根想到其間也毋庸

分解境悟自己轉身回房林黛玉見他賭氣去了一言也不曾發便也回思無趣寫黛玉無趣，愈顯得寶玉無趣。

不禁自己越添了氣便說這一去一輩也別來了也別說話那寶玉不理境悟竟回來躺在床

上只是悶啣啞的襲人深知原委不敢就勸只得把別事來解說因笑道今兒看了戲又勾出幾

天戲來寶姑娘一定要還席呢寶玉冷笑道他還不還與我什麼相干悟語，這句話是從南華經悟出來。襲人見

這話不似往日口氣因又笑道這是怎麼說好好的大正月裏娘兒們姊妹們都喜喜歡歡你

又怎麼這個行景了寶玉冷笑道他們娘兒們姊妹們歡喜不歡喜也與我無干悟語，這是從南華經悟出來。

襲人笑道他人隨和你也隨和些豈不大家彼此都喜歡寶玉道什麼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

彼此我只是赤條條無牽掛的方纔是悟禪；把曲文一點，好比畫龍點睛。言及此句不覺淚下襲人見此景况不敢

再說寶玉細想這句意味重言以申明之，方纔是聽曲悟禪打成一片。不禁大哭起來淚下，大哭，寫悟而不悟光景。翻身站起來至

案邊提筆立占一偈云「你證我證心證意證是無有證斯可云證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寫

畢自己雖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恐人不解，尚非真悟。因又填一隻寄生草寫在偈後又念一遍自覺心

中無有掛礙，便上床睡了。此寫真悟誰知黛玉見寶玉此番果斷而去，假以尋襲人為由，來視動靜。襲人回道：「已經睡了。」黛玉聽了，就要回去。襲人笑道：「姑娘請站着，有一個字帖兒，瞧瞧是什麼話。」便將寶玉所寫的與黛玉看。黛玉看了，知寶玉為一時感忿而作。不是真悟，一口斷定。不覺可笑可歎。便向襲人道：「作的是頑意兒。」說畢，便拏了回房去。與湘雲同看。次日，又與寶釵看寶釵念其詞。兩隻寄生草，皆從寶釵嘴裏念出，是把寶釵一人，作通篇關鎖。

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礙憑來去。這句就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意。茫茫著甚悲愁喜，紛紛說

甚親疏密，從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無趣兩字，是寶玉這番悟根，特表而出之。

看畢，又看那偈語，笑道：「這個人悟了。」明點悟字都是我的不是，是我昨兒那一隻曲子惹出來的。呼應

筆一這些道書機鋒，最能移性。明兒認真起來，說些瘋話，存了這個念頭，豈不是從我這一隻曲子起？我成了一個罪魁了。說著，便撕了個粉碎，遞與丫頭們，叫快燒了。黛玉笑道：「不該撕了，等

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管叫他收了這個癡心邪念。」三人果往寶玉屋裏來。黛玉先笑道：「我問你至貴者寶，至堅者玉，爾有何貴爾有何堅？」切近指點，妙妙；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寶玉竟不能答。二人笑道：

「這樣愚鈍，還參禪呢。」妙妙。湘雲也拍手笑道：「寶哥哥可輸了。」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據我看來，還未盡善。我還續兩句在後，因念云：『無立足境，方是

乾淨「這方是真正」赤條條無牽掛；那得不令寶玉自失。寶釵道：實在這方悟徹。當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

五祖宏忍在黃梅，他就充役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

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惠能在廚房碓米，聽了這偈，說道：

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

祖便將衣鉢傳他。又引出一大篇悟禪的故事來；借神秀來影寶玉，見寶玉悟而不徹。今兒這偈語，亦同此意了。拍合本題只是方纔這

句機鋒，尙未完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黛玉笑道：「他不能答，就算輸了。這會子答上了，也不

爲出奇了。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們兩個所知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參禪呢？

妙寶玉自己以爲覺悟，不想忽被黛玉一問，便不能答。寶釵又比出語錄來；此皆素不見他們

能者。呼應黛玉口中說：「我們所知所能，你還不知不能。」這句話。自己想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尙未解悟。我如

今何必自尋苦惱？想畢，便笑道：「誰又參禪，不過是一時的頑話兒罷了。」到底說畢，四人仍復如

舊四人，指寶玉、寶釵、黛玉、湘雲說。

批評的意見

通體寫兒女話，家常瑣事，「聽曲、悟禪」四字，不過前後緊要處，略點數下；意自躍然。描寫處，細意體會，寫得各有各神情口吻，不肯苟下一語。清朝章學誠著文史通義說得好：

「記言之文……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又說：「傳人適如其人。」這最是作者長處，他人及不來的。民國九年四月三日午十二時，錢基博記。

季遐年王太蓋寬荆元四人合傳

吳敬梓

話說萬歷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漸漸消磨盡了。論出處，不過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論豪俠，不過有餘的，就會奢華，不足的就形蕭索。憑你有李杜的文章，顏曾的品行，却是也沒有一個人來問你。所以那些大戶人家，冠昏喪祭，鄉紳堂裏，坐着幾個席頭，無非講的是些陞遷調降的官場，就是那貧賤儒生，又不過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概當以非爲跌出下一句，翻騰得勢。發議起，是用太史公貨殖傳例。那知市井中間，到了幾個奇人。一筆折合，領起全文。一個是會寫字的。

這人姓季，名遐年，自小無家無業，總在這些寺院裏安身，見和尚傳板上堂吃齋，他便也捧着一個鉢，站在那裏，隨堂吃飯，和尚也不厭他。他的字寫得最好，却又不肯學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創出來的格調，由着筆性寫了去。我書意道本無法，東坡早有此話。但凡人要請他寫字時，他二日前就

要齋戒一日，第二日磨一天的墨，却又不許別人替磨，就是寫個十四字的對聯，也要用墨半碗，用的筆，都是那人家用壞了不要的，他才用。到寫字的時候，要三四個人替他拂着紙，他才寫一些拂的不好，他就要罵要打，却是要等他情願，他才高興；他若不情願時，任你王侯將相，

語體文範卷下

大捧的銀子送他，他正眼兒也不看。他又不修邊幅，穿着一件稀爛的直裰，駁着一雙破不過的蒲鞋；每天寫了字，得了人家的筆資，自家吃了飯，剩下的錢，就不要了。隨便不相識的窮人，就送了他。那日大雪裏，走到一個朋友家，他那一雙稀爛的蒲鞋，踹了他一書房的滋泥。主人曉得他的性子不好，心裏嫌他，不好說出，只得問道：「季先生的尊履壞了，可好買雙換換？」季道：「我沒有錢買。」主人道：「你肯寫一幅字送我，我就買鞋送你。」季道：「我難道沒有鞋要你的？」主人嫌他醜，自己走了進去，拿出一雙鞋子道：「你先生且請先換換，恐怕腳底下冷。」主人也善措詞季道：「年惱了，並不作別，就走出大門，嚷道：『你家甚麼要緊的地方，我這雙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今坐在你家，還要算抬舉你。」更妙我都希罕你的鞋穿，這是寫他的「不修邊幅」着實爲一雙破不過的蒲鞋生色不少。一直走回天界寺，氣呼呼的，又隨堂吃了一頓飯，吃完，看見和尚房裏擺着一盒子妙人妙文。上好香墨，季道：「年問道：『你這墨可要寫字和尙道：』這是昨日施御史的令孫老爺送我的，我還要留着，轉送別位施主老爺，不要寫字。」遺將不如激將，偏說不要寫字，妙妙，惟識性者可與同居。季道：「年道：『寫一幅好哩，不由分說，』這是寫他高興走到自己房裏，拿出一個大墨盒來，揀了一定墨，舀些水，坐在禪床上，替他磨將起來，和尙分明曉得他的性子，故意的激他，寫他在那裏磨墨，正磨得興頭，這是寫他磨墨侍者進來，向老和尚說道：『下浮橋的施老爺來了，和尙迎了出去，那施御史的孫子，已走進禪堂來。』

看見季遐年彼此也不為禮；自同和尚到那邊叙寒溫。季遐年磨完了墨，取了一張紙來鋪在

卓上，叫看的小和尚替他按紙。他取了一管敗筆，側轉了頭，把紙相了一相。神氣活現，真

氣就寫了一行。那右手邊小和尚動了一下，他就把筆一鑿，把小和尚鑿矮了半截。奇，語殺猪般

叫這是寫替他拂紙的難。老和尚聽見慌忙來看，他還在那里鑿的鑿成一片。妙老和尚勸他不要鑿，替小

和尚按着紙。這個和尚也是善知識讓他寫完了。這是寫他施御史情願寫的孫子也來看了一會。接入施御史的孫子

接本，毫無痕跡向和尚作別去了。次日，施家一個小廝走到天界寺來，看見季遐年問道：「有一個寫字

的姓季的，可在這裏？」季遐年道：「問他怎的？」小廝道：「我家老爺叫他明日去寫字。」季遐年聽了，也

不回他，說道：「罷了！他今日不在家，我明日叫他來就是了。」妙品次日，走到下浮橋施家門口要

進去，門上人攔住道：「你是什麼人，混往裏頭跑？」季遐年道：「我是來寫字的。」妙品那小廝從門房裏

走出來，看見道：「原來就是你，你也會寫字。」奴才輕嘴薄舌，活畫帶他走到廠廳上，小廝進去回了。施御史

的孫子，剛剛走到屏風。季遐年迎着臉大罵道：「妙絕，快絕，真是罵個措手不及。你是何等之人，敢來叫我寫

字！痛快之至，我又不貪你的錢，又不仗你的勢，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寫起字來。痛快之至，一頓大嚷

大叫。這是寫他不情願寫把施鄉紳罵得閉口無言，低頭走開。也只得如此；妙絕，快季遐年依舊回到天

界寺裏去了一是一個會寫字的，寫得傲。又一個是賣火紙筒子的，這人姓王名太。他祖代是三牌樓賣菜

下 卷 範 文 體 語

的，到他父親手裏窮了，把菜園都賣掉了。他自小兒最喜下圍棋。這句後來無以為生，每日到虎踞關一帶賣火紙筒過活。筆應起那一日，妙意菴做會，那菴臨着烏龍潭，正是初夏的天氣，一

潭簇新的荷葉，亭亭浮在水上。這菴裏曲曲折折，也有許多亭榭。那些游人，都進來玩耍。王太

走將進來，各處轉了一會，走到柳陰樹下，一個石臺，兩邊四條石櫂，三四個大老官，簇擁着兩

個人，在那裏下棋。一個穿寶藍緞的道：「我們這馬先生，六字叫得親切，大有以為宗族交遊光寵的光景，可笑。前日在揚州

鹽臺那裏，下的是一百一十兩的彩。他前後共贏了兩千多銀子。一個穿玉色的少年道：「我們

這馬先生，爭叫「我們這馬先生」，可笑。是天下的大國手。只有這卞先生受兩子，還可以敵得來。只是我們要

學到卞先生的地步，也就着實費力了。借衆人嘴裏，錫口稱揚馬先生不算，還要錫口稱揚不如馬先生

的卞先生；愈顯得馬先生的棋子非同小可。總為王太笑嘻嘻的一笑作勢。王太就挨着膀子，上前去偷看小廝們看見他穿得藍縷，推推搡搡，不許他上前。同施鄉紳

你也會寫字」，底下坐的主人道：「你這樣一個人，也曉得看棋。」也同小廝一般見識，總為王太道：

「我略曉得些，撐着看了一會，嘻嘻的笑。那姓馬的道：「你這人會笑，難道下得過我們？」王太道：「也

勉強將就。」竟直認主人道：「你是何等之人，好同馬先生下棋。」借主人口中姓卞的道：「他既大胆，就

叫他出個醜，何妨？」才曉得我們老爺們下棋，不是他插得嘴的。說來王太也不推辭，擺起子來，

就請那姓馬的動著。旁邊人都覺得好笑。這句為下文「衆人大驚」句作勢那姓馬的同他下了幾著，覺得他出

就請那姓馬的動著。旁邊人都覺得好笑。

手不同；下到半盤，站起身來道：「我這棋輸了半子了。」畢竟看出風色，與衆不同。這是寫馬先生。那些人都「不曉得姓」下的道：「論這局面，却是馬先生略負了些。」這是寫卞先生。從卞先生嘴裏說這句話；方才曉得我大驚，就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大笑道：「天下那裏還有快活過殺屎棋的事？我殺過屎棋，心裏就快活極了；那裏還吃得下酒？」真是快人快事快談說畢哈哈大笑。前文嘻嘻笑，此稱哈哈笑，互相映發。頭也不回的去了一截然而止。這是個會下棋的。寫得狂。又一個是開茶館的，這人姓蓋名寬，本來是個開當舖的人。他二十多歲的時候，家裏有錢，開着當舖；又有田地，又有洲蕩。那親戚本家，都是些有錢的。他見這些人俗氣，每日坐在書房裏，做詩看書；又喜歡畫幾筆畫。這句點眼後來畫得愈好，也就有許多做詩畫畫的來，同他往來；雖然詩也做的，不如他好，畫也畫的，不如他好。他卻愛才如命，遇着這些人到來，就留着吃酒吃飯，說也有笑，也有這些人家裏，有冠婚喪祭的緊急事，沒有銀子，來向他說，他從不推辭，幾百幾十拿與人用。那些當舖裏的夥計，看見東家這般舉動，都說他有些獸氣，在當舖裏儘着作弊，本錢漸漸消折，開不成了。田地又接連幾年，都被水淹，要賠種賠糧；就有那些混帳人來勸他變賣買田的，嫌他田地收成薄，分明值一千的，只好出五六百兩。他沒奈何，只得賣了賣來的銀子，又不曾生發，放在家裏用，能用得幾時，又沒有了；只靠着洲蕩利錢，還人不想夥計沒良心，在柴院子裏放火，命運不好，接連失了幾回火，把院子裏幾萬担柴，盡行

語體文範卷下

燒了。那柴燒得一塊一塊的，結成就和太湖石一般，光怪陸離。那些夥計把這東西搬來與他瞧。他看見好頑，就留在家裏。家裏人說：這是倒運的東西，留不得，他也不肯信，留在書房裏。頑甚夥，計見沒有洲場，也辭出去了。又過了半年，日食艱難，把大房子賣了，搬在一所小房子住。又過了半年，妻子死了，開喪出殯，把小房又賣了。可憐這蓋寬帶着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在一個僻淨巷內，尋了兩間房子，開茶館。把那房子裏面一間，與兒子女兒住；外一間擺了幾張茶棹子。後簷支了一個茶爐子，右邊安了一副櫃檯；後面放了兩口水缸，滿貯了雨水。他老人家清早起來，自己生了火，搨着了，把水倒在爐內，燉着，依舊坐在櫃內看書畫。櫃台上放着一個古瓶，插些時新花朶。古瓶旁邊放着許多古書，他家各樣的東西，都已變賣盡了；只有這幾本心愛的古書，是不肯賣的。有人來要吃茶，他丟下書，就拿茶壺茶杯。寫得樂天知命，絕無怨尤。茶館的利錢有限，一壺茶，只賺得一個錢；每日賣得五六十壺茶，只賺得五六十個錢。除去柴火，還做得什麼事。那日正坐在櫃台裏，一個鄰居老爺過來同他閒話。那老爺見他十月裏，還穿着夏布衣裳，問道：你老人家而今也算十分艱難了。從前有多少人受過你的惠，而今都不到你這裏來走走。代抱不平。你老人家這些親戚本家，事體總還是好的，你何不去向他們商議商議，借個大些的本錢，做些大生意過日子。蓋寬道：老爺，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當初我有錢的時候，

身上穿的也體面，跟的小廝也齊整；和這些親戚本家在一處，還搭配的；而今我這般光景，走到他們家去，他就不嫌我，我自己也覺得可厭。至於老爺說有受過我的惠的，那都是窮人，那裏還有得還出來；他而今又到別的有錢地方去了。那有工夫到這裏來？我若去尋他，空惹他們的氣，有何趣味。

說破人情，正復毫無足異。

鄰居見他說得苦惱，因說道：「老爺，你這個茶館裏，冷清清

的，料想今日也沒甚人來了；趁着好天氣，和你到南門外頑頑去。」蓋寬道：「頑頑最好，只是沒有東道，怎處？」鄰居道：「我帶了幾分銀子的小東，吃個素飯罷。」蓋寬道：「又擾你老人家說着，叫了他的小兒子出來，看着店，他便同那老爺，一路步出南門來，教門店裏，兩個人吃了五分銀子的素飯。那老爺會了帳，一徑踱進報恩寺裏，大殿南廊，三藏禪林，大鍋，都看了一回，又到門口，買了一包糖，到寶塔背後，一個茶館裏吃茶。鄰居老爺道：「而今時世不同，報恩寺的遊人也少了。連這糖，也不如二十年前買的多。」借極瑣碎事，從老人口中，說出蓋寬道：「這些往事，提起令人傷感。」這句話，直有身世之感，不但爲老人一言。我們不如回去罷，兩人慢慢走了回來。蓋寬依舊賣了半年的茶，次年

三月間，有個人家請他到家裏教館去了。這是個會畫畫的，寫得和又一個是做裁縫的，這人姓荆，名元

五，十多歲，在三歲街開了一個成衣鋪，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餘下來工夫，就彈琴、寫字，也極喜歡做詩。朋友和他相與的問他道：「你今既要作雅人，爲什麼要做你這貴行？何不同些學校

語體文範卷下

中人相與相與？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爲性情相近，故此時常學學。至於我們這個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寫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中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種見識，怎肯和我們相與？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吃飽了肚，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這番話，雖然說得平淡無奇，並不自擺身分；然而骨子裏却極有不屑不潔的意思；所以不可及。朋友們聽了他這一番話，也就不和他親熱。一日，荆元吃過了飯，思量沒事，一徑踱到清涼山來。這清涼山是城西極幽靜的所在，他有一個老朋友，姓于，住在山背後。那于老者，也不讀書，也不做生意，養了五個兒子，最長的四十餘歲，小兒子也有二十多歲。老者督率着五個兒子，灌園地。那園却有二三十畝大，中間空隙之地，種了許多花卉，堆着幾塊石頭。老者就在那旁邊，蓋了幾間茅草房，手植的幾樹梧桐，長到三四十圍大。老者看着兒子灌了園，也就到茅齋，生起火來，煨好了茶，吃着看那園中的新綠。

真是福人。這日，荆元步了進來。于老者迎着道：好些時不見老哥來，生意忙得狠。荆元道：正是，今日纔打發清楚些。特來看看老爺。于老者道：恰好烹了一壺現成茶，請用一杯。斟了茶，送過來。荆元坐着吃道：這茶色香味都好。老爺却是那裏取來的？這樣好水。于老者道：我們城西，不比你城南，到處井泉，都是吃得的。荆元道：古人動說桃源避世，我想起來，那裏要什麼桃源，只如老爺這樣清閒自

在，住在這。樣。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現。在。的。活。神。仙。了。于。老。者。道。只。是。我。老。拙。一。樣。事。也。不。會。做。怎。得。如。老。哥。會。彈。一。曲。琴。引入彈琴也。覺。得。消。遣。些。近。來。想。是。一。發。彈。得。好。了。可。好。幾。時。請。教。一。回。荆。元。道。這。也。容。易。老。爺。不。嫌。污。耳。明。日。我。携。琴。來。請。教。說。了。一。會。辭。別。回。去。次。日。荆。元。自。己。抱。了。琴。來。到。園。內。于。老。者。已。焚。下。一。爐。好。香。在。那。裏。等。候。彼。此。見。了。把。琴。安。放。在。石。櫬。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坐。在。旁。邊。聽。荆。元。慢。慢。和。了。絃。彈。起。來。鏗。鏘。鏘。鏘。振。林。木。那。些。鳥。雀。聞。其。聲。都。栖。息。枝。間。默。聽。彈。了。一。會。忽。作。變。徵。之。音。淒。清。宛。轉。于。老。者。聽。到。深。微。之。處。不。覺。淒。然。淚。下。自。此。他。兩。人。常。常。往。來。當。下。也。就。別。過。了。這是個會彈琴的。寫得猶看。官。難。道。自。今。以。後。就。沒。一。個。賢。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嗎。但。是。他。不。曾。列。在。朝。廷。這。一。番。旌。揚。之。典。也。就。說。不。及。了。結出作者微旨；見

得史家儒林人物，祇有紗帽；語婉而約，好。

批評的意見

作者憤世嫉俗的意思，全在一起一結點醒，總以見得賢人君子不在衣冠而在市井；不要在人人瞧得起，譚得着的人上人中間求，而在庸耳俗目，人人瞧不起的。民國九年四月六日午後十時錢基博記。

寫景類

大觀園記

記載門

十八

曹雪芹

話說賈府因爲賈政之女賈元春奉旨晉封爲鳳藻宮尙書加封賢德妃。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情，皆是一理，不在貴賤上分的。當今自爲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尙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裏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豈有不思想之理；特降諭諸椒房貴戚，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驛關防者，不妨啓請內廷鑾輿入其私第，盡骨肉私情。此旨下了，誰不踴躍感戴。賈政因與其兄賈赦商議，從東邊一帶，借着寧國府裡花園起，至西北丈量了，一共三里半；蓋造省親別院，便命賈赦之子賈璉，往寧國府中來，合同賈珍、老管事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繪畫省親殿宇；一面參度辦事人丁。自此後各項匠役齊全，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役拆甯府會芳園牆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當日榮寧二宅雖有一小港界斷不通；然這小港也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絡。會芳園本是從北牆角下引來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石樹木，雖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挪就將來；如此兩處又甚近，湊來一處，省許多財力；縱有不敷，所添有限。全虧一個老胡名公，號山野子，一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於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來升林之孝，吳新登、詹光

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佈，堆山鑿池，起樓豎閣，種竹栽花，一應點景，又有山野子調度，下朝閒暇，不過各處看望，最要緊處，和賈赦等商議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臥，有芥荳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節略，或有話說，便呼賈璉賴大等來領命。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而已。乾淨一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已瞧過了。只等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匾額對聯。這句領起大半篇文章賈政聽了，沈思一會說道：這匾對倒是一件難事，論理該請貴妃賜題，纔是然。貴妃若不親觀其景，也難虛擬。若待貴妃遊幸時再請題，若大景緻若干亭榭，無字標題，任是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旁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個主意，各處匾對斷不可少，也斷不可定。如今且按其景緻，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來，暫且做出燈匾對聯，懸了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一問一答，定一篇之局賈政聽了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看去，只管題了。若妥，便用。若不妥，再將雨村請來，令他再擬。衆人笑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佳，何必又待雨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於山水花鳥題詠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於這怡情悅性文章上，更生疎了。縱擬出來，未免迂腐古板，反使花柳園亭因而減色。寫賈政有自知之明，正反挑寶玉偏有些歪才轉覺沒意思。衆清客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舉所長，優則存之，劣則刪之，未爲

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逛逛。說着起身，引衆人前往。可巧寶玉來園中戲耍，撞見賈政，引着衆客來，躲之不及，只得一傍站了。賈政近因聞得塾師稱讚他專能對對，雖不喜讀書，偏有些歪才，所以此時便命他入園中，意欲試他。一試寶玉，未知何意，只得隨往。剛至園門，只見賈珍已帶領許多執事，旁邊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閉了。我們先瞧外面，再進去。賈珍命人將門關上。賈政先秉正看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銅瓦泥繖，背那門欄窗櫺，俱是細雕時新花樣，並無朱粉塗飾，一色水磨羣牆。下面白石臺階，鑿成西番花樣。左右一望，皆雪白粉牆，下面虎皮石，隨意亂砌，自成紋理，不落富麗俗套。自是歡喜，遂命開門。只見一望，翠嶂擋在前面，衆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賈政說出所以好，自此以後，遂爲人家別墅定式。衆人都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能想到這裏。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峻嶒，或如鬼怪，或似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斑駁，或籐蘿掩映；其中微露羊腸小徑。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徑遊去，回來由那一邊出去，方可徧覽。說畢，命賈珍前導，自己扶了寶玉，逶迤走進山口。抬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衆人聽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字的，也有說該題錦障的，又有說賽香爐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種名色，不止幾十個。原來衆客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才，是

一篇的眼。故此只將些俗套來敷衍寶玉也。知此意。賈政聽了，便回頭命寶玉擬來。寶玉道：嘗聞古

人云：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雕今。況此處並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之處，不過是探景一進

步耳。莫如直書古人曲徑通幽，這舊句在上，倒也大方。衆人聽了，道是極妙極！二世兄天分高

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不當過獎他。他年小的人，不過以一知充十用，取笑

罷了。再俟選擬。以上是入門說着，進入石洞來，只見佳木籠葱，奇花爛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瀉

於石隙之下，再進數步，漸嚮北邊，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繡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

俯而視之，則清溪瀉玉，石磴穿雲，白石爲欄，環抱池沼，石橋三港，獸面銜吐，橋上有亭。賈政與

諸人到亭內坐了，問諸公以何題此。衆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

罷。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須偏於水題爲稱。依我拙裁，歐陽公句瀉於兩峯

之間，竟用他一個瀉字，有一客道：是極是極，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鬚尋思，因叫寶玉也擬

一個來。寶玉回道：老爺方纔所說已是，但如今追究了去，似乎歐陽公題醜泉，用一瀉字則妥；

今日此泉也用瀉字，似乎不妥。況此處既爲省親別墅，亦當依應制之體，用此等字，亦似粗俗

不雅。求再擬蘊藉含蓄者。賈政笑道：諸公聽此論何如？方纔衆人編新你說不如述古，如今我

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映帶你且說你的。寶玉道：用瀉玉二字，則不若用沁芳二字，豈不新

雅賈政拈鬚點頭不語。衆人都忙迎合稱讚寶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副。七言對來。」寶玉四顧一望，機上心來，乃念道：「繞隄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脈香。」賈政聽了，點頭微笑。衆人又稱讚不已。沁芳亭於是出亭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著意觀覽。忽抬頭見前面一帶粉垣，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衆人都道：「好個所在！」於是大家進入，只見進門便是曲折遊廊，階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間房舍，兩明一暗，裏面多是合着地步打的床几椅案。從裏間房裏，又有一小門出去，卻是後園。有大株梨花，並芭蕉，又有兩間小小退步。後院牆下，忽開一隙，得泉一脈，開溝僅尺許，灌入牆內，繞階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這一處倒還好。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也不枉虛生一世。」說着，便看寶玉嚇的寶玉忙垂了頭。衆人忙用閒話解說。又二客說：「此處的匾該題四個字。」賈政笑問那四個字。一個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又一個道：「睢園遺迹。」賈政道：「也俗。」賈珍在旁說道：「還是寶兄弟擬一個來。」賈政道：「他未曾做，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可見就是個輕薄人。」衆客道：「議論的極了，其奈他何。」賈政忙道：「休如此。」縱了他。因命他道：「今日任你狂爲亂道，先說出議論來，方許你做。」既斥寶玉人家的好歹，又叫他先說出議論，方許做；可見其辭若憾，其實深喜。方纔衆人說的，可有使得的否？寶玉見問，便答道：「都是不妥。」賈政冷笑道：「怎麼不妥？」寶玉道：「這是第一處行幸之所，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

人現成的何必再做。賈政道：「難道淇水睢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了；莫若有鳳來儀四字，衆人都闕然叫妙。」賈政點頭道：「可謂管窺蠡測矣。」賈政其辭若憾，其實深喜其情景，可謂活繪。因命再題一聯來。

寶玉便念道：寶鼎茶閒煙尚綠，幽窗棋罷指猶涼。賈政搖頭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來。」以上有鳳

來。方欲走時，忽想起一事來，問賈珍道：「這些院落屋宇並几案桌椅，都算有了，還有那些帳幔

簾子，並陳設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處一處，合式配就的麼？」賈珍回道：「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

了許多；自然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兄弟說還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

畫了各處的圖樣，量准尺寸，就打發人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

賈珍的首尾，便叫人去喚賈璉。一時來了，賈政問他共有幾種，尚欠幾種。賈璉見問，忙向靴桶

中取出靴掖內裝的一個紙摺，節略來看，一看，回道：「粧蟒繡堆刻絲彈墨，並各色綢綾大小

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二百掛，昨俱得了。外有猩猩氈簾二百掛，

湘妃竹簾二百掛，金絲藤紅漆竹簾二百掛，墨漆竹簾二百掛，五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樣

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卓圍牀裙几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中間插叙一段陳設，用賅叙法。

一面說，一面走着。忽見青山斜阻，轉過山隈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牆，牆上皆用稻莖掩護，有

幾百枝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裏面數楹茅屋，外面卻是桑榆槿柘，各色樹稚新條，隨其曲折，

語 體 文 範 卷 下

編就兩溜青籬，籬外白坡之下，有一土井，傍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一望無際。賈政笑道：「倒是此處有些道理，雖係人力穿鑿，而入目動心，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進去歇息歇息，說畢，方欲進去，忽見籬門外路旁有一石，也爲留題之所。衆人笑道：「更妙更妙！此處若懸匾待題，則田舍家風，一洗盡矣。立此一碣，又覺許多生色，非范石湖田家之詠，不足以盡其妙。」賈政道：「諸公請題。」衆人云：「方纔世兄云：『編新不如述舊。』」映帶此處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爲妙。」賈政聽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好，只是還少一個酒幌；明日竟做一個來，就依外面村莊的式樣，不必華麗，用竹竿挑在樹梢頭。」賈珍應了，又回道：「此處竟不必養別的雀鳥，只養些鵝鴨鷄之類，纔相稱。」賈珍與衆人都道妙極。賈政又向衆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村名，直待請名方可。」衆客都道：「是呀，如今虛的卻是何字樣好？」大家想想，寶玉卻等不得了，也不等賈政的命，便說道：「舊詩有云：『紅杏梢頭掛酒旗。』今莫若且題杏帘在望四字。」衆人都道：「好個在望！又暗合杏花村的意思。」寶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唐人詩云：『柴門臨水稻花香，何不用稻香村的妙？』」衆人聽了，越發同聲拍手道：「妙！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業障！你能知道幾個古人，能記得幾首舊詩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你方前那些胡說，也不過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自己斡旋你說認真了，說着引衆人步

入茅堂裏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歡喜。卻睹寶玉道：「此處如何？」衆人見問，忙悄悄推寶玉教他說好。寶玉不聽人言，便應聲道：「不及有鳳來儀多矣。」映帶賈政聽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爲佳。那裏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

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嘗云：『天然』，此二字不知何意？」問得衆人見寶玉牛性，都

怪他，默癡不改。今見問「天然」二字，衆人忙道：「別的都明白，如何「天然」二字反不明白？」天然者，天

之自成，而非人力之所爲也。寶玉道：「可又來此處置一田莊，分明是人力造作而成。」就勢跌入遠無

鄰村；近不附郭，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過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

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雖種竹引泉，也不傷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

其地而強爲其地，非其山而強爲其山，即百般精巧，終不相宜。」侃侃而談，終是與衆不同。未及說完，賈政氣

的喝命，攙出去，纔出去，又喝命回來，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寫賈政自扯篷，自落篷，也實無話可回，而爲父的面，上又覺

下不去，所以做寶玉只得念道：「新漲綠添澣葛處，好雲香護采芹人。」賈政聽了，搖頭道：「更不好。」

出如許張致。以上杏 帘在望 一面引人出來，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茶蘼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

藥圃，入薔薇院，來到芭蕉塢，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潺，出於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

蕩，衆人都道：「好景好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衆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字。」賈

語體文範卷下

政笑道：又落實了，而且陳舊。衆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罷。寶玉道：越發過露了；秦人舊舍，說避亂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賈政聽了道：更是胡說。以上蓼汀花溆於是賈政進了港洞，又問賈珍有船無船。賈珍道：探蓮船共四隻，座船一隻，如今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山上盤道，也可以進去。說畢，在前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山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溶蕩蕩，曲折縈紆；池邊兩行垂柳，雜以桃杏，遮天蔽日，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渡過橋去，諸路可通，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賈政道：此處這一所房屋，無味的狠。頓挫因而走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羣繞各式石塊，竟把裏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株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脚；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階，或如翠帶飄飄，或如金繩蟠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氣馥，非凡花之可比。賈政不禁道：有趣！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荔藤蘿，那得有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衆草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蘆蘭。這一種大約是金葛。那一種是金薺草。這一種是玉蔭藤。紅的自然是紫芸，綠的定是青芷。想來那離騷文選所有的那些異草，有叫作什麼藿納薑藁的，也有叫什麼綸組紫絳的；還有什麼石

帆水菘扶留等樣的，見於左太沖吳都賦。又有叫作什麼綠菱的，還有什麼丹椒靡蕪風連，見於蜀都賦；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的喚差了；也是有的。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嚇得寶玉倒退，不敢再說。因見兩邊俱是抄手遊廊，便順着遊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廈，連着捲棚，四面出廊，綠窗油壁，更比前清雅不同。賈政歎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香了；此造卻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云何？一人道：我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因念道：麟蘭芳靄斜陽院，杜若香飄明月洲。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引古詩靡蕪滿院泣斜陽，衆人云：頽喪頽喪。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評閱。念道：三徑香風飄玉蕙，一庭明月照金蘭。賈政拈鬚沈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抬頭見寶玉在傍，不敢作聲。因喝道：怎麼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不成？寶玉真是爲難，既不許他說，又怪他不說；總是寫政老「其其谷」，却是苦了。寶玉聽了，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麼蘭蕙明月洲渚之類，若這樣着迹說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着你的頭，教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寶玉道：如此說，這匾上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吟成豈蕊詩猶艷，睡足茶靡夢也香。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爲奇。衆人道：李太白鳳凰臺之作，全套黃鶴樓，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來，方纔這一

聯。竟。比。書。成。蕉。葉。尤。覺。幽。雅。活。動。賈。政。笑。道。豈。有。此。理。說。着。大。家。出。來。以上衛芷清芬走。不。多。遠。只。見。崇。閣。巍。峨。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蘭。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麗。了。些。衆。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尙。節。儉。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不。爲。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衆。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寶。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倒。像。在。那。裏。見。過。的。一。般。卻。一。時。想。不。起。那。年。月。的。事。了。賈。政。又。命。他。題。詠。寶。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於。此。事。了。衆。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的。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作。難。逼。迫。著。了。急。或。生。出。事。來。倒。不。便。遂。忙。都。勸。賈。政。道。罷。了。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其詞若憾，其實深喜。也。罷。限。你。一。日。明。日。題。不。來。定。不。饒。你。這。是。第。一。要。緊。處。所。要。好。生。作。來。說。着。引。人。出。來。再。一。觀。望。原。來。自。進。門。至。此。纔。遊。了。十。之。五。六。又。值。人。來。回。有。客。到。賈。政。笑。道。此。數。處。不。能。遊。了。雖。如。此。到。底。從。那。一。邊。出。去。也。可。略。觀。大。概。數語開下說。着。引。客。行。來。至。一。大。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來。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賈。政。因。問。此。閘。何。名。寶。玉。道。此。乃。沁。芳。源。之。正。流。卽。名。沁。芳。閘。忍俊不禁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又叫他題，又不許他題，妙。於。是。一。路。行。來。或。清。堂。或。茅。舍。或。堆。

石爲垣，或編花爲門，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數處而得其大概，賈政皆不及進去。所謂到底從那一邊出去，也可略觀大概也。因半日未嘗歇息，腿酸脚軟，忽又見前面露

出一所院落來，賈政道：「到此可要歇息歇息了。」說着一徑引入，繞着碧桃花，穿過竹籬花障，編

就的月洞門，俄見粉垣環護，綠柳遮垂。賈政與衆人進了門，兩邊盡是遊廊相接，院中點綴幾

塊山石；一邊種幾本芭蕉，那一邊是一株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金縷，葩吐丹砂。就勢借海棠作灼染衆

人都道：「好花！好花！海棠也有從沒見過這樣好的。」賈政道：「這個是叫做女兒棠，乃是外國之種；

俗傳出女兒國，故花最繁盛，亦荒唐不經之說耳。」衆客道：「畢竟此花不同。」女兒之說，想亦有之。

寶王道：「大約騷人韻士，以此花紅若胭脂，弱如扶病，近乎閨閣風度，故以女兒命名。世人以訛

傳訛，都未免認真了。」吐屬畢衆人都道：「領教妙解。」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下榻上坐了。賈政因

道：「想幾個什麼新鮮字來題。」一客道：「蕉鶴二字妙。」又一個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

「好個崇光泛彩寶玉也。」道妙。頓挫又說：「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寶王道：「此處蕉棠兩植，其

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內，若說一樣，遺漏一樣，便不足取。」賈政道：「依你如何？」寶王道：「依我題紅香

綠玉四字，方兩全其美。」賈政搖頭道：「不好，不好。」僅曰不好而不說其所，正見其好之至。說着，引人進入房內，只見

其中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幅，或

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或萬福，或萬壽，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玉的，一榻一編，或貯書，或設鼎，或安置筆硯，或供設瓶花，或安放盆景，其榻式或圓或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壁，真是花團錦簇，玲瓏剔透，倏爾五色紗糊，竟係小窗，倏爾綵綾輕覆，竟如幽戶，且滿牆皆是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擺成的槽子，如琴劍爐瓶之類，俱懸於壁，卻都是與壁相平的。衆人都贊道：好精緻！難爲怎麼做的！原來賈政走了進來，未到兩層，便都迷了舊路；左瞧也有門可通，右瞧也有窗暫隔，及到跟前，又被一架書擋住，回頭又有紗窗明透，門徑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一起人，與自己形相一樣，卻是一架玻璃鏡；轉過鏡去，一發見門多了。賈珍笑道：老爺隨我來；從此門出去，便是後院；出了後院，倒比先近了。以上紅香

錄玉引着賈政及衆人轉了兩層紗廚，果得一門出去；院中滿架薔薇，轉過花障，只見清溪前阻。衆人詫異道：水又從何而來？賈珍遙指道：原從那關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山坳裏，引到那村莊裏；又開一道岔口，引至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裏，仍舊合在一處，從那墻下出去。衆人聽了，都道：神妙之極。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迷了路。賈珍笑道：隨我來。乃在前導，引衆人隨着由山脚下一轉，便是平垣大路；豁然大門現於面前，衆人都道：有趣！有趣！搜神奪巧，至於此極。於是大家出來，後來賈妃省親回來，看了此園內外光景，因點頭歎道：太奢華過費了！賈政因啓：如果

有一二可寓目者，請即賜題為幸。賈妃乃命筆硯伺候，親拂羅箋，擇其善者賜名，題其園之總名曰大觀園。名出園正殿匾額云：顧恩思義，對聯云：天地啟宏慈，赤子蒼生同感戴；古今垂曠典，

九州萬國被恩榮。又改題有鳳來儀，賜名瀟湘館；紅香綠玉改作怡紅快綠，賜名怡紅院；蘅芷

清芬，賜名蘅蕪院；杏帘在望，賜名蘄葛山莊。看官聽說這有鳳來儀等許多題字，皆係賈政偶

試寶玉之才，何至便認真用了？想賈府世代書香，自有一等名手題詠，豈似暴發之家，竟以小

兒語搪塞了事呢？翻騰只緣當日這寶玉未入宮時，自幼亦係寶玉教養，後來添了寶玉，寶玉

乃長姊寶玉為幼弟寶玉念母年將邁，方始得此弟，是以獨愛憐之。且同侍寶玉，刻未相離，那

寶玉未入學之先，三四歲時，已得寶玉口傳授受，教了幾本書識了數千字在腹中，雖為姊弟，

有如母子。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兄說，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

眷念之心，刻刻不忘。前日寶玉聞塾師讚他儘有才情，故於遊園時聊一試之，雖非名公手筆，

卻是本家風味，且使寶玉見之知愛弟所為，也不負其平日切望之意。因此故將寶玉所題用

了，那日未題完之處，後來又補題了許多。說來有情有理，斡旋之筆，好至是寶玉因啟園中所有亭臺軒館，

皆係寶玉所題，寶玉聽了能題便含笑說道：果然進益了一面說，一面題；正面樓曰大觀樓；東

面飛樓曰綴綿閣；西面飛樓曰含芳閣，更有蓼風軒、蘊香榭、紫菱洲、荇葉渚等名，又有四字匾

額如梨花春雨，桐翦秋風，荻葉夜雪等名；不可勝紀。

批評的意見

這篇文章，雖說是寫景，却實在是描寫我們中國士大夫家庭相處，虛偽的情形。賈政嚴氣正性，處處喝罵兒子，做出一「義方之訓」骨子裏，却是十二分賣弄他兒子的才情；然而嘴裏却不肯說出來，不但不肯說出來，旁人湊趣讚兩聲，還要借端教訓他兒子幾句，心裏十二分讚許，嘴裏十二分呵斥，寶玉也知此意，所以儘管受呵罵，儘管發議論，衆清客也知此意，所以儘管賈政請教，儘管只將些俗套來敷衍，面子上寶玉風頭出足，骨子裏不過個人迎合賈政心理，討他的好，足見父子相處，賓友相接，全是一片的虛偽，然而賈政却自以為「義方之訓」，這是作者的微旨。民國九年四月十三日午後八時，錢基博記。

紅池別墅記

吳敬梓

話說揚州有個鹽商，叫做宋爲富，因爲中年喪子，討了常州汪貢生的女兒沈瓊枝做側室；生了一個兒子，月滿試啼，大宴親族。瓊枝是讀書人家女兒，會做兩句詩，做了一首湯餅詩，索衆人和韻，許以重酬。那親族中有幾個秀才，是向來做詩的，聞之俱極歡喜；各人親自送了斗方來；坐候着吃午飯。大家傳觀，見有個鹽商叫做萬雪齋的，詩有玉皇香鼎無人捧，故遣金童

下地遲之句。同人齊聲贊好。雪齋道：不瞞諸位說，這是敝內代筆，切合宋親家中年得個貴子的意思。小弟安敢掠美。衆人附和說：女才子聚於維揚，學校愧煞！將來詩會就請兩位太太同主吟壇，倒是古今未有的佳話。原來萬雪齋第七個妾，廣有才幹，人稱做七太太，平日與瓊枝最要好，早要瓊枝做成四首絕句，拿來賣弄他的才學。因衆人迎合他，想雪齋多貼些賞需，遂定了他的首名。彩禮是綢緞花繡等物，親族秀才俱在前列，每名彩禮是一顆二兩重的赤金鏢子。衆人歡天喜地，領出詩稿，看了批評，有說要來執贄受業的，有說平常無事，多會幾次是絕好的，爲富也覺得門面光彩，心裏快活，毫無吝惜。可惜他命根子不牢，不久就死了。瓊枝經理喪事，儘是盡禮盡哀，然而詩會却極認真，幾個秀才輪班擬題，收齊卷子，送與瓊枝評閱，輕重給獎。一會題目，擬杜少陵秋興八首；卷中多用詩聖工部等語。瓊枝批云：擬體是代前人口吻，與八股文同例。諸作稱謂頌揚，多不合法。又一會題平山堂懷古瓊枝批道：詩分古近體，以李唐爲斷，六朝以上爲古，後皆爲今。此種題只用感懷遊讌等字，即是弔古體裁。又批：近體以格律爲主，性靈爲用；能於性靈中自具格律者，名大家亦不多覩。放浪油滑，當自知也。絕句在古近之間，宜逆不宜順，不必盡求太白之風格，龍標之神韻，卽如小杜大蘇，皆能去順取逆。餘子所不及也。諸君取法天上，庶乎其可。會卷一出，遠近傳聞，名流亦皆佩服。

這是寫沈瓊枝，因爲別墅之築，

因詩會而起；詩會，因瓊枝會做詩而起；由是入會的人，漸漸多了；也有能作四韻八句的；又有那寫詩會，寫別墅，便是這篇文章的原題。由是入會的人，漸漸多了；也有能作四韻八句的；又有那些山人墨客，僧道九流，略識之無俱來求教。那七太太本要廣闊聲名，何暇計及區別什麼流品；自家的詩，都係瓊枝代作，陶鎔日久，勉強也湊得成句，更是仰慕風雅，自己心裏常以女子自居，每會獎資，多有帮襯，所以人多奉承他，越發高興；眼底下看的那些人，無一個不是俗物；人情上的事，也沒有一樣瞞得過他；只有做詩，是要找瓊枝，纔能掙得起這個臉兒來的。中眼有却嫌往來不便，遂與雪齋說，要將兩家住宅中間相去四五里地面房屋山林，併爲己有，造成一所極大的花園，四時均有遊人；又便我們詩會的朋友們遊覽，開拓心胸，增長詩興。我家作個騷壇盟主，豈不是件大出名的事嗎？雪齋原是假斯文假透了骨的人，罵得刻毒心裏甚是願意，口裏躊躇說道：如把外人的地基買不齊全，豈不辜負了盛舉？七太太道：你儘管找人說去。我問縣裏要張倡建義塾的示諭來，誰還敢說句混賬話兒，阻撓我嗎？原來七太太和縣裏太太，內眷往來，也狠要好說罷；一面向縣裏要告示；一面就來找瓊枝，商量起個園亭稿兒。瓊枝道：如此說，是個別墅，雖用不着正大廳堂，却要有幾層正屋，纔將兩家聯屬，成一極大極闊的規模；園中樓閣參差，益覺崇麗。但此事是要高手匠人，又要一個胸有邱壑的人監工，纔得到那雅俗共賞的好處哩。我們是不得親歷其事的，只好說個大概罷了。遂提筆來畫那一進五

重；三過庭兩重，是四柱三樑；三重是六柱五樑；短廂長廊，橫豎大小九十二脊梁，四十八天井的圖式。左右後面均屬花園，相度地勢，各置所宜，窪則掘池，堦則磊峯；平地闢爲村園，坦途忌直，小徑宜曲；插棘編籬，種竹栽花，諸項事件，不必拘泥。此即說略，附於圖後。七太太據此支排，派了幫中的王漢榮那幾個老成人經理修造，又請了幾個秀才題額書聯。雇定工匠，百千立至；木石各有分費，衆擎易舉，不問官私產業，樹木估價，繳由縣裏工房給領。地方文武各官常來彈壓，一時拿着酗酒打架的人，在那裏掌嘴。一日又枷號幾個偷竊鐵釘木屑的人，在那裏示衆。至於田土抗違事情較大，送進衙門歸案辦理，這般威勢，誰還敢對着那方向裏放個什麼。屁幸得地主都係貧家小戶，多給幾兩銀，就可遷徙的。內中只有一家種有八株桂樹，枝幹連蟠，不忍割捨，經不得縣裏的人恐嚇他，說這桂樹栽到八柯，要天上玉皇的月宮人間皇帝。的上林苑，纔是如此。你是何人敢私造宮苑嗎？若經官辦起來，怕不有多的罪。那人想來，眼裏却沒有見過許多桂樹的地方，害怕同他質對，只得於房土價外多收了幾十兩銀子，也就罷了。又有一個方塘，是人家種藕，在城裏賣的，十倍增價，不肯售與他人。其人乃是籬嚇不下的，只得與伊認租，每年所出荷花藕根，仍由其人自賣。以上兩處均是園中要緊地位，即將方塘淘淨，四圍砌成石隄，中置橋亭假山，山上署二大字曰者海，那亭中榜曰海心，隄上重門複

語體文範卷下

閣，取海旁蜃氣像樓臺的意思。另開一條九曲河，或明或暗，導水出入。後來竹木成陰，抑雅觀也。前面八柱之地，適當後園中間。桂樹裏面，造一八角亭；石腳臺基，係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方位而成。亭背有一小山，不呼爲太上老君，也可稱爲玄天真武，的是天然景致。旁邊又造一座極寬廠的戲臺，臺上橫額，是昔昔高歌四個漢隸書的金字。正廳兩廊，均是珠簾畫棟，雕闌綺席，預備那觀劇的地位。前面趕造水磨磚的庫門，外敞八字牆，左右各嵌一塊細工鑿成的花板戲文人物，刻縷精工；只將此處做成周圍的長垣，約有十里路遠，緩緩修理。一面擺設棹燈几榻字畫玩器各件。近來河下除了鹽船外，大半是萬家載什物到來的船；每次起岸，有京都來的字畫書籍，蘇杭閩省出的綢緞海味，廣東出的枓榆木器銅錫器古董玩器，更有大西洋新來的呢羽毡氈，奇巧機器；開起號單，總是數十百箱以外；粗重應用物料，記也記不清數目。此時門面完成，快做照壁。雪齋內外商量，要請地方官來踐踏新門。外面司事人備帖請客，內裏七太太說：我也安排過了。口氣托大運臺府臺，是請不到的；好容易纔乞得了一道匾額。「好容易」三字，寫出勞苦功高。這寫七太太處，句中有眼。縣裏老爺心裏倒沒有想不來的；只是碍着什麼官不瞧民房的例；誰定這例，真是可笑。將來履新那一日，他先送來匾額上好了，親身再到門前，擡着轎子走一轉，叫衆人觀瞻觀瞻，也就從權到十二分了。真是非通小可；寫出勞苦功高。雪齋道：想個什麼方法留住他吃過飯去；

不更叫人害怕嗎。暴發戶口氣七太太怒道：別說貪心不足的話，你萬家自有入形，以來那時見過

這個世面，不想別個辛苦，費了多少心，纔說得用全副儀仗，多派了役來的威勢大，我們

的光彩更高，這就難得了，還不能討一句道勞的話，我不管了，你能幹自辦去罷。寫七太太勞苦

是活雪齋陪笑作揖道：太太恕我失言，諸凡遵命就是了。外面的賀新帖也定，吉期戲班都定

過了；將來還要大勞好些日子，纔得清閑呢。七太太道：別儘在這裏不騰不恥的，有事各自去

罷。雪齋如奉赦書，假意緩緩一步一步踱到書房去了。妙妙！真是畫都畫不出！到了賀新那日，先是本家

幾個秀才到來，看見大門正是閉着，要候蹀新的官到時，纔開得的。衆人看那大門橫額，是紅

池別墅四個金字。出別墅名對面照壁粉白光亮，上面畫着一丈二尺高的天官，紅袍金帶，左手攔

着五綵長鬚，右手擎着象笏，指那五色祥雲擁護的半邊紅日。一個秀才說：可惜這日頭，何不

畫成圓的，就無缺陷了。一個秀才道：莫說這些欠考據的話，那全紅日頭，是要一二品大員，纔

畫得呢。你當是徒好看的嗎？說話移時，別的客也陸續到得多了。忽然聽得道鑼聲自遠至近，

知是縣官親來，前面擡着三道匾：一是鹽運司的全銜，一是揚州府的全銜，一是江都縣銜名

拜賀一對一對的旗牌，玉棍，紅傘，罩定一乘大轎，內裏坐着一位紗帽補服，黑鬚紅鼻子官

員。確是來的威勢大到了門前，裏面開了大門，一個管家手裏執着紅帖，在轎前跪安，攆駕四個轎夫擡

着轎子進門，一轉而出這裏。放起砲仗，鼓樂大作。一會匾也釘好了。司裏府裏以及同城衙門的幕友官親均已到齊。今日的客大約以此輩爲上。賓秀才們同着遊逛。自大門看那兩旁十幾對金字紅牌一對是孟門高第一對是河南左布政使幕賓問道：「這位是誰？」「自有人形以來，面」的萬家；「何來這個河南左布政使？」應得惹人問。· 本家秀才道：「名叫萬衣，著得有刻的書，名萬子迂談，雖不是一家，却也算敝姓有名望的。」「依草附木，可笑之至。」衆人轉上大廳，看那縣官的匾是潤屋延釐四字。府幕笑問縣幕道：「這必是先生的手筆，典重高華，好極好極。」縣幕答道：「說起來，四個字大有原由。這裏雪翁是與敝東至交。敝東說這道匾總要隆重些纔好。潤屋兩字是敝東擬的，下二字幾個朋友都配不好。晚生想起稟帖上恭維的話，如年節用柏酒延釐，秋節用桂釐延釐，字眼隆重莫過乎此。遂呈了簽條。敝東果然說好，就用了來的。府幕道：「延禧亦可用得。」縣幕道：「禧字輕些，在老先生們用下來，便不要緊。而今我們州縣衙門給平行紅地方的尺牘都要當作稟帖的一般，用心斟酌，不然一日挑起眼來，就保不定吃飯，敢是頑的嗎？」說着，衆人又進一廳，正門上是府尊的匾。旁柱掛一長聯。幕友念道：「甲第起江都，玉堂早篆金銀字，名園依廣澤，春圃常開富貴花。」欸署翰林院全銜。愚弟某名拜撰并書。大家贊好，說真是金華殿中人語，引導的人說：「上頭還有三重，無甚逛處。我們從左月光門進去，逛過海灣轉到右邊，就是戲臺。主人在那裏候席哩。」

路經過好幾重門，又過些長廊曲檻，壁上都是字畫，纔看了東坡遊湖，又見是太白醉酒；一口氣走到海心亭，歇歇觀海。起來轉入樓臺層折多端，總不外琴棋書畫，遊詩品花，及藏書籍所在。衆人遊到詩室中來，伺候的書僮端上茶點，吃了一會，看看上面擺着一部洪武正韻，旁列楠木多寶櫥，內裏貯的唐宋以來各家詩稿，窗前几案，擺設筆硯花牋，十分精良。案上預備隨手繙閱的幾部詩韻，以及圓機活法各類書。秀才道：今日賀新，不能無詩；諸公佳作，將來作爲一會，可好嗎？衆人齊聲答道：甚好。又轉到藏書樓上，三面列架，萬軸牙籤，亦仿四庫甲乙丙丁分貯之法。幕賓看那頭一庫的標籤，寫着貿易通志、通考、吉通書，因說道：嘗聽有人談三通四史，這可就是三通嗎？四史尙未見過。一秀才道：先生且看那邊架上，都是史書；那裏纔止四史，直有廿四史了。幕賓道：今日真個見識了。遂看那一架上頭一部，是開關演義，一直到本朝的雲合奇踪，歷代無關帝王，如水滸粉粧樓綠牡丹之類，都是全的。外還有神仙綱鑑、草木春秋各書。衆人看了一會，忙着要去赴席。天色已不早了，轉過八桂亭，看看中間懸一幅吳道子仙筆畫的龜蛇鎮宅圖；走過村落上，那太湖石磊成的假山，山上竹木尙未長成，無甚好看。進了一層深院，滿地排列花盆，旁有小圃，望去盡是土養的椿頭，未上盆的草本，再進做廳，上面橫勝是課春軒，衆人坐下，有一人說：今日走的路，快到十里了。書僮正在端茶，耳內却

語 體 文 範 卷 下

聽鑼聲響，引導人說：那邊開了戲，請各位就可過去，赴過席，明日再來逛逛罷。大家俱說有理，一同來在客廳，但見主人衣冠揖客，安坐送茶。戲臺上參堂點戲，開了正席，幾位幕賓聽了兩齣戲，看看起鼓，便告辭回署去了。這邊衆客閒懷暢叙，盡歡而散。一個秀才看那臺柱上的對聯，唸道：市場即戲場，看你是那般的耍手；假事如真事，諸君從結局處留心。這聯揭明作者微旨；故特表而出之。唸完，說道：好得狠，非名手不能做得這樣透徹的。自此十日一會，文武衙門官親幕友，無一個不在詩會中。七太太大有聲名，萬雪齋亦廣通聲氣。雖然設起義塾，安置萬宋兩家的幾個潑賴秀才，然而不過借他作護園的惡狗，那裏教什麼書。交代清楚。只有沈瓊枝帶着小兒子經理家務，節下稽查各下處的帳目，閒時評評他們的詩，過的倒是個清閒日子。那日七太太拿了兩本書，來要瓊枝點定。瓊枝看那風面，是彭翰林題的萬家合稿，翻看笑道：這樣夫婦合刻的詩稿，倒是古今未有的。姊姊既作這件新鮮的風雅事，似要多幾首詩纔好哩。七太太道：正是要你給我湊好。湊字難道爲姐替你作過許多白忙的勾當，還不值得你這一點便宜嗎？若阿姐托大口氣妙瓊枝笑道：這是什麼要緊，怕是倉猝作不好，增不得姐姐的光，玷污了芳名，倒不是頑的。如不嫌棄，就將往日做那通套題目的詩，揀個幾十首，纔來得及哩。七太太喜喜歡歡，往過幾日，逼着瓊枝選完，拿了詩本，叫人鈔寫去了。這邊詩會的人，越發多極了。那日正在課春軒扶乩命

題忽然陰風四起，滿堂燈燭，皆變了綠色，恍惚有無數鬼物，自遠至近，坐客各自往正廳上跑。扶筆的兩個仙童，早已不知藏在那裡去了。雪齋從書房裡出來，看那些人慌慌張張，也有說看見兩三尺高，頭大如斗的鬼樣，有也聽得號哭，並枷鎖鐵練的鬼聲，又有幾個秀才道：「我們看見的是那些詩仙來賞鑒雪翁的芳園，助我們吟興，倒被你這些冒失鬼鬧散了，豈不可惜！」秀才畢竟乖，識趣。說得衆人大笑起來，然而心裏畢竟大家有些害怕，園中從此不敢進去。詩會也就冷落了。到了月底，黑夜朦朧裏，那萬家園四面火起，風猛燄烈，縣汛各官俱出來救護，鳴過滿街的鑼，不見一人動手。縣官出了重賞的示，那些兵役纔將宋萬兩家的住房拆開，園裏樓臺皆成灰燼。所謂「請君從結」也。天明餘燄猶熾，知縣到府裏稟明救火情形。知府問那起火根由，及放火的賊拿着否？知縣回道：「昨晚這樣的火是天火。知府道：『怎樣見得呢？』知縣說：『回大老爺的話，卑職署過事的地方，每逢救火行不到三跪禮，那火頭便掉過去，風是要微微的。』」知縣的頭

師的靈牌一樣靈；真奇談。昨夜卑職磕到九個頭，後來連紗帽補服都脫下來，丟入火裏去。那火神爺總不賞一些兒臉。與火神講交情，妙。所以知道是天火，由不得火神爺做主的。滑稽之譚；偏能侃侃而陳，出以莊容；所以為尤妙。大老爺若說要拿賊，那差役們一定要誣磕好百姓，倒怕要惹出別的亂子來。這句話却是實情。知府一笑，也就罷了。

批評的意見

這篇文章的微旨，全在戲臺一聯，揭明萬雪齋和七太太夫婦兩個明明不會做詩，却偏會「假斯文假透了骨」，主盟騷壇，明明強佔人地基造花園，却偏說是「倡建義塾」，明明「請幾個潑賴秀才做護園的惡狗」，却偏說是「教書」，所謂「看你是那般的耍手」也。興詩會造花園，何等興頭！造園時，「樹木估價，繳由縣裡工房給領，地方文武各官常來彈壓……掌嘴……枷號幾個偷竊鐵釘木屑的人在那裏示衆……這般威勢，誰還敢對着那方向裏放個什麼屁」！請地方官來踐踏新門……用全副儀仗，多派丁役「七太太所謂「來的威勢大，我們光彩更高」何等氣燄！誰知一把火起，「縣汛各官俱出來救護，鳴過滿街的鑼，不見一人動手」，只好看得他烟飛灰滅，所謂「請君從結局處留心」也。吟詩遊園，是最風雅不過的事，却寫得如許惡俗不堪，作者真有「皮裡陽秋」之妙。民國九年四月十五日午前十一時，錢基博記。

語體文範附編目錄

卷上

語

里諺門

占候類

農桑類

習慣法類

格言類

卷下

文

歌謠門

觀風類

砭俗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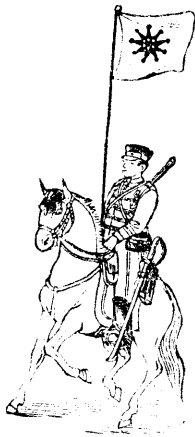
表情類

童謠類

範

現在一般新文學家，嘴裏說「平民文學」；其實不過把中國官閥的一種話法——俗稱叫

做官話——來做文章。真正的平民文學，却沒有澈底去研究。我以爲真要研究平民文學，先須搜集材料。這個平民文學的材料：(1)里諺。(2)歌謠。民國六年，我在此間，曾經出一暑假宿題，就是叫許多同學回去，各自搜集本籍的「里諺」和「歌謠」。這次搜集材料，却着實不少。當日我就編成一本書；現在就附在這部語體文範後，供研究平民文學的材料罷。民國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午後八時二十八分，無錫錢基博序於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



語體文範附編卷上

無錫錢基博纂

里諺門

方志於里諺，大率略而不詳。然傳載輿人之誦，詩美詢於芻蕘，古者聖人在上，道聽塗說，靡所不畢記。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避忌，以知地俗而職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山木賓禮之相比，傳自春秋。子惡苗實之莫知，著稱大學，苟可箴戒，君子有取，大抵諺之爲言也。約而達，微而臧，誦者罕譬而諭，聽者相說以解，街談巷議，所以有益於民俗而爲裨官不廢也。今甄採里諺，析類爲四，曰占候，曰農桑，周官誦訓所謂道方志方慝以詔觀事避忌，知地俗者也。曰習慣法，曰格言，職方氏所謂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者也。其有諧音赴節，成爲謳歌者，別著於篇，述里諺。

占候類

星月照爛地，明朝霽。說文霽雨霽也從雨各聲盧各切俗作落非勿及。音忌

東虹切呼后日頭西虹雨。

虹高日頭低，明朝必定被披音蓑衣。

日落西山胭脂紅，勿零雨來定發風。

橫山出雲過山笑，過山出雲雨便到。橫山在無錫開原鄉過山在開化鄉

日早雨淋頭。

東北風雨太公。

烏頭風，白頭雨。按以雲色言

雨夾雪，沒休歇。

上火不零，下火滴涿。說文涿流下滴也音督 按舊歷記日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分配之故云

庚不零，辛滴涿。按舊歷記日用支干故云

甲寅乙卯晴，四十九日滿天星。甲寅乙卯零，四十九日雨滴涿。

上看初二三，下看十五六。按俗稱舊歷一月中上半月初二初三兩日下半月十五十六兩

日雨必連雨半月故云

迷露即霧也裏日頭，晒開石頭。

黃昏上雲五更曉。

丙不藏火。按俗稱丙日必見太陽火指太陽言。

朝看天頂穿，夜看四團突。讀如 鬪。

春霧日，夏霧熱，秋霧涼，風冬霧雪。一說春露謂迷露也，太陽夏露，雨秋露，涼風冬露，雪。

夏至難逢端午日，百年難逢歲朝春。按俗稱舊歷元日立春，端午日夏至則稔。

兩春夾一冬，無被煖烘烘。兩春兩端陽，斗米換嬌娘。

三月連大，皇帝喊餓。

地動出羊毛，夫妻各自逃。

歲朝烏澆禿，高低田稻一時熟。按俗稱舊歷元日占候風雲，風自東南來紅雲自西北起則

稔。

元旦天氣好，民安五穀豐。

種田不識法，看正月三個八，三八無雨莫栽秧。

有米無米，看三個十二。按俗稱舊歷正月十二、二月十二、三月十二均須天晴也。

正月二十晴，陰陽百無准。

未蟄先蟄，謂未交驚蟄而雷，陰濕一百念日。

三七勿及廿一雨。按舊歷正月初七十七廿三日天雨不如廿一日雨也俗稱廿一日

雨則稔

雨打百花心，百樣無收成。按俗稱花朝日不可雨

二月夜雨黃梅根，只怕廿九夜裏關子門。

清明曬到楊柳枯，又有乾音麵又有麩。

三月初三曬得溝底白，牛毛草兒盡變黃小麥。

三月初三皎皎晴，蒔了黃秧耘不成。

三月西風麥老公。謂麥有粉四月西風麥頭空。謂麥無粉

春寒多雨水。

雨添春丁卯，石人餓到跌跌倒。

四月初一晴，條條河裏好種菱。四月初一霧，條條河裏乾。音菱音菱。

四月初三晴蕩蕩，鯢讀如娘魚進竈堂。四月初八雨糶呵，高低田裏種茄科。按上句謂兆大水

下句謂兆大有年也

四月十六雲黓黓。音代黓，雲盛貌高鄉頭上縫袋袋。言天旱年荒將流離他徙也

四月十六清亮，杆棵墩裡摸蚌。謂兆大水也。

二十分龍廿一雨。按俗稱四月二十為小分龍，五月二十為大分龍，次日雨則稔也。

立夏東南沒小橋。按俗稱立夏東南風兆大水。

黃梅無雨半荒年。按俗稱芒種節後交黃梅。

黃梅無大雨，三九少東風。按俗稱連冬起九三九者，冬至後一日至二十七日也。

黃梅寒，井底乾。音干時裏寒，沒竹竿。按俗稱夏至為頭時頭日。

高田只怕壬梅雨。指黃梅中壬日遇雨言低田只怕送三時。謂三時將終聞雷聲三時三送，低田白弄。按三時者俗稱

夏至後一日至六日為頭時，又後五日為二時，又後三日為三時也。

五月初一晴。一說六月初三長工少條繩。五月初一零，長工街上走。徒洛切說文是行乍止也讀若春秋公羊傳是階而走今本公羊傳是作踏釋文踏

與蹶同

夏至端午前，坐了種年田。夏至端午後，無車。尺遮反見謂屎水也不動手。

時裏雷，穀疊堆。時裏無雷，秕穀成堆。按秕不成粟也。

時裏西南，鯉魚歸深潭。按俗稱時裏西南風兆旱。

五月裏迷露，雨勒。即在半路。即在意

六月初三一個陣，上晝耘稻下晝困。說文困故廬也古文困作耒字從止也俗語謂寢曰困亦取從止之義

小暑一聲雷，半個月黃梅倒轉來。

小暑溫暾溫暾即不熱之意大暑熱。

六月十二團團風，種田人一場空。

六月無底，黃荳貴如米。

六月勿出汗，秋後必要亂。按亂病也暑天宜熱不熱則秋間患病者必多

六月勿熱，五穀勿結。

人在床上滾角落。滾角落三字諧聲即寢不安席之意稻在田中吹歌彈曲。

星密密，讀莫杏切風狂狂，星稀稀，汗滴滴。暑夜觀星疏密足以占明日之熱不熱也

天河作壩，必要零雨。暑夜觀天河以占翌日之晴雨也。

東燿燿，諧聲謂電光也西燿燿，明朝起來乾。音干夔夔。

夏雨北風生，無雨亦風涼。

秋蟲預先十日叫，換棉花老老折了腰。按俗稱秋蟲先立秋十日叫為棉花豐收之兆也

早起秋，涼修修。諧聲黃昏秋，熱愁愁。

立秋無雨對天求，萬物田中盡歉收。一說立秋無雨一半收。

雷打秋頭，百事無收。

七月七，勿洗車；無雨八月八，仍舊車。

處暑頭上一個雷，秕穀兩三堆。

處暑勿落澆苗雨，雖然結穀也無收。

處暑難得十日陰，白露難得十日晴。

白露裏雨，到處壞處。

白露坐得車場光，三石一畝穩丁當。諧聲

俗稱白露不雨而田須厚水則稔。

重陽無雨一冬晴。

九月十三晴，釘鞋挂斷繩。

九月南風二日半，十月南風隨夜寒。

秋字鹿，諧聲謂秋甚熱也損萬斛。

風吹佛面，十月十三日南風有米勿賤。風吹佛背，十月十三日北風無米勿貴。

小雪勿見葉，到老沒莢結。此指蠶豆言。

冬至前頭七朝霜，有米無薯糠。

乾淨冬至躡躅年，言冬至晴則年底必雨也。

冬至遠春四十五，一百廿日到清明。

冬甲子雨，白雪飛千里。

雪零有晴天。

臘雪等春融，讀如洋無米上倉場。

若要麥，見三白。蓋臘內望雪三次也。

臘雪財，春雪晦。

農桑類

二月二，香瓜茄子齊下地。

立夏見三新。三新大麥蠶豆櫻桃也。

立夏無乾穀。謂穀已浸濕而將播種也。

夏至勿要栽秧。

六月田中拔科草，冬至吃一飽。

秋前拔稗，收租放債，秋後拔稗，譬如賣柴。言農事不可不勤也。
稻怕秋旱，人怕老苦。

千澆萬澆，不及處暑頭上一澆；處暑勿澆苗，白露勿來覷。音標

處暑三朝稻有孕。

白露白迷迷，秋分稻秀齊，寒露無青稻，霜降一齊倒。

閏年不種十月麥，謂早種也。

立冬小雪麥三時。

右農事之屬

寒食熟，只說葉。謂蠶事好而葉將貴寒食寒，只說蠶。

穀雨三朝蠶白頭。

三月三，雲黓黓，背了桑葉還轉來。

春蠶不吃小滿葉，夏蠶不吃小暑葉。

小滿三朝絲上街。

右蠶事之屬

習慣法

田低五寸，田岸無分。

上漏下濕，房主理涉。此言屋有損壞與賃屋者無涉也。

四至糾葛，賣主理涉。此言買地四至與鄰界糾葛須由賣主理涉清楚與買主不相涉也。

哥東弟西，哥南弟北。此言兄弟分田宅其共有者以此爲分配之準。

天上老鷹大，地下娘舅大。兄弟田產爭執必請舅氏判斷。

搖籃裏姑娘大如嫂。言嫂當讓小姑也。

嫁出女兒潑出水。

父債子得，父債子還。

長房無子，次房不得有子。

嗣出勿嗣進。此言爲人後者其本宗或無嗣不能棄其所後而還後本宗也。

三五不扣，二末幫貼。里俗遇有緩急集親友作七賢會，數既有多寡，挨收又有前後，故權利不能平均，其中以四會受損最鉅，餘會均貼與會證金若干，惟三五兩會雖較四會爲優。

然不如二末若一律酌扣未得其平，故三五兩會應扣之會證金由二會幫貼，三會末會幫

貼五會也

散二不散三。此言集成之會或因意外障礙不能繼續舉行二會可散至三會即不能散也。會外之款，不得在會內扣算。

贖二勿贖三。贖七勿贖八。此指佃交佃之灰肥而言如須回贖必在舊歷二月七月方可

欠租勿欠額。例如佃人之田應納冬租一石因年歲歉薄減收八折實應繳交租米八斗原佃無力僅繳四斗其餘須待來年拔還然一至來年不能照上年八折計算仍須實還五斗也。

七辭八聘。此言人家請師如明年不留必於本年七月預辭一至八月即須下聘而不能辭

也。師之於居停亦然。

烏字落勒白紙上；有憑據，勿鬪口。

捉賊捉賊，捉奸捉雙。

格言類

教婦初來，教兒初胎。
從小看看，到老一半。

三歲定八十。右三則皆言子弟雖幼父兄之教不可緩也

勢利和尙賤小男。

棒頭上出孝子，夫頭上出逆子。右二則言教子不可不嚴也

你好我好，瀾泥糲子好齋竈。此勉夫婦之和好亦左氏所謂苟以至敬雖以潢汙之水可薦

於鬼神之意

家和萬事興。

若要好，大做小。即易地山謙謙亨謙尊而光之意

逢人只說三分話。

真金不怕火燒。

日裏勿作音虧心事，夜頭勿怕鬼敲門。

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飢與寒。

打蛇打勒七寸裡。言處事之貴得要也按俗稱蛇離頸七寸其要害也擊之必死

養多不如養少，養少不如養好。此即近今歐儒盛唱道之人類經濟主義也瑞典姬愛倫女

士曰劣等人民之多不如優等之少婦女者人民之母也不可不知此義蓋所謂人類經濟

者即節儉人類之量而改良人類之質之意也俗稱生育曰養

嫁女兒。朱紅板壁。討新婦。蘆菲隔壁。按此即宋儒胡安定先生所謂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

必須不若吾家者之意

出門常帶三九衣。即豫備不虞之意

來說。是非者。即是非人。

一兩黃金四兩福。即中庸所為素貧賤行乎貧賤也

小心強於魏賴。諸聲魏能也見揚子方言

作音做到老。學到老。學到老。學不了。

禮多人不怪。

一個。喏。問。到。天。下。

不吃苦。不上步。吃得苦中苦。方作音人上人。

天下無難事。只怕用心人。

將心比心。想自己。度他人。此即論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意

多吃飯。少開口。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

男子勤謹有飯吃，女子勤謹有衣穿，謂男力田女勤織也。

早起三朝當一工。

求人不如求己；跌倒扶起，勿如自己爬起。

字無百日功。

只要功夫深，鐵棒磨成繡花針。

拳不離手，曲不離口。

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炷香。

與人方便，自己方便。

前船便是後船眼。

夜飯少吃口，活到九十九。

打狗看主人面。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

斧頭吃鑿子，鑿子吃木頭。

按王充論衡劬力篇云：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可也，可爲此語作

注，卽事有權限之意。

鼓不打不響，話不說不亮。

大富由命，小富由勤。

日久見人心。

十個指頭，絞絞個個痛。

喻父母於子無所不愛也。曹子建詩：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即是

此意。

惡人自有惡人磨。

宰相肚裡好撐船。

娘有爹，勿及自有。

勉人自立之意。

家無主，掃帚頭倒豎。

行則春風，有夏雨。

言有施而後報也。

菜飯飽，布衣煖。勸人知足之意。

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但行好事，莫問前程。馮道詩：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坐得正，立得正，和尙尼姑合板櫪。

人有善念天知道。

馬聽鑼鼓將聽主。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行則好念有好報。

大樹門前好遮蔭。言父母在堂子孫有餘蔭也。

養兒防老，積穀防飢。即中庸事豫則立之意。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改過也。

作音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言在職一天則盡職一天也。

人情薄薄，行禮到，就勿爭。

千里送鵝毛，禮物雖輕情意重。

一禮還一禮，拿他拳頭塞他嘴。言有施必有報也。

好肉生在骨頭上。喻好子弟多出寒門也。

大器晚成。語出老子。

人人要面樹樹要皮。言養人廉恥也。

君子一言快馬一鞭。

好男勿吃分家飯，好女勿着嫁時衣。好馬勿齧回頭草，好漢勿打上門客。

好男勿當兵，好女勿游春。好鐵勿打釘。

看風使舵，到舍山，捉舍柴。言隨機應變，毋固毋必也。

只要自家上進，那怕人家看輕。

日出十里日沒十里。按前句是一鼓作氣之意，後句是事急智生之意。

搖船無快慢，勿消停船吃頓飯。喻功夫不可作輟也。

一人不及兩人智，三個臭皮匠，合成個諸葛亮。

右訓誥之屬

三朝新婦，婆引刀，月子裡孩童娘引刀。

上梁不正，下梁歪。

忤逆勿天打，一代還一代。

年紀活到六十六，笑勿得別人眉頭眼絡。

有錢常想無錢日，莫待無錢想有時。

氣死勿告狀。謂訴訟也。餓死勿做賊。

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

相打無舍奇，勿損衣衫也損皮。

賭近盜，奸近殺。

冤家宜解不宜結。

滿飯好吃，滿話難說。

吃飯防噎，走路防跌。

扒得高，跌得重。

小心天下去，得大胆寸步難行。

得意不可再往。

是非只因多開口，煩惱皆為強出頭。

強中更有強中手。

籬笆紮得緊，野狗鑽不進。

家火不起，野火不來。

語體文範附編卷上

不癩不聾，作音不得阿家翁。
戒察察為明也。語出唐書。

家醜不可外揚。

若要家勿和，討個小老婆。

一方兔子吃一方草。

惡龍蟠，勿過地頭蛇。

蒼蠅勿叮沒縫蛋。
戒毋授人以間也。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陰地勿如心地好。
此為迷信堪輿家者戒也。

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

鐘在寺裡，聲在外頭。

雙手祇掩兩口。

坐則等困來，困則等病來。
困寢也，說見前。

坐吃山空，水要乾。
音干。

貪吃賴做近討飯。

越吃越饒越困越懶。

好漢難當四手。

獨木不成火。

龍生龍，鳳生鳳，賊生兒子掘壁洞。

言遺傳性也。

人怕出名豬怕壯。

肥也。

做賊偷葱拔菜賭錢猜字猜背，亦履霜堅冰之戒也。

種田錢萬萬年，經商錢三十年，衙門前一篷烟。

皇子犯法，庶民同罪。

只愁勿作，弗愁勿破。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語出老子作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鷓蚌相爭，漁翁得利。
語出戰國策蘇代對燕王之言。

大人不責小人之過。

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吃要飽，着要好。俗語稱衣曰着一世討飯料。

公公手裡雇人種兒孫，落難作音長工。音言人家盛衰無常也。

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音言旁觀者清也。

姑娘伴嫂不多時，勸嫂毋與小姑爭也。

人老珠黃不值錢，即孔子後生可畏之意。

寧增一斗，勿增一口；一斗有數，一口無量。戒人多生子也，即大學生衆食寡之意。

大不可小算。

正要日長，夏至一搶，正要日短，冬至一趕。言時難得而易失也。

看看不像，掖出來有一丈。言事之不可易視也。

六親無靠，靠山山要倒，靠水水要乾。戒人不可不自立也。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好曲三遍厭尿臭。即事君數斯辱事友數斯疏之意。

右箴戒之屬

癩團即蟾，踢踢坐吃則肥，頭胖耳耽。音田雞跳則一丈，肚皮餓則癩。音箱。刺庸庸者多厚福也。

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

作音了三年清知縣，也有十萬八千雪花銀。

家裏無銀莫作音官，朝裡無人莫作官。

上等之人說說開，中等之人寫寫開，下等之人那怕立只碑。

想也勿想想，捉隻豬養養，譏躁妄也。

想吃天鵝肉，譏非分妄想也。

姑娘嫌嫂醜，空作惡冤家，譏出位也。

人在人情在，人死兩分開。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譏非耐久交也。

看人挑担勿吃力，自上肩頭柴也，歪。

丈八燈檯，照不見自身，譏人苦不自知也。

人無廉恥，王法難治。

天下無難事，只怕老面皮。

初出貓兒大如虎，譏少不更事也。

初學三年，天下去得再學三年，寸步難行。

說紫郎中，俗稱醫生無好藥。

說眞方，賣假藥。

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藥醫。

寧與凶人相罵，勿與沒志氣人講話。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吃酒再理會。譏無遠慮也

癩痢頭瘡髮禿也，頭兒子自家個好。譏溺愛也

又要馬兒走得好，又要馬兒勿吃草。

人望高，流水望低。

江南望見江北好，到了江北喊苦腦。譏徒業也

狗相咬，易相好。譏喜怒無常也

窮算命，富燒香，落魄失志問陰陽。

小地出公卿，大地葬公卿。譏迷信風水也

肩架讀如街，上擱勿起根燈草。譏不負責任也

聰明反被聰明誤。

聰明一世，懵懂一時。

日度三餐，夜圖一宿。譏惰不事事也

朝怕露水晝怕熱，夜怕蚊蟲早點息。譏惰農也

紫硬骨頭酥。

關老爺賣豆腐，人硬貨勿硬。

魏讀如會捉老鼠貓勿叫。

老虎勿吃人，形狀難看。

身上着了軟被被，披讀如家中沒有夜飯米。

閻王好見，小鬼難當。譏小人擅作威福也

江山好改，本性難移。

敗子回頭金不換。

勿怕凶，只怕窮。

賊出關門，屁出掩臀。譏事之無及也

不記當初娘養我，但看今朝自養兒。

只有憶兒長，沒有憶爺娘。

取則經來，唐僧得惹出禍來。孫行者。

譏人諉過攘功也

在家似龍，出外似蟲；關上大門凶。

贏則再要贏，輸則想反本。譏嗜賭也

蜜拌砒霜。譏言甘而心狠也

聚來吃酒，千個弟兄好落難之時無一人。

閒時勿燒香，急來抱佛脚。

宰相兒子，勿如烏龜。俗稱娼家銀子。譏世人識貨不識人也。

有錢好使鬼推磨。

一張柴，兩連皮，說是說，非。

海底可量人心不可量。

家花勿及野花香。譏棄所業而生外慕也

肚飢糠也好，飯飽肉嫌肥。譏不知足也

山山有老虎，處處有強人。

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無事不登三寶殿。

天高皇帝遠，譏夜郎自大也。

狗紫裏吐不出象牙。

田雞跳在馱盤裏，自稱自。

對牛彈琴，譏失言也。

情人眼裏出西施。莊子曰：王嬙驪妃人之所愛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數者孰知正色。

白香山詩：天下無正色悅目，即為姝，皆可為此語作注。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說文：結火行也。他念切。俗作點非。燈。

隔重肚皮，隔重山，知人知面不知心。

誰人背後無人說，那個人前不說人。

燒火嫌長，撐門嫌短，譏無所取材也。

鄉下人吃橄欖，回味再思量。

勃。不。倒。冬。瓜。拿。茄。子。出。氣。
譏遷怒也

不。登。高。山。不。得。知。平。地。好。走。
譏不更事也

城。頭。上。出。棺。材。遠。兜。遠。轉。
譏迂闊而遠於事也

拌。死。吃。河。豚。
譏口腹之欲也

鴨。子。裏。摸。毛。象。牙。夫。上。尋。絲。
譏毛舉細故無事尋事也

衆。生。有。義。人。無。義。寧。渡。衆。生。勿。渡。人。
譏強權也

一。朝。權。在。手。便。令。把。來。行。
譏強權也

真。個。有。天。沒。日。頭。
語出宋神童詩

兒。孫。自。有。兒。孫。福。勿。爲。兒。孫。作。馬。牛。
語出韓非子

吹。毛。求。疵。
語出韓非子

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譏債軍之將也語出齊書王敬則起兵謂明帝父子惟有走故云檀公

三。十。六。策。走。是。上。計。蓋。引。宋。人。譏。檀。道。濟。語。也。

鑿。孔。樹。鬚。
注音鬚。譏不可爲而爲也語出魏書李庶生而天闡崔謚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徧

刺。作。孔。插。以。馬。尾。

生薑樹上生。譏固執不通也。宋劉後村詩：人道生薑樹上生，不應一世也。隨吾

過橋拆橋。譏負恩也。

老虎頭上拍蒼蠅。譏不量力也。

好物不須多。

賣了餛飩買麵吃。譏人厭棄其所自有而覬覦人之有也。

自屎不覺臭。譏人苦不自知也。

人不欺心，狗不吃屎。

遠水救不得近火。譏迂緩不及事也。

家雞打得團團轉，野雞打得着天飛。譏貧子不可恃也。

吃是受用，着是威風。

爛泥蘿蔔，吃段措段。譏無遠慮也。

屋有千間，總少一間。譏無厭也。

六十歲學打拳。譏時過後學之勤苦難成也。

不怕凶，只怕窮。

除三千，勿及現八百。譏口惠也。

蜻蜓吃尾巴，自吃自。

看通三國志，一世無搭嘴。

莽撞張飛。

門格音如各落裏諸葛亮。

扶不起劉阿斗。

右諷刺之屬

上 卷 編 附 範 文 體 語

聖
諭
門



三
十

語體文範附編卷下

無錫錢基博纂

歌謠門

歌謠方志不採。蓋辭勿雅馴，旨近俚俗，搢紳先生難言焉。然吾誦詩國風十五，大率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周道既衰，風詩不采，舊矣。今北京大學，渙然大號，有意采風詩，紹絕業，釐為定程，布之省縣，可得入告，厥有四類：五方異姓，百里殊風，詠其辭，可以覘其俗；一也。匡救時習，繩愆糾謬，言無罪，聞足戒；二也。征夫野老，游女怨婦，辭不狎褻，而自然成趣；三也。童謠讖語，似可解，似不可解，而不假琢飾，神韻天籟；四也。不佞準以甄采，一曰觀風，二曰砭俗，三曰表情，四曰童謠。儻善讀者，即音律之間，以求其意，超言辭之上，以會其歸，所謂輕揚和婉，如風之為物，托物而不著於物者，庶乎得之。述歌謠。

觀風類

正月半，龍燈看。二月半，搖車得輓轉。搖車者紡紗之具，得輓者狀其轉之速也。三月半，鏗鑼旗傘會來看。四月半，鋤頭

鐵鈹加田岸。農事忙也。五月半，拔科黃秧種種看。一作龍船看。六月半，水車團圍河裏轉。一作船要起水人要換蓋船於此時。

上岸修葺加油也七月半，田中早稻秀一半。一作盆子大茄餅鑊裏煨八月半，糖燒芋頭吃吃看。九月半，新米糲子領親

眷也。嘗新十月半，家家老小吃到像個玉羅漢。老小孩十一月半，前門討債後門藩。音畔藏也見新方言十二

月半，拔了鑊子，剩個破湯管讓你看看。諸債畢集賦也。

歲朝宜黑四邊天，大雪紛紛是旱年；但得立春晴一日，農夫不用力耕田。賦也。

驚蟄聞雷米似泥，春分有雨病人稀。月中但得聞三卯，指二月言豆麥棉花處處宜。賦也。

江南省裏三樣毒，南瓜，茄子，豬頭肉。賦也。

砭俗類

饒爾家富裏衣用布；若是用綿綢，傷風不自由。賦也。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要報，日子未到。賦也。

善善善，要你善；若是不善，京中那有大官員。惡惡惡，要你惡；若是不惡，那有犯人坐牢獄。作作

作，音要你作；若是不作，田地屋產那裏有懶懶，要你懶；若是不懶，街上那有死討飯。賦也。

生個兒子勝如我，要錢作什麼。生個兒子不如我，要錢作什麼。賦也。

兒子親來勿是親，作嘴作臉道要分女兒。親來勿是親，千金嫁裝還嫌輕。女婿親來勿是親，三

聲重話不上你老，大門銅錢親來的親，要來用他就動身。木頭親來的親，老來歸天伴。此

身土泥親來真真親老來歸天伴此身賦也

夫妻親來勿是親同床合被兩條心父子親來勿是親只生身子勿生心兄弟親來勿是親同

胞共乳勿同心賦也

村中出了好嫂嫂滿村姑娘齊學好村中出了攪家精弄得長村大巷不太平賦也

阿大阿二挑薺菜阿三阿四裹餛飩阿五阿六吃餛飩阿七阿八舐缸盆阿九阿十哭到一黃

昏賦也此言創家立業至累代而始盛然在祖若父儉於自奉而子孫承其餘蔭浪費以至

於消敗為可嘸也

清朝世界多燕子頭上戴起紅帽子身上穿則長衫馬褂子脚上着則花鞋子三鑲烟筒手裏

捏好子手裏還提一隻告天子鳥名一走走到茶館裏說大話擺架子一走走到家裏也無檯子

又無椅子又無杌子一走走到櫥房裏又無竈頭鍋子一走走到房裏也無櫃檯箱子一走走

到床上也無被頭帳子只有兩隻手來浪拍蚊子賦也即里諺所說「身上穿得軟被被披音

家裏沒得夜飯米」之意

臘月八正月八鄉下媽媽要去敬菩薩好大髻假頭髮通草花兒滿頭插好白臉香粉場青布

腰裙一狹狹音如大紅鞋子綠葉拔葉拔繫於履跟用以拔履者也走一步拔一拔青皮石上打滑泰說文泰滑也臣鉉等曰本

音他 達切 甘蔗。葶。薺。嘴。裏。嚼。肉。饅。頭。懷。裏。塞。音如 殺 路上行人看見都笑煞。賦也。譏婦女之知盡飾而不知盡禮也。

目今時勢浪蕩。無業遊 民也 當道紡綢長衫棉綢夾襖四喜搭連。一種掛 袋之名 獨賸當票走到煙間老槍

揀好走到飯店三分爛糊四分小炒碗半羹飯吃得每飽。每甚 臨時還帳押隻氈帽賣脫田地

屋產差人嗤笑賣脫家小。也 妻 譬如爺娘勿曾討無舍念頭關子房門上弔。賦也。警浪子也。

雅片本是外國生一到中原絕了我命根閻王未出拘魂票先黏頭邊引魂燈如何好把洋烟

吸一耗精神二費錢三餐茶飯常欠缺四季衣衫不連牽五更寒冷少被蓋六親斷絕真可憐

開門七件無來路只怪八字生來顛倒顛仔細想來無好處懸樑高掛一條繩。賦也。

男有男儔。音如 陶 女有女儔。蘿蔔不夾菜儔。賦也。

家花不及野花香。家花香來常常有。野花香來不久長。比也。譏外室也。

山歌好唱口難開。櫻桃好吃樹難栽。白米飯好吃田難耕。鮮魚湯好飲。黑藥切 飲也 網難張。比也。

亮亮月公公挑水灣背折。婆婆燒飯公公吃。公公吃着一粒穀。打得婆婆脫脫哭。公公吃着一

粒豆。打得婆婆東一投。西一投。興也。譏夫權重也。

亮亮高。月亮也 板板橋。橋又高。脚又小。告我如何跑。興也。哀纏足女子也。

表情類

作音天難作四月天；作人難作半年；秧要日頭。蘇要雨；採桑娘子要晴天。比也。

亮月灣灣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個飄零在外頭？興也。

亮月團圓天上天，荷葉團圓水下面，油絮團圓房中，銅錢團圓耶手用。亮月灣灣天上天。

菱角灣灣水下面，木梳灣灣房中，鏈刀灣灣耶手用。興也。

豌豆花蠶豆花，今朝妹子嫁人家，娘哭他是我穿針女，爺哭他是我一枝花。哥哥說他是個賠

錢貨，嫂嫂罵他是個惹事精，惹得貓兒不治鼠，惹得狗子不守家，惹得桃花不結果，惹得李樹

不開花。興也。

亮月亮亮，女兒轉來觀音張娘，說道金荷包轉來了，爺說道牡丹花轉來了，哥哥說道賠錢貨

轉來了，嫂嫂說道攪家精，轉來了，攪舍家賠舍錢，勿曾吃着，你哥哥分家飯，開爺米囤吃，爺飯

勿曾穿着，你嫂嫂嫁時衣，開娘箱子穿娘衣。興也。

鴉雀窩音科如，匾羅朶羅朶二字諧聲狀其匾也，阿娘嫌我姊妹多，哥哥嫌我吃飯多，叫我出去作音逃奴，隔則

三年兩頭來看看我珠冠，緞襖接哥哥，我請哥哥到勒花廳上去看看，金銅勺，金鑲刀，我請

哥哥到勒房裏去看看，金鑲八寶象牙床，我請哥哥到勒廠裏去看看，三十六只大廠間，

四十八只小廝問我請哥哥到勒河裏去看看三十六只大划船四十八只小划船興也
 薺菜花着根生舅公舅婆叫我親外孫舅舅叫我堂前坐舅姆叫我竈下蹲登音一碗飯冷冰
 一雙夫俗作水淋淋打碎舅姆紅花碗舅姆罵我小活猴興也

童謠類

梳子星名鑿扁擔星名扁擔鑿蘆星蘆星鑿北斗北斗灣灣七個星賦也

九箭通出三公妾身原是龍尾勾得郎心只憶儂賦也無錫城中有九箭河今可通舟者第

三第六而已俗稱龍山惠山一名九龍山尾內向縣人出門者多思家云

一羅羅指紋也巧二羅拙三羅拖捧頭四羅全勿識五羅富六羅窮七羅作音長工八羅擔糞桶九

羅騎白馬十羅坐官船賦也

亮月白丁當賊來偷醬缸喻外侮醬缸打碎只壞我聾子聽見只俗作嘎音如子喊出來折音如脚追

出去支手捉住只比也喻四郊多壘國無人也

三歲老小快活多出門要唱好山歌手裏拿個金彈子百花園裏打鸚哥打則鸚哥惱起來芙

蓉花留我吃三盆芍藥牡丹相陪坐金雀花斜說文斜打也音如酒海棠陪興也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出版

語體文範全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

編著者 無錫錢基博

印刷者 無錫錫成印刷公司

發行者 無錫縣公署三科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0 7165B

